

現代作家書簡

中生

現代作家書簡

孔另境編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

現代作家書簡

每冊實價陸角伍分
外埠酌加郵費

印刷者

發行者

編者

生活印刷所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生活書店

孔另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序 言

日記或書信，是向來有些讀者的。先前是在看朝章國故，麗句清詞，如何抑揚，怎樣請託，於是害得名人連寫日記和信也不敢隨隨便便。晉人寫信，已經得聲明「匆匆不暇草書」，今人作日記，竟日日要防傳鈔，來不及出版。王爾德的自述，至今還有一部分未曾公開，羅曼羅蘭的日記，約在死後十年才可發表，這在我們中國恐怕辦不到。

不過現在的讀文人的非文學作品，大約目的已經有些和古之人不同，是比較的歐化了的；遠之，在鉤稽文壇的故實，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後者似乎要居多數。因為一個人的言行，總有一點願意別人知道，或者不妨給別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個人的脾氣，又偏愛知道別人不肯給人知道的一部分

，於是尺牘就有了出路。這並非等於窺探門縫，意在發人的陰私，實在是因為要知道這人的全般，就是從不經意處，看出這人——社會的一分子的真實。

就是在「文學概論」上有了名目的創作上，作者本來也掩不住自己，無論寫的是什麼，這個人總還是這個人，不過加了些藻飾，有了些排場，彷彿穿上了制服。寫信固然比較的隨便，然而做作慣了的，仍不免帶些慣性，別人以為他這回是赤條條的上場了罷，他其實還是穿着肉色緊身小衫褲，甚至於用了平常決不應用的奶罩。話雖如此，比起峨冠博帶的時候來，這一回可究竟較近於真實。所以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注釋。不過也不能十分當真。有些作者，是連賬簿也用心機的，叔本華記賬就用梵文，不願意別人明白。

另境先生的編這部書，我想是爲了顯示文人的全貌的，好在用心之古奧如叔本華先生者，中國還未必有。只是我的做序，可不比寫信，總不免用些做序的拳

經：這是要請編者讀者大家心照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夜，魯迅記於上海開北之且介亭。

鈔 例

文人書翰 中外古今，彌不珍貴。蓋以文人生花之筆，卽偶爾揮翰，自亦較多風趣，此其一；次之，一登文壇，卽爲社會所注意，作家之言行，在在足爲文壇報導。惟藉他人之記載，究不如作家自我報告之可徵，此所以自來文人之日記與書翰，其價值均足與其著作相埒也。由前者，文人書翰實有文藝的價值。由後者，文人書翰更有社會的價值。撰作家之評傳者固不能不借重該作家之日記與書翰，卽欲知作家私生活之真實情態，亦以閱其日記或書翰爲最善。惟日記非人人俱備，書翰則無人或闕。邇來書翰之刊行日夥，而類皆遺札與情簡，欲求綜集名家，兼收並蓄，尙罕寓目，本集之纂，卽緣因於此。

酢酬之章，是編自不攬入，但現下社會生活緊湊，抒情無暇，若無事故，便

嬾提筆，故鈔選之初，雖欲注重風趣而不可得，此亦事勢使然。只求於事務而外，稍有一筆情致者，或雖全屬事務而亦可窺見作家生活之一肢一節者，是集概皆鈔錄。

集內所錄諸函，皆直接假之收藏者，本當徵得作書人之同意，然因手續太繁，未謀善策，幸取捨之間，已詳加甄審，凡有未便刊印者，均爲刪節焉。

分門別類，爲尺牘鈔選之常例，然本編既不同俗簡，而閱者又非欲於此中求尺牘之門徑。一牘之中常涵數事，釐別既難，事亦無謂，故概以人爲主，不論事關學術研討，友情通問，瑣碎杳務，雜然並陳，未爲排比也。

是集所錄，均出之私篋，從未梓刊者，文多樸質，較之經潤飾而工整者尤覺可喜。

凡人之思想與情感，均隨時日而可異，前之認爲是者，或卽今之所非，前之拒斥於千里外者，今或已認爲是，情感亦然。是集所收，或有早在十年五年前

者，今時移境遷，勢覺踈蹶。故鈔者盡力之所及於信尾，添注發信年份，然亦有郵戳難辨，雖欲注釋，不敢臆造，此亦無如之何也。其有信內不加標點者，概由編者加補。

書成倉猝，未能博徵，海內通才祕寶，難免掛一漏萬，他日若有機緣，當再廣徵瓊瑤，以成續編。

作家序次，概從姓氏筆劃爲第。

以上爲鈔例。

是集之成，概由諸收藏者之慷慨賜借，鈔者得此嘉惠，銘感無既，謹誌謝忱。他如魯迅先生之惠錫序言，柳亞子先生之封面題簽，傅東華先生之代覓梓刊，是集賴以傳世，非徒鈔者一己之私幸而已。

孔另境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鈔後誌

目次

序言

鈔例

丁玲·致戴望舒函一通……………一

致杜衡函一通……………二

王統照·致傅東華函一通……………四

致趙景深函一通……………七

王魯彥·致汪馥泉函一通……………九

田漢·致葉靈鳳函三通……………一二

老舍·致趙家璧函三通……………一七

致趙景深函一通	二一
朱 湘：致趙景深函一通	二二
致戴望舒函一通	二三
朱自清：致葉聖陶函九通	二五
朱起鳳：致宋雲彬函二通	三六
杜 衡：致戴望舒函一通	四〇
致立貞函一通	四四
吳文祺：致宋雲彬函二通	四九
李石岑：致趙家璧函一通	五一
致汪馥泉等函二通	五四
李齊野：致孔若君函三通	五六
沈從文：致施鰲存函四通	五九

致趙景深函一通	六五
致趙家璧函二通	六六
汪馥泉·致汪自新函一通	六九
茅盾·致施蟄存函一通	七二
致鄭振鐸函一通	七三
致趙家璧函二通	七五
周予同·致吳文祺函一通	七七
周作人·致施蟄存函九通	七九
致汪馥泉函二通	八五
致趙家璧函二通	八七
俞平伯·致葉聖陶函十五通	八九
施蟄存·致戴望舒函十四通	一〇四

胡秋原·致施蟄存等函一通	一二八
胡愈之·致汪馥泉函二通	一三一
郁達夫·致葉鑾鳳函一通	一三四
致趙家壁函三通	一三五
致杜衡函一通	一三八
致葉聖陶函一通	一三九
柳亞子·致冰瑩函十通	一四〇
孫大雨·致徐霞村函一通	一五〇
徐霞村·致戴望舒函三通	一五一
張天翼·致葉鑾鳳函一通	一五八
陳子展·致汪馥泉函一通	一五九
陳望道·致汪馥泉函四通	一六一

致周子同等函一通	一六九
致吳文祺函一通	一七〇
許傑：致何顯文函六通	一七二
曹聚仁：致汪馥泉函一通	一八九
章靳以：致徐霞村函一通	一九〇
章錫琛：致汪馥泉函一通	一九二
章鐵民：致汪馥泉函四通	一九四
郭沫若：致葉靈鳳函十通	二〇二
傅東華：致趙景深函一通	二一三
馮雪峯：致戴望舒函一通	二一五
葉水蓁：致汪馥泉函三通	二一七
葉聖陶：致施蛰存函一通	二二一

葉鼎洛·致汪馥泉函三通	二二二
致趙景深函一通	二二五
葉靈鳳·致穆時英函一通	二二六
熊式一·致戴望舒函一通	二二八
趙家璧·致葉靈鳳函一通	二三〇
趙景深·致汪馥泉函三通	二三二
致施蛰存等函一通	二三七
臺靜農·致孔若君函二通	二三九
魯迅·致鄭振鐸函三通	二四一
致施蛰存函二通	二四六
致杜衡函六通	二四八
致孔若君函一通	二五四

致汗馥泉函一通	二五五
致趙景深函一通	二五六
致趙家璧函二通	二五六
鄭振鐸·致吳文祺函一通	二五九
劉大白·致陳望道函一通	二六一
劉呐鷗·致戴望舒函二通	二六三
錢玄同·致吳文祺函六通	二七〇
穆時英·致葉靈鳳函一通	二七六
致施蟄存函一通	二七七
戴望舒·致葉靈鳳函一通	二七九
謝冰瑩·致柳亞子函一通	二八一
韓侍桁·致杜衡函一通	二九一

魏金枝·致杜衡函一通	一九三
致汪馥泉函一通	一九五
豐子愷·致趙景深函一通	一九六
致汪馥泉函一通	一九七
致錢普容函三通	一九九
廡隱·致李唯建函一通	二〇三
鍾敬文·致汪馥泉函六通	二〇六
顧頡剛·致葉聖陶函一通	二一九
致吳文祺函一通	二二一

丁玲

(一)

「瞿舒——不，老戴吧：

昨天你走了，我似乎很抱歉一般。那樣遠，人又是不很舒適的跑來，坐車總也該一個鐘頭吧。然而什麼也沒說，坐坐又走了。我想是爲了什麼呢？說是拿稿子，却依然是空手回去，我和頻很互相交換了一些抱怨。實在只怪我們懶，只怪我們打不起心情肯伏在桌上寫。我實在希望能特特爲了你跑路在下星期就把稿交齊。

上京在幾時？說真的，若能找個小差事「帶切」「帶切」冰之也好的。爲要

想把所有希望建築在你身上，學學上海漂亮小夥子，請請客玩，做爲巴結，不知你會不會儘儘在冰之這行爲上看出人性的卑劣而又委曲着賞一次光。其實這只是笑話，學十年，冰之也學不會這玩藝的，你放心。

真的幾時走，在走前，我一定要你寄點稿子來。雖說風聞你是將到什麼部，什麼……這一類的地方去，不過我也得聲明我是敢包有稿費的。

如果有別的很了不得的人（像你一樣的）肯看冰之面上，給一點，也一樣感謝。也一樣敢冒瀆地說將奉酬點微薄的微不足道的東西。

冰之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二)

杜衡：

稿子我現在答應你寫一篇，自己限定十號交稿。可是却請求你不必爲我留一

地盤，因為怕臨時又撒亂污。

已轉信與老馮，要他到你家裏去一次。近日我頗忙，但是很想有機會大家在
一塊玩一次。我想發起一次茶會，慶祝中國第一部長篇子夜，並討論批評子夜，
和作者其他的作品。也談到其他的作品，其他的作家，也談到創作的方法，創作
的經練，創作軼事：：你以為好不好？或者過幾天我來你那裏一次，我們商量出
一個具體辦法。紙不夠了，餘不贅。

丁玲（二十一年）

王 統 照

(一)

東華兄：

寄去秋實續稿稍遲，不知能否趕印在十一月份中？尙有三節下月初定寄到，刻已在續寫中。十八十九二十共三章，儘定在十二月份中登完，如十一月份中不能盡登存稿，末一期准得多些。總之，弟原意以二十章完成上部，作一結束，下卷不再續登。

紅葉想也已快落了，弟尙未南去，言之可笑。但俟將秋實上部交代後，便可離此到滬多住，以便暢敘。文學的再一卷有何新猷？此卷預告中的事似乎也有幾

頂沒辦到，尤其是文學史的論文與批評原理之解述等太少。另一卷大可改變改變排版式樣，使更見活潑整齊。如能每一號內添一較詳明之外國作家論（過去的或現代的）或名著詳評以及藝術論等，則尤為完善；然此等文字，殊難找作者也。每月文藝書的簡要評論，取材較廣，字數不取過長，略如西洋的 *Book Review*。集一年則重要文藝書都能在內評論恰當，可為文藝書之信史，對作者讀者儘有益處。弟意兄如專志於此，則應（1）取材廣博，（2）規模遠大，（3）編制謹嚴，提高讀者精神，立文學著述界之標準，尤其要藉文學之力量，「移風易俗」（常談可是要務），持之數年，當更見出色。

國內純文藝雜誌只有數種，能尅期印行材料略豐者，不能不想到文學，但總望立的規程遠大些，作持久計也。

信筆所書，略陳所見，不知當否？

百事沉落，文藝界雖亦在極力支撐，然捉襟見肘之象，無可諱言。此兩年內

卽甚少有可比附而爲有偉大性之作品，貧弱可憐，吾輩塗抹從事，寧不自歎！

一筆下無英雄，吾輩無奇士。吾輩固不作英雄奇士之迷信夢，然看到外國之出版品與作家，回過頭來真令人人才難之歎。何以如此多難的局面，如此繁複的生活，如此代表幾個不同世紀的時代，竟產生不出十部較有意義的大作，說是社會環境與生活問題所關，但是全由於此麼？能爲寫作家的自辯狀態？

弟每每想到此處，自愧良多，倒不如去習爲持籌握算或執耒耜還好得多，筆桿兒都生了鏽了，思力也容易停滯，如今幾乎評者多於作者，雜文俯拾即是，少見用力的文章呢！既費力又難討好，更不易求速成，於是也漸漸變爲鉛色的浮薄的文藝界了！

弟隨手檢閱一本泰姆士報的九月中的星期文藝附刊，一星期中地所注重評論的有八個長篇，次要的又有二十七種長短篇集，皆是小說，一共三十五本，雖說此中未必是傑作，然是他們的筆真在寫呀，人們也真在讀。我們只是硬充門面而

已，它何言哉！

燈下作拉雜談，聊當面話，其實只是說說徒添悵惘而已。碧山樂府中所唱「甚獨抱清商，頓成淒楚，漫想薰風，柳絲千萬縷」，在何處呀！情願作一看客，而漫天飛舞的柳絲呢？即是過客也難免韶光淒晚之感！

說得多了，勿笑。此乃私人函件，故可暢所欲言也。專上，藉祝

近安。

弟統照十月二十一晚（二十四年）

(二)

景深兄：

約在二十日以前曾寄去一函，并杜君所譯德國表現派的戲曲稿一捲，不知已收到否？久不見復，殊覺悶損！杜君數數詢弟，故專此一問。當時係寄到北新門市部託其轉交，想不至於交付不到，如未收訖，盼一查問！

此戲曲稿（名曰人類）譯者盼望能在滬地找一書店印行，報酬多少不計。兄能爲盡力一辦，至感！

兄主編的現代文學在此均已見過，內容頗爲充實。聞兄教書寫作甚忙，足見日日在努力中也。

海上文藝的空氣近來怎樣？弟不甚明白，暇乞見示一二。

聖陶諸兄想時晤談？

匆此先寄，敬候復書！卽候

著安。

統照九月二十八日

王 魯 彥

(一)

馥泉兄：

今晨抵舍，家嚴病已加劇。請西醫注射，據云無希望，恐難支持三日。弟已拍電與谷蘭，大約明日動身，後日可到。託交之件，如未送到，煩再去一次，交十八號袁志伊或徐漢衛收。因一星期後，北平有四十元退回，可叫其取出寄來也。鄉間無戚友，經濟窮困，雖已預備後事，尙不知如何也。

魯彥 六月四日

覆泉兄：

半年不見消息，忽得來信，喜出望外。我們在這裏沒有一件如意事，又少朋友，精神物質兩皆痛苦，故亦無心寫信給上海的朋友們。現代歸你主編，老朋友自然不能不寄稿子，但可憐我天天忙得要命，沒有一點寫文章的心境。這半年來，不曾寫過一篇文章。滿想寒假中來動手，不料今日硬逼着要上課了。隨筆小說，今年又無希望。只有翻譯，尙能於百忙中趕一點。但短篇材料沒有，只有長篇的。我這裏有一部芬蘭的喜劇，還有一部最新的一九三四年的世界語創作小說，字數均在五六萬，由你挑選。我可等你的信就動手。近來譯書銷路有點轉機否？我還有一部現成的世界短篇小說集及莫利哀的喜劇均未脫手。便請代我兜攬主顧。現代書局有我的屋頂下，一九三四年的版稅賬也請代我叫書局送來。拜託拜託。暑假時我們准定回來了，這苦地住不下去。周夷白鍾憲民是我的老朋友，

見面時說我想念他們，生活不好，故都不高興寫信去呢。給你們祝福。

魯彥 二月一日（二十四年）

田 漢

(一)

靈鳳：

因為想等到把別的幾集編好一齊帶來，那時再和你仔細商量些別的事，但因為目下大部時間被文學上的「母親」，和將於最近由某大劇團上演的「復活」佔掉了，所以一直沒有工夫回你的信。最近游太湖歸來，又患重傷風臥病了幾天，在牀上想起了種種事情不能再緩的和你談談。

(一) 因為想使咖啡店之一夜在現代的舞台還是一個活戲，在前次春秋社上演的時候我又改了一些，所以第一集的校樣請速交舍弟帶下。

(二)友人金燄君擬和我合辦舞台與銀幕雜誌(仿Stage and Screen例)由他出面去編，專載關於戲劇電影的專門的，一般的，趣味的文字。另外特別注重插圖和通信。老金們是直接參加電影和戲劇的，他自己每天平均接二十幾封信，所以材料不愁缺乏。第一期可以登載舞台劇本復活，電影劇本三個摩登女性(這在雜誌界恐怕是創舉)。我們想和你談談，看現代願不願幹這生意。如能再來合作，我想辦得比南國一定像樣些。這你也一定相信吧。而且三個摩登女性影片將於下月大舉開映，復活亦同時公演，其規模比卡門還要大。在尊處也大可投一下機。如果你們肯火速地答應這個提議，可以寫一信去回復老金。

(三)是關於你們拜託我編中國戲劇選的事。我雖沒有回信，但已在搜羅材料并且託人寫信去徵求。至於詳細辦法，希望你們訂好後負責告我。

另外和這相類似的，我們想每年出一個戲劇年選，一九三一——二已經編成，無論新老，每作家一篇。尊處如有意，以後每年可以出一個這樣的集子。誠

能持之以恆，選擇慎當，將來戲劇文化發展的徑路是一個個的誠好的指標了。

(四)我現在又忙又病，請你把十月份的版稅算一點給我。并煩即交舍弟，餘話俟弟病愈，找機會細談。此問

近安不一。

弟漢手啓二日

(二)

靈鳳兄：

因為這些日子過忙，第二集約好日子又遲了幾天。本集是這樣一個目錄。

(一)獲虎之夜

(二)灑正紅之死

(三)姊姊

(四)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

(五)一九三二年的月光曲

但此集中顧正紅一篇請最後付印，因為有一個朋友說有特別材料供給我。在十天之內或有較重要的改竄。

序文等交稿時交上不遲。因為七個女性頗鬧了一點問題，要等那時纔有較好的結論。

弟漢

(三)

靈鳳兄：

聞雪帆先生死，甚為感慨，他不是已經瘦得快要接近我們了嗎？文藝書報第二期如出版，望寄我一份。關於此報外間風說甚多；我頗愛惜我兄，望更能自珍，兄之環境實不能說好。又我寄稿此刊，因兄宣傳外間已有煩言。書報如不能

取較好的態度，弟亦不能無以自明也。

Moscow Daily News 之類有新到者否？有關於 Socialist Realism 的記載否？頃以寫文章甚欲得此類材料。又資本論兄目前如不用，望悉以相借。因我想趁此餘暇，切實讀一讀，兄能「玉成」我否？弟舊有書籍除被沒收者外，悉存某先生處，非取出皆霉爛不可讀矣。此問

刻安。

弟田漢二十日

老舍

(一)

家壁兄：

事實使你以為我變化無常，有如孫行者。但事實究竟是事實。前兩天聽鄭振鐸說：小坡的生日底版已毀，可以提交別家承印。我馬上就去信問，是否還通知商館一聲，以免事後有麻煩。他還未回信。假如小坡能自由，那真不錯：一、小坡很得文人——如冰心等——的誇美。二、六萬多字長，恰好出小書。三、是我得意之筆。四、能馬上就印，不必等着。五、北平與濟南的國語運動機關久想印牠，為宣傳純正國語的教本；良友能印豈不甚好。

等等鄭的回信吧。他說「行」，馬上我將小說月報登過的全份奉寄。離婚呢，就再講了。

離婚不能快成，我於上課時間實在沒工夫寫。況且，我要拿牠恢復被貓城所丟的名譽，非詳加改正後不出手。再說時局如此，而我又非幽默不可，真是心與手違；含着淚還要笑，笑得出嗎？不笑，我又不足得勝！

不過，您如不要小坡，而一定要離婚，也可以；只是得等些日子。非到暑假，我不能安心寫。

廣告請遲一下再登吧。如願要小坡，請等我的信。如不願要牠，而要離婚，請先給我個信。

祝吉。

舍予二月六日（二十二年）

(二)

家壁兄：

離婚於本月十五號可得，約十一萬左右。比貓城強得多，緊鍊處非二馬等所及。未悉兄是否在滬，謹先函詢，恐寄到有失閃也。如兄在滬，當於十七八號全部郵奉。弟向不願作序，仍願付之缺如。

祝吉。

舍予七月十二日（二十二年）

（三）

家壁兄：

謝謝信，並謝謝爲離婚這樣分神，而且這樣的客氣！短文雖寫了不少，但均係一時的遊戲，景過勢遷，或卽失其趣味。且匆匆寫成，文字多未妥當。所以始終無意把牠們集起來。再說中國今日文藝界，以浮淺爲一大病；幽默雖未必與浮淺同一意義，但那些短文確是信手寫成的，故亦不願鄭重其事的印起來。

我倒有個意見，不知您以為如何？我向來不大寫短篇小說，可是今春各雜誌徵稿，無法均以長篇為報，也試寫了幾篇短的。最近文藝月刊登的大悲寺外居然得了些好評，在自由談上也還有為這篇而起的辯論。本月又寄了兩篇，將分登於文藝與文學，也還不算壞。好不好再等些日子，湊足了十幾篇——現在即能湊上八九篇，但字數當不過五萬，或者太少了，——歸尊處出的短篇集，已有的幾篇，有的嚴重，有的幽默，還不至太單調。你如以為可辦，請先看看，大悲寺外（文藝月刊四卷一期），歪毛兒（文藝月刊四期，下月的），與微神（文學四期，下月的）。這三篇如有可取，我便將以前的選取幾篇，再等寫一兩篇較長的，共湊十來篇，約六七萬字。全聽你的，我沒有主意。

幽默文章大概都湊上也沒有多少字，恐怕還成不了「集」。還有在自由談上與語林上的我都沒留稿子，登出後我也沒看見，這還是怕麻煩。

說了一車不得要領，還是聽您的吧。

祝吉。

舍子八月二十八日（二十二年）

（四）

景深兄：

家中叫我早早回平，日內不得不搭船北上。你的婚禮因而不能看見，深覺罪過！送你一本小書，聊表賀意，請你原諒我，接收我那點誠意！敬祝

平安。

弟舍子鞠躬 四月四日

朱 湘

(一)

旭初兄：

到今天算是一切都辦好了。外國語文學系雖然他們一定要我幹，擺脫不了，課程雖然由我力爭，照我預定的計劃排定了；不過教員方面，學校已經請了謝文炳來。

Handbook of Universal Literature 一書現在要用嗎？如不用，可否暫借？存書不知有法子寄來否？請函告。

你送我的各種著譯，我已經送給圖書館了。

民間故事集的譯文，請催北新快點寄還吧。近日聽到一個安徽某縣的民間故事，同「王大儂」是一個類型：故事說，從前有一對老夫妻，妻子得夢，說是本地要有天災，城隍廟前的一對石獅子要是眼內發紅，天災就要下降了；那個老妻子天天去廟前探視，被鄰近一個屠戶問出原故來了；那屠戶同她戲弄，在石獅子眼裏塗上豬血，被老婆子看見，慌慌張張的趕回家去，別的也來不及帶，就是抓着一隻雞籠，同她的老伴跑上了山去——這地方立刻陷成了麻湖；那山從此就叫作雞籠山。（事載州志）

弟子沅九月二十一日

(二)

望舒兄：

前在安慶時，曾經寫了一封覆信，想已轉到巴黎。弟已來長沙。相隔數萬

里，實深馳念。法國的風景是石名的好，SEINE河在新詩內更是奪得了萊因的位置；你隨時游賞有得，無論是詩歌——或是美術的信片——均舉隨時賜教。這次「北征」，會到了霞村；他已經結了婚，不過他說他還是很想念你的。專此，即頌

儷祉。

弟朱湘十二月八日

朱自清

(一)

聖兄：

爲清華學報寫一文，預定一星期寫就，不料三星期還未寫完，諸事都耽擱下了，恨恨。昨下午奉電慚愧。兩文至遲本星期五可寄出，即乞鑒諒，爲幸！敬祝安好。

弟自清七日（廿三年五月）

(二)

聖兄：

老未給兄寫信。還是老脾氣，壞脾氣，等文章做好了再敢寫信！兄想必生氣了，但請原諒；壞脾氣真不容易改掉的。

文另封快信寄。寫得實在不佳。請兄看一遍，有錯處務請改正。因弟對南京實不熟悉，只怕有記不清處。

弟並未避暑，只去西山住了三天。今夏校中大修房屋。弟等無處可搬，只好擠在一二間屋內。前些時北平也潮熱，眼看凌亂情形，心中悶悶，老不能動筆，一半爲此。暑假原應舒服些，但弟這一暑假算是白過了。（這兩天房子才快修好）今天清華招生，國文卷有三千五百多，看了八天，昨天才完；大約還要看一批留美卷子。等看完，怕又要上課了。

上半年作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一文，此爲弟考證文之處女作。其中並無發明，只是清算舊說。附奉一冊，卽希教正。弟現頗信瑞恰慈之說，冀從中國詩論中加以分析研究。又連帶地對中國文法頗有興味。暇當從事於此二端。十三經索

引收到，謝謝。此書對弟文法研究當頗有用。

近來文白之爭，弟覺無甚意義。隨便舉一二例即立全稱之論，殊爲可笑。至大衆語，恐非實驗不行。定縣工作當可注意。若文人在自由談上討論，似無用處。但日前接曹聚仁君四問，弟大約不得不將簡單恭答一下也。

又有一事，前介紹開一多君定辭通一部，上冊寄到，錯頁極多。若寄滬掉換，既麻煩，又太費，擬請函知平分分店，即在平掉換。若能辦到，極感激。

上海今年奇熱。近年來似乎每年比前一年熱，難道氣候變了麼？今年的天災，不知會不會引起什麼騷動。兄等暑中仍工作否？

北平現安靜。但有從莫斯科來者，謂備戰甚急。又有日方要求北寧平綏接軌之說。如有事，我輩尙不知如何也。

鐸兄正往綏遠，頤剛亦往。頤剛現甚熱心民衆教育，又努力習英文，精力可

佩之至。祝好。

弟清十三日（廿三年八月）

(三)

聖兄：

連接兩信，真如跫然足音，慰甚慰甚。小學教科書，弟未參加，但幫同校對而已。兄意已爲揚君言之，彼意委員會方面恐不願此書稿本流布，暫時恐不能寄上，（弟處無此稿）至歉至歉！千萬諒之！承詢新文學講義，只是一目錄，上有縱橫鈔記，絕未具稿。曩授此科，自始卽無具稿意，因自己見解不可憑，且恐生是非也。近二年並此課亦不授矣。但兄等盛意，至可感謝。

巧翁生日紀念刊，弟本想作一文，題爲「參觀南開國文教學感想」。但集稿期早過，如本月底寄出，不知趕得及否？乞示。巧翁生日，憶在七月間，是日如何熱鬧，甚願聞之。弟暑中編詩集外，又爲學報撰文，全未休息，體重爲減。倫敦記月底可成一篇奉寄。本年弟任學報編輯及化理團事，加倍碌碌，可嘆。

兄「感同身受」一文，談得頗有親切之感，此亦一難解決問題也。

弟自清九月十八日（廿三年）

（四）

聖兄：

歐遊雜記收到。此書承兄與調孚兄多方設計，極爲美觀，並承兄題字，校對，滿意之餘，敬致感謝之忱。現因需贈送人，擬購三十五冊，乞爲轉告發行所，按照另單，分別寄發。款在版稅內扣，似記得著作人購書可打一折扣也。

太白之文，實找不出題目，昨勉成一則，逕寄望道。久未通訊，皆緣文未作成之故。鐸兄來言，兄甚以弟不復書爲怪，乞諒之！至云囑弟作二十五史簡評，則弟實未奉到此信耳。

歐遊雜記既出，旅美之作勢難再緩。下星期日即着手，當以兩家書店始，文

成卽奉。

鐸兄囑集舊文，售與商務。憶有評兄小說一稿在兄處。此稿若尙存而兄以爲可發表者，乞寄回，擬編入。否則亦毫無關係，因積稿已及四萬餘字，儘可成書也。編中序跋文爲多，此等序跋文，弟亦作散文論，陳義敷淺，所不能顧及矣。另留下三篇，與說話有關者，將來擬另出書。惟論說諸文字皆寫不好。皆大概不能持論，此點頗思有以克服之。

趙元任君函詢勞動歌作者，弟記得是沈玄廬或大白，兄能見告否？

關於陶淵明一文，上次未寄出，明日又寄奉。

太白中兄「說書」一文甚佳。弟頃爲人間世作「說揚州」。本想說點書場情形，及見兄文，只好擱筆，因所知太少也。祝

好。

弟清十五日（廿三年十月）

聖兄：

歐游雜記十冊早經收到，謝謝。頃又成倫敦雜記一則，記聖誕節事。若能一並載入新年號最盼，否則兄載此篇亦可。雜記大約尚有十二則或十三則，期於一年內寫畢，中學生有時每期可載兩則（短的）。又第一則中尚有擬改正數處。如趕得上，乞代為改正是荷！

記劍橋書籍展覽數節中之

斯密將軍（改爲）斯末資將軍

紙店（一律改）書紙店

又聞鐸兄言，二十五史有印度紙本，不知能爲弟留一部否？價款擬俟版稅單到後再行湊齊寄奉，務懇設法通融。又此次一文稿費，亦存尊處，以備付價之用。敬頌

冬祺！並賀

年禧

弟清頓首十八日（廿三年十二月）

（六）

聖兄：

茲寄上校改歐游雜記一冊，卽以奉贈。附校稿十三葉，乞交書店，於再版時校改。如書店嫌改得太多，請兄斟酌辦理，弟意或不甚費事也。又前次寄回之稿，仍寄還兄，可作紀念。敬頌

著祺。

弟清頓首二十日（廿三年十二月）

（七）

聖兄：

前奉手示，謹悉。雜記已寫就一則，頃已用快遞寄至中學生社。隨筆俟稍暇當有以報命。兄作三種船一文，極有深味。中學生上一篇亦佳，但較三種船稍遜一籌。寒假短促，入城作雜事，甚爲碌碌；韶光轉眼，百事無成，悵悵悵！近時局殊劣劣，南來人謂首都及滬上但有愁嘆與享樂，北平人亦多抱過一日是一日之想。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友朋相見都道無辦法，亦不知究竟遷流至於何極也。聞平伯言，兄屢次來信，亦有此情；滬上近水樓台，自當感之更切耳。匆匆不一。

弟自清頓首（廿四年）

（八）

聖陶兄：

日前奉示敬悉。教科書送會後已寄至四川，將來大約仍須交書局發行。惟或

須等別種小學教本編齊一並交局。但交至何處，尙未談到也。囑作雜誌文字，當勉爲之。惟弟邇來代理園事，亦甚碌碌，或須稍緩期耳。

茲奉託一事。弟前言字典紙二十五史及補編各一部，茲因經濟關係，擬取消前約，不知尊處有無不便？乞示爲幸。又版稅單等請代交出納處爲感。敬頌

著祺。

弟自清頓首十月廿五日（廿四年）

（九）

聖兄：

雜記，辭通及來信都到，感謝感謝！寄來舊稿，展讀一過，想到許多舊事，也頗有意思。承問選目，弟處已不存。弟意兄不妨自選一本而以弟所作一文及評小說一文作附錄，（選錄旨趣刪去）不知有意否？本該弟再選一回，但苦於膽不出工夫，諒之。

雜記還要十本，仍請店中記賬，不知便否？

新雜記已成一則，寄上。以後擬日作二篇。

「崑曲」一文有味，但似不及「說書」也。

弟清匆上廿八燈下（廿四年十月）

朱起鳳

(一)

佩韋閣下：

抄示金正希文，所言破承起講云云，都不差。破題只兩句，將題字破開，總括全篇意旨。承題四五句不等，因破題限於字數，故於承題中申明之。承者承破題而言者也。起講將題中應有之義扼要言之，貴凝鍊，最忌散漫，大約至多十一二句足矣。起講下有領題，因題目必有上文，如金文上文爲「名不正則言不順」，此近脈也，而「野哉山也」節則爲遠脈，照例只有兩三句。此下爲起股，亦名提比，股也比也，並取對偶爲義，猶人之有兩手，不能過長，每股五六句足矣。下

爲出題，一兩句均可，只要拍到本題，假如提比從反面着筆，出題須轉入正面，若提比是正面，則出題須翻空出來，方不枯竭，否則中比後比便無從着筆矣。中比猶人身之腹部，務須精神團結，長短不拘。此下爲後比，多以唱歎出之，略長亦可。此下又有結比，每從題外着筆，然可做可弗做。故名爲八股，實則祇六股耳。結束處亦須略寫數句，因題有下文，必須尋出後路也。自前清咸同而後，文品日下，抄襲居多，於是有所謂「有情搭」「無情搭」者，例如一則以學文，子夏曰，賢賢易色」，此題目中有情搭也。如一琴兄也母琴也」，此題目中無情搭也。然僅僅施之於小考中，若考舉人考進士，則絕對不准出此割裂題目。雍正朝順天鄉試，題爲「維民所止」，以爲語涉誹謗，考試官因此正法，此尤科場之變例。而要皆制義一道，階之厲也。兄於此道致力不深，自在鄉塾時即不喜時文，私讀終漢書爲馮師掌責，屢次考試，皆諄諄以俯就灑墨爲囑。鄙意時文一道，與儂俗無二，時而聖賢，時而奸佞，如金文中「若曰」二字，卽代孔子傳話。明代

時文與清代異，清代凡數變，初爲精深刻露之文，尙不脫明人習氣，厥後尤西堂王廣心二家出，一變而爲樸郁典麗之文，如干支對干支，卦名對卦名，一時稱爲尤王派。其弊也，往往有文通而理不通者。其後陝西路潤生太史專究理法，此風遂變。及其末季，又多含肅殺之音，識者早知清祚不永，蓋時文雖小道，然言爲心聲，與國運頗有關係，如童謠然，有不期然而然者。此時文變遷之大略也。辱承垂問，略述大概，惟垂簪焉。順頌

旅祺。

兄起鳳手肅八月望(廿一年)

(二)

雲彬老弟閣下：

惠函拜悉。以「披面」爲正字，周君之見甚爲允當，仍寄上，卽照改本排入。接琪兒信，知胡序甚長，錢序不知云何，之數君者，皆一代名儒，皆青踢以

弁言，不才何修而得此。近日患惡傷風，兼之身熱氣喘，不出門已五日，不下床計三日，嗣因芷囡患病，咳嗆甚劇，兼有體熱，此時舊症流行，恐其出瘡，乃抱病起來，凡窗牖中隙孔均用紙塞好，晝夜不得寧息，瘡子所最忌是風，一切生冷甜食油膩，皆干厲禁。今日煎盧根代茶，和以枇杷露。此孩極聰敏，兄愛如掌上珠，去年大病一場，耗費不少，精力亦自此瘳矣。專肅布復，願頌

纂祺。

兄起鳳再拜 三月二十五日（廿二年）

杜衡

(一)

望舒：

手書兩通都收到，遲遲未覆爲歉。今天校中因總理忌辰放假，用特抽暇作一度紙上之長談。海上諸友，均可以此信示之，算是近況之總報告。

我在此間，擔任的是不英不華的功課，蓋以校中英文系各必修課程都已有各色人等擔任，而國文系則僅有專任教授二位也。現在已經取消代理名義，另接聘書；隸國文系下，以資點綴。惟月薪却減少爲二百元，此間成例系主任支二百四十，教授則從二百二到二百不等，並且每人擔任十二點鐘，甚爲平均，弟實不

便例外；至於朱湘何以獨異，則據云前校長另有用意也。英文系主任爲熊正瑾（字治生），前北平女師大教授。國文系主任爲浦江清之友，王耘莊之同級清華研究生，姓劉名節，字子植，浙江人氏，教授學術史，經學，音韻學等。國文系另一教授亦浦之友，姓僂名鉞，字威夷，江蘇溧陽人，教授六朝文，詞選，杜詩等。現在是劉，僂和我三人爲一團，所談以學問文章爲中心，間涉及下意識之諸問題。他們對我大概也有點「莫測高深」。講的是新文學（當然是他們所反對的），又「自以爲」拿西洋文學爲研究對象，但同時也能跟他們一起念念詩詞，大背其李清照和秦少游，又能馬馬虎虎地談幾句甲骨文，（這是從郭沫若那兒販來的，慚愧！）真有點不知是什麼「路數」，真的，我輩之路數是只有「我輩中人」才能「爾爾」也。此間系主任徒有虛名，毫無實力，大權集諸文學院長一人之身，加以現在並無校長，一切事宜，均形成安那其局面。

經費不甚可靠，大概每月有七成可拿。圖書館中，惟我所最需要之各國文學

史却尚多，現在已有十五六種都悉數請到我的房裏來了，祇有戈斯之書已被人借去，亦永不歸還。大概這兒風氣如此，圖書館之書，學生要看，往往祇能向教授轉借，看罷歸還教授，好像是他們底短期間的「私有財產」。

生活起居都佳，身體亦好。

學生尙稱用功，惟多數思想不很活潑，往往把講的照樣筆記，奉爲至寶，毫不懷疑。選我之課者甚多，尤其是「現代文藝」一科，是開新記錄的，多到九十人。（文科總計不過男女學生二百另七人，預科生獨多，但預科不能選本科課程。）有幾個竟把我底四項全選了（每星期二十點鐘，倒有十二點鐘是我的，）真害得我無所施技，因爲這樣一來，講材勢難重複，而我們這一點「老套頭」却總有一天用完，斷無二百餘小時可講也。要見精采，祇能「活逼四六」地去整批零買，以資變化，誠苦矣哉！所以有這種現象，老實說，也並非我有特別之處，假使用春霖的話說，那是「青年的動態」。我已不客氣地「酌加」物觀，這是學

生逼迫我如此，他們非常要求這個，時時問起，那又如何能置若罔聞，毫不爲動！并且脫離了這個，你想，教我說些什麼？

我的地位，在學校當局看來，多少總帶着點「點綴」性質，因爲我是被稱爲「新文藝」教授，這個確實比較地掃興，然亦是必然之事，無法可施。我竭力想表示並非完全是「新文藝」的，但你賣些什麼資格好；此中情形，會意可耳。

校中將有一個俄國留學生來當社會學教授，誠不可思議；但據云並非列寧主義者，然則其××××歟？我寒假當南旋，屆時可暢談。關於書店事，弟極願照未名社辦法，叢書計劃，大都同意；惟我還想把世界第一流文學名著併成一個大叢書，以造成 *Modern Library* 類似之勢。我想無所謂稿費，又再加節省書店開支，或可維持下去。寒假時，我們當來分別擔任譯稿，從長計劃也。

西洋文學史我已在積極搜集材料，擬分爲三部分，古代，中古，近代。近代先來。方針是這樣：（1）注重時代背景之描寫，並每個作家意識之分析。（2）不

詳述生平著述等沉悶之報告，而把有趣軼事多量地插進去，以增加讀者興味，使有卒讀之勇氣。(3)用一種活潑而通俗的筆致來寫，不多用歐化式的句子，如從前做文那樣，使重的材料化而為輕，這是我受了伍光建所譯的法國革命史底暗示而決定的。我最高的努力是想牠成為說深而又淺，說淺而又深，中學生至大學教授都無不可讀。(4)作家搜羅完備，一切較沉悶的材料則都放到附表或附註裏去，亦希望完備，使牠同時也成為一切研究西洋文學者所必備之參考書。已寫好若干段，對文體及文法上尙稱滿意，將來要給你看，和你商酌。

杜衡（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二)

立貞先生：

收到了你底署名「張篋」，題名叫「奉獻與杜衡一類的人」的文章，我曾經拿

回家去仔細地看了。我覺得有鄭重地回覆你一封信的必要。你這篇文字，形式上是小說，其中的主人公，毫無疑問地是隱射着我，你是在分析着我底心境。（自然是你想像中的我底心境，正如我有一時曾經憑藉了自己底想像分析了葉賽寧底心境一樣。）更進一步，你是借這分析來對我作了批評，甚至可說是作了攻擊。至於你寫這篇文章的動機，我是能夠懂得的：你覺得我最近在現代上開始發表的長篇「再亮些」是侮辱了革命（你以為如此），是毒恨地企圖在前驅者底血跡上抹上一層非議（你以為如此），因而憤怒了；但是你還肯把我寫成一個「有自覺」的性格，這一點厚意，我是誠意地感謝的。

看你底文章，我不得不對你底思想之精密和周到感到極度的驚異和欽佩。你是一反一正地把我所用為答辯的理由都先由自己提了出來，然後層層駁斥，不為我稍稍留一些後步。假如我是真如你所想像的那麼一個人，我自然是無話可說了。

問題是在，你所描寫的我，是你想像中的我，並不是真正的我。

真正的我，我自己並沒有興趣向人家表白；但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的話，我倒也不想諱言。我可以坦白地告訴你：我事實是決沒有你所想像的那麼懼怯，那麼看得自己渺小；我有我底自信，我更漸漸有了我自己底正義觀。不過在我身上，是有着一個傻子和一個通達世故的人底二重人格。在動筆寫「再亮些」的當時，我固然有我底矛盾心理。但這矛盾卻並不是如你所描寫的那樣。這矛盾是：我應該澈頭澈尾地做一個傻子呢，還是裝得「乖覺」一點。自然，「再亮些」發表以後會受到如何的非難，責問，攻擊，這一切都在我意料之中，我不至於愚蠢到還會懷着如你所說的「他們是不會捉摸住同路人底重要性的」那樣的感傷。而且我也並沒有厚着臉皮硬要做任何方面底「同路人」；我底路，是祇有我，以及跟我「一類」的人在那裏走。我之把「再亮些」發表，祇是表示着我底二重人格中的「傻子」獲得了最後的勝利而已。

立真先生，你底文章是不會給予我以任何精神上的打擊，你祇是更激起了我底「傻」勁而已。

自然，「再亮些」是表現着我和跟我「一類」的人對中國革命諸姿態的認識。我並不企圖抹殺，但也不打算「諱疾」。假如你以爲這種認識是捏造，是惡意的捏造，那麼難道一定要逼我羅列出事實上的證據來？假如你以爲即使有事實的證據也是偶然，而不應該這樣老實地寫，那麼難道在這麼許許多多所謂「偶然」底刺激下，還有把每一個革命者寫成了天神一般的完人的義務嗎？立真先生，世界是因爲有缺陷而纔有美滿，一味盲目地歌功頌德，那是宣傳家底本份；這種義務，至少在我，是沒有的。

你底說我間接服務於敵人的那層意思，實際上也是最普通的羅織罪狀之一法。且不論你是僅僅看了「再亮些」底一小部分就下着結論；即使祇就這一小部分看，也未見得就如此簡單。立真先生，現在「賣好」於敵人的方面是多着呢！對於

那些痛痛快快地走到了敵人底營陣裏去的人，不知道你知道瞭又有什麼感想。
祝好！

杜衡（五月十二日）

吳文祺

(一)

雲彬吾兄：

別後由漢臯而北平，盛暑長征，奇勞可知也！弟現於平漢路北局謀得一事，終日無所事事，轉覺百無聊賴。頗思重理舊業，稍稍從事寫作。弟有書二網籃，尙在溫州，因當時本擬於下半年仍往任教也。現已致函予同，請其於赴安慶時，如道出永嘉，代爲帶滬，暫存兄處。十中極盼弟前往，惟弟以功課太多，無暇讀書，學殖將日益荒落。且海上浪狂風惡，每次南航，輒疲憊萬狀，故已毅然謝絕矣。來示請寄……可也。此請

著安。

弟文祺上八月八日

(二)

雲彬我兄：

適之的辭通序，居然被我逼出來了。他做的很認真，也很長，共計二十三頁。茲由郵掛號寄上，收到後即復。

辭通樣本錯誤太多，現在如不及改正，希望正式出書時一一更正。深恐有吹毛求疵的人出來指摘。

兄留給我的校樣，只有上平折的一部分，我在溫時因太忙，說實話，始終沒有看過。到平後因為要請胡氏作序，把校樣完全送到他這裏去了。

因為我知道辭通的利弊最清楚，（實在比著者還清楚一點）所以我想於印樣本時貢獻一點意見。但我是一個最懶惰的人，要沒有人督促，簡直提不起心來寫

長信。却想不到開明這一次出書竟會這樣的神速！此請
刻安。

弟文祺上 三月十五日

李石岑

(一)

家璧吾弟：

惠函敬悉。函中滿含悲憤孤寂之感，在吾弟當然是苦不自勝，但在我看來，竟不必如此過慮。中國近數年來，雖然青年的元氣稍受摧損，却並不是完全沒有進步。就國家狀況說，雖然上海的戰爭足以給我們重大的打擊，却並不是沒有出路。現在整個世界在動盪着，帝國主義者自身含有重大的矛盾，而帝國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之間又復含有一重矛盾，問題是很複雜的，不單是某一國對一國的問題，看明白了這點，便會感到我們的事情正多着，我們的責任更重大些，又那有

幻滅的苦痛呢？

說到這兒，我要說說我弟所犯的毛病。我覺得你滿含着浪漫主義的氣味，你之愛寫希臘藝術史，怕有些與這點有關。我以爲你應該澈底改變一個態度，要走上現實主義之途。在這緊張與強烈的當兒，在你負有言論上的責任的當兒，你不應該本着舊日的心情，去求「回歸希臘」。

中國青年的思想是極混沌的，老實說，歐美青年的思想，何嘗不有些混沌的像中國青年一樣。不過他們畢竟進步些，因爲他們的環境，允許他們有改造的機會；在中國便不容易抓住這個機會。他們近年來確是進步了，尤其是德國的青年更顯露的進步了，俄國更不必說。他們對辯證法的唯物論十分信仰，老實說，辯證法的唯物論理論確實比一切唯心論理論要正確些，要充實些。理論爲行動之先導。我弟試多多研究這方面的理論，定使我弟的浪漫的氣質很急速的挽轉過來。

石岑七月九日（二十一年）

(二)

覆泉仲雲兩兄同鑒：

鄧漢鍾兄因忽患腸疾，竟於十五日棄世。身後蕭條之極，刻下許多友人代爲料理後事。知念特告。

中公近況如何？下期作何計劃？有遷回原址意否？望便中示知。

弟在中大校課已結束，下期在此與否，尙未定。

石岑六月十七日（二十一年）

(三)

覆泉吾兄：

弟前奉上一函逕寄復旦大學，不知已收到否？未得復示，甚爲悵悵。承招講

演，自當勉力應命，惟公時事弟與一岑曾感到一度冒失，現提到公時二字，卽頭痛不能仰，望兄諒弟苦衷，勿相責也。他日另有圖報之處，當無不唯命是從也。聞兄近寓花園坊，不知係多少號，尊夫人暨世兄想均安好！專此，敬頌暑安。

弟石岑上八月十九日（二十二年）

李 霽 野

(一)

若君兄：

昨天因事來平，與舊友數人晤談甚歡。臺范兩君都安好，惜秋季事都尙無頭緒耳。弟今秋擬利用學校五年休假之機會赴英一遊，學校可照給一部份薪金，稍儉可維持生活，因金鎊落價也。現在擬籌者爲川資，兩個弟弟的學校用費，及家庭必須的維持費。前次託轉給生活之稿，已和鄭君接洽，他說或以八百元售給書店，或留世界文庫發表，先支一部份稿費，都可作到。現聞鄭君已去滬，盼卽和鄭君公共向生活交涉，作一最後決定，此稿能否售脫，實對弟有莫大關係也。望

舒兄聞已返滬，望代候。卽祝

近安。

弟霽野上四月三十日（廿四年）

（二）

若君兄：

囑找之國週，因離出版期太遠，迄今未得；五卅痛史，津地圖書館無書，已轉託靜兄向出版處訪問，如得到，當卽直寄去，否則再另復。

生活契約已簽好寄去，款恐仍須再催。我道經西比利亞，恐回來時始能晤談矣。祝好！

霽上六月五日（廿四年）

（三）

若君兄：

寄溫泉信早收到。女師院英文系去年即未招生，弟今年出去乃係請假，課程及事務託同事代理一部，爲期僅一年，因自己無錢多住也。

靜兄決去廈大任教，前已有信去；范兄僅有中法鐘點，可維持生活；竹年今秋事毫無頭緒，恐將失業。

現已定二十四日自平起程，經俄，波，德，比，法去英，在莫斯科及柏林各住一週。回來則定走海道，如兄在滬，明年當可相晤也。

匆匆，祝好！

弟壽野上八月二十日（廿四年）

沈從文

(一)

墊存兄：

來信並轉巴金信，皆已如囑轉致，可釋念。關於萌芽被禁事，巴金兄並無如何不快處。此間熟人據弟所常晤面者言之，亦並無誤會兄與杜衡兄等事，因上海任何謠言，似乎毫無知之者，故無傳聞，亦復無誤會也。上海方面大約因為習氣所在，故無中生有之消息乃特多，一時集中於兄，不妨處之以靜，持之以和，時間稍久，即無事矣。刊物能想法支持下去，萬勿因小故而灰心，環境惡劣則設法順應其勢以導之。即一時之間，難為另一方面友好所諒解，亦不妨且默然緘口，

時間略長，以事實來作說明，則委屈求全之苦衷，固終必不至於永無人知也。弟於創作即素持此種態度，不求一時即面面周到，惟老老實實努力下去，他方面不得體之批評，無聊之造謠，則從不置辯，亦不究其來源，亦不亟圖說明，一切皆付之「時間」，久而久之，則一切是非俱已明白，前之爲仇者，莫不皆以爲友矣，前之貶其文爲不值一文者，迺自知其所下按語之過速矣。弟以爲從事文學者，此種風度實不可缺少，因欲此一時代所有成績較佳，固必需作者間有此堅韌性才克濟事，想吾兄亦必以爲然也。現代得兄努力，當年來之成績，實使弟等欽佩之至，以弟之意，即書店環境不佳，無一稿費，友朋間猶應將此刊物極力維持，能作稿者作稿，負編輯責者耐忙負責，何況尚不至於如此爲難？關於與魯迅先生爭辯事，弟以爲兄可以不必再作文道及，因一再答辯，固無濟於事實得失也。兄意文選莊子宜讀，人云二書特不宜讀，是既持論相左，則任之相左可，何必使主張在無味爭辯中獲勝。

天津國聞週報，希望得兄與社衡兄創作，若能特爲寫一短篇，作新年號用尤佳。兄若需款甚急，可於文章到時代爲設法即日匯申，申津之間郵匯固不出三日外亦不至於久待也。文藝副刊實亦亟盼代作文章。望舒若能寫一法國文學現狀之通訊文章，國聞週報必歡迎之至，去函時代爲一提及。專頌

近安。

弟從文頓首十二月十五日（二十二年）

月下小景已收到，謝謝。日記當於另日抄來。

(二)

蠶存兄：

從洵美兄處出一刊物事，我可以來一個。但事實上若只在弄點稿件，使刊物好些，熱鬧些，不列幾名字，我仍然想法爲刊物弄稿件來。

現代停刊，可惜得很，惟上海出版家多，完了一個也許還可辦更好的兩個！

希望莫氣餒，莫太在小事上注意。幾年來幾個作者，皆爲應付個人把日子糟塌了，這實在是必需的戰爭！西諦我不常見到，見到時也不會說到什麼。我覺得他爲人很好，只是許多事情熱得過分，便亂一些罷了。你受點小小批評算什麼？你莫疑心這些，莫注意這些，方能作你要作的事。在上海住下來真想不到大家那麼容易生氣。我總想，作者間若能有五年「私人攻擊」的休戰，一定有許多好作品產生。我希望有朋友在這方面努點力，莫使大家儘寫局外人看不懂的小評閒話。寫雜論自然一時節可以熱鬧些，但毫無用處。一個有魄力的作者，他有作品，批評並不妨礙他的成就。不要太注意批評。我們假如有個信念，難道一個什麼人寫一篇兩千字的批評，就可以使我們這信念動搖？中國似乎還需要一羣能埋頭寫小說的人，目前同政治離得稍遠一點，有主張也把主張放在作品裏，不放在作品以外的東西上，這種作品所主張的，所解釋的，一定比雜論影響來得大，來得遠。或者這是一點迷信，也就需要這迷信，方有作品產生。新刊物若着手辦去，我以

爲將來的目的，就似乎應對作品加一點注意，讓它名符其實成爲一個文藝月刊。至於幽默，雜論，小感想，挑眼兒的評呀論呀，各有專家，各有專刊，新刊物不妨少登一點。能像這樣下去，刊物自然可以走出個新路。專頌安好。

弟從文頓首十二月十五日（二十三年）

（三）

墊存兄：

聞兄一再爲二豎所苦，甚憂念。趙家璧兄來平，得聞情況一二，於兄處境，尤難去懷。文飯小品能支持，實可賀。詩刊若出，此間似宜邀梁宗岱孫大雨諸兄參加，當可熱鬧不少也。不知近已着手集稿否？又聞望舒回國亦大不如意，不卜近日尙在上海否？

文藝副刊近想大加變動，希望多登小說，望兄同杜衡兄各寫一創作，若能逼

兄等於七月初將大作寄來，實可增加此間發稿人勇氣不少！此間稿費只五元千字，爲數並不多，惟刊物固定讀者約二十萬人，且多數爲大中學生階級，於文學作品欣賞力似不弱，北方人態度又稍沉靜，於創作小說尤具興味，兄等若有文章北來，亦讀者與發稿人之幸福也。病若較佳，深盼能逼兄一執筆。專此並頌
安好。

弟沈從文頓首（六月十四日二十四年）

（四）

蟄存兄：

家璧來平時，談及您有病，雖沉重，已告痊。不久又聞其他朋友談您又轉重，多日無消息，實念念。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自九月份已擴大，每星期出版四次。平日內容較活潑，星期日作特刊。近擬特約八個朋友爲特刊寫短篇小說，字數四千字到六千字，稿費約五元千字，每人兩月一篇，很盼望您高興答應一

篇，并望將弟意轉達杜衡，望舒，彼等若不寫創作，翻譯介紹批評皆好。文章若可以作，盼望您告我一聲。九月裏就很需要您的文章。文飯小品聞不知誰某說已累您不小，行將停刊，不知真實情況如何。北方辦定期出版單獨出版刊物，失敗是必然的事；您在南方算老行家了，怎麼一個小小刊還不易支持？真古怪。你看到什麼好書，我們還盼望您爲文藝隨手寫一點書評，這方面太需要書評了。望舒兄這方面不知能幫忙否？

弟從文頓首八月二十八日（二十四年）

（五）

景深兄：

燕爾新婚，近來想復多所創作，茲可賀也。

近因在此教「新詩之發展」，想從你領教一二，且因各集子無從一一尋找，

不知道你有多少，若可借用，則誠樂甚。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可以談談，請告我一個時間和地址，最好或爲你新家，便登門重新道賀。並頌

雙安。

從文六日

(六)

家璧兄：

昨寄文章想可收到。子華稿收到，極好。朱光潛已去四川，因此不能同他談及。他不久當回北平，必過彼家中將兄意轉達。

北平前月極熱，日來已較涼爽。地方表面極平靜，秩序尙好，惟漢奸，浪人，遺老，皆把它看成將來爭奪地方，前途實無希望可言。教書的天日不知，還以爲不過問國事，我領導學生不過問國事爲責任，表示清高守分，除掉教書外我只知聽戲。到危險時長腿則一跑了事，不跑則保守原來地位，作新朝順民，這種

人在北平佔多數，事實上已不是中國人了。

您要的字恐怕寫不好，我的字在信紙上有時看得，掛上牆簡直不成樣了，寫點來玩玩罷。專頌

安好。

弟從文八月十六日（二十三年）

（七）

家璧兄：

文藝自九月分起即擬擴大，每星期出版四次，很希望大家幫忙寫點文章。我們擬約八個人寫小說，每篇三千到五千字。稿費約五元千字。另外還想約幾個人寫名著介紹（每篇二千左右）作家介紹（四千左右），因為篇幅較小，字數至多也希望只有四千至六千左右，稿費同特約小說一樣。這種文章您如高興寫點，很希望每月寫點來。另外我們還想很公平的來寫書評，同時要外面幫忙寫書評，寫

得態度正常，卽或是那個作者自己寫的也願意登載。又如大部頭書如世界文庫，新文學大系，我們想上海方面有朋友肯能公正的寫點文章來，好處在什麼地方，壞處在什麼地方，應當由比較知道的編者一方面的人來寫，方不至於偏。北方出版物少，北方需要看南方出版物，上海出版物太雜，我們願意爲讀者打算打算，來介紹好書好雜誌，提示好作品。這事對出版前途也很有意義，所以希望朋友皆來幫幫忙。

弟從文八月廿日（二十四年）

汪 馥 泉

(一)

新妹：

從上海到南京的車中，睡睡醒醒，過得很快，金神父路買的糧食很夠飽了，不敢吃別的東西。七時到南京，即到青石街，吃了早點，意外地去看了程仰之，因為決定十二時四十分車來宣城（不到外家埠，因為外家埠沒有可住的旅館）。便不去看方文政或其他的人了。南京，只覺得馬路多了，店家多了，車子多了，此外感覺不到異樣。很想念清涼山，但是沒有時間去走一下。

吃了早中飯，因為周啓運有點行李，坐了一部馬車，還是十多年前那種馬

車，出南門（從前叫聚寶門，到雨花台去的；現在叫中華門）。不多路，便到了車站上，買了一張半票（從南京到宣城，只二元三角半一張）。三等，三等車壞了，坐了二等。出三等錢，坐二等車。車子很清爽，不過小一點，走時有點左右搖動，不很厲害。我沿路看，一直看到宣城。因為在蕪湖約停了一小時，所以在車中大約坐了七個鐘頭。車過蕪湖，碰到俞鼎傳，他在蕪湖一中學中任課。車到宣城，約晚八時。住中南旅社。因為有點疲倦了，便休息了。今五時即起，洗了臉，便寫這信。今上午八時坐公共汽車，約十時可到河瀝溪，下午二時左右到石口，即周啓運家中。下文，便不能決定了。如單看萬家橋一處，時間較省，如還要看羊毫山，便要多點時間。我很盼望我們能到蘇州一玩。此事，臨時再決定。如星期一到南京，可以玩，不然，如星期三到南京，亦可一玩。星期二到南京，便不玩了。

妹妹好嗎？你不必急。弟弟乖嗎？你安靜嗎？

續五月二十三日在宣城（二十四年）

茅 盾

(一)

蟄存兄：

來示敬悉。小說月報及文學週報均在調字處，弟已囑奉還，未知收到了否？生活近日糟極了，妻病拖着不見痊可，反而越來越複雜。我是不懂醫學的，病人實在也不懂，而常自以爲「懂」，一會兒說腰子病了，一會兒說是肺病急性復發了，一會兒說是子宮病了，腹膜炎了，自驚自疑。若不是我還冷靜，醫生早換了八九個，病也更加不得了了。現在却也換過三個醫生，病人都不相信那些醫生有本領；因爲醫生都說她壓根兒沒有腰子病，等等！從來有諱疾忌醫者，却不道現

在有聞疾而喜者，真是奇事！在這種情形下，我就鬧得發昏。一個字也沒寫出。尤兄之文債，只好攔到下月還清了。

森堡的譯論既然九月號中插不進去，只好放在十月號中了。但兄最好直接問他本人一聲！他住在何處，我也不知，請問起應。我這裏有沙汀及何穀天小說各一篇，尙好，如現代要小說，弟可以送給兄一看，可用則用，不可用還他們。匆覆即頌

日祺。

弟 玄八月十四日（二十二年）

（二）

鐸兄：

前寄一信，想已收到。荒唐得很，說要附上小報的一段話，却竟忘記封在信裏了。現在再附上，聊供一笑。

聞聖陶說，王統照兄有一本單篇集，「號聲」，出版很早，現已絕版。弟現因編良友那新文學大系裏的小說集，擬找得這本書。不知兄在北平能借到一本否？上海方面聖陶本來有的，可是一二八之役丟了。

兄對於弟所擔任之小說集有何意見？望見告。此集所收，大體是「文學研究會」中人，但有些散見於小說月報及文學週報上的作品也將收進。兄意以為如何？

兄在一九二六年以前所作，擬選二篇，一為最初期，一為一九二六年所作者；此為弟之計劃，尚未定為何篇。現在也請你告訴我，你自以為當選那二篇？此間並無新聞，弟亦如常過去。惟胃病總時時小小發作，不能不時常「休息」，因此事情愈積愈多，對付不開。但也成了習慣，不復愁矣。勿此順頌

日祺。

第亥十日（二十三年）

(三)

家璧先生：

我的短篇集，現只有已發表的「殘冬」等三篇，我自己希望在年內能再寫成三篇，合共六篇，也許有七八萬字了。雖然到年底尚有三個月，然我近來意興闌珊，什麼文章都不大願意寫，（真正被逼迫不過的，勉強寫一點，其痛苦比什麼都厲害）這原因是一班仗義家天天大喊文壇被老作家把持，所以我想休息一下，等候恭讀青年作家的佳篇。因此恐怕要直到本年年尾，我才能湊成這七萬多字以踐前諾。書在貴公司出版，因而必在明年了。匆此奉復，即頌

日祺。

玄二十二日（二十三年九月）

(四)

家璧先生：

頃見本月二日社會日報之「十字街頭」一欄有「四馬路來」一篇；內謂良友出版之新文學大系第二集由茅盾負責編，然「茅盾忘記年代」因「當然不能沒有自己和丁玲的作品」，而「一九二五以前實在自己和丁玲的作品決沒有被選的可能，於是不得不變通辦法，將一九二五年以後的作品亦都選進去了，」此一段話不合事實：一、茅盾所編爲小說一集，非二集，二、一集中並沒有茅盾自己和丁玲的作品。此雖細事，但事實不容錯亂，弟以爲貴處似可用公司名義去一更正信，但若兄以爲小報消息本來不盡不實者居多，擬置之不理，則弟亦贊成也。勿此

卽頌

日祺。

弟玄二日（二十四年九月）

周子同

文祺兄：

八月八日手教奉悉，蒙示詳情，甚感謝也。

弟近覺大學教師生活易使人腐化，遠不及中學教師與編輯。因編輯易與新思潮接近，易與大眾接近；大學教師更其是文史方面，日與舊籍爲伍，易偏向唯心生活，太舒適易趨向保守，而大學生爲出路問題世故已深，亦殊不易有新奮發氣象。大江南北，到處是亡國大夫。卽高叫民族復興者，除二三人外，亦只以此爲爭奪地盤之工具，非所以救自身於餓鬼，卽所以供其妻或戀人揮霍而已。北平學者，大多有釜底游魚之概，思之可哀，然弟自身亦卑怯不能振作，不敢哀人，只

自痛耳。近來每多知之之勇不足以赴之之苦，望兄時有以教之也。安大情形亦殊複雜，弟爲自身計，本亦可一走了之，但爲全部友好計，只得暫留，然趣味已同鷄肋矣。此間情形與北平不同，與上海相近，一切非函牘可詳，容將來面談。覆鐸兄函，曾及一二，或可轉告也。奉問

儻安。

弟子同啟 八月十四日

周作人

(一)

墊存先生：

惠函敬悉。短文或可寫成，臨時當再寄奉。秋心（梁遇春）病故，亦文壇一損失，廢名與之最稔，因此大為頹喪，現又上山休養去，一時或不寫文章也。有李君廣田在北大英文學系，亦從鄙人學日本文，作散文頗有致，賣文苦學，而北平近來無處可賣，華北副刊新出，纔登一二首，今日的一篇附呈，乞察閱。如現代可以採用，當囑其寫呈。匆匆奉陳，順頌

撰安。

周作人啓 七月十七日（二十一年）

(二)

藝存先生：

前從廢名處得見手書，得知近狀，甚爲欣喜。爲現代寫文章一事，常在念中，無如實在寫不出，以是遲遲，非有他也。日前見現代書局北平分局史君，亦曾說及月刊令寫小文，擬當努力，唯日期未能預定爲歉耳。新出一期中有翟資生君所記鄙人講演，內容本甚空虛，翟君又未將筆記屬閱，故不免有筆誤，如所說日本武士殺人一節頗爲支離，鄙人回想原來說的是什麼也不能清楚了。恐或有人誤解，便以奉聞。匆匆，順頌

近安。

作人 四月九日（二十二年）

(三)

塾存先生：

八日手札讀悉。馮君已返故鄉，寄信地址如下……水經注則似已收到，因其臨行前曾說及也。久想爲現代作文，乃總是事與願違，大半年中不曾寫得一篇文章，甚爲惶愧。聞南方酷熱，北平昨今亦稍熱，但其程度總不能與江浙比耳。

匆匆，順頌

撰安。

周作人啓七月十一日（二十二年）

（四）

塾存先生：

手示敬悉。答應爲現代寫文章已很久。終於口惠而實不至，思之惶愧。史君見訪，談及出書，允以現代所登之文將來集爲一冊，此外實無稿也。北新方面因小峯極熟識，便於前借板稅，遂以二種編稿付之，並不由於文興，文興至今仍屬

缺如耳。現代方面擬仍登「苦茶隨筆」，先寄去「讀顏氏學記」一篇，請察收，不過不但毫非文學的，且恐落伍之至也。以後擬續寫關於「性的心理」，及Lang「習俗與神話」（此稿曾付東方，滬戰時付之一炬，至今未重寫，因大半已忘記了，今擬重新另做。）希望能每月寫一篇，却亦未能定耳。隨筆性質非文學的，故望登在後邊，以免人誤會。匆匆奉覆，順頌

近安。

周作人啓 八月十三日燈下（二十二年）

（五）

蟄存先生：

惠函併拙稿均已收到，費心謝謝。承詢 Lucian 問答，鄙人前所依據者係 Oxford Translation of Fowler 英譯本，雖有四冊而係選集，入選文中亦仍有節略，不甚足憑也。專此奉覆，順頌

近安。

周作人啓十月十六日（二十二年）

（六）

蟄存先生：

手示敬悉。前囑爲現代寫稿，極想努力，惟近來多俗務，一月中不能寫出二三篇，又因有友人在天津大公報辦一文藝副刊，每週二次，偶作小文多被拉去。小峯處多年預約又不得不應，以致別無資料可以應命，幸賜原諒，容稍後再當寫奉。海上文人對於先生似有總攻之勢，曾得諸傳聞，因不閱滬報未知其詳，此種是非本不足據，鄙人素不注意，請先生亦可不介意耳。順頌

近安。

周作人啓十二月廿四日（二十四年）

（七）

塾存先生：

手書誦悉。新出雜誌不知何日發刊？如時間來得及，弟甚願能寄一稿，不過思路枯澀，寫不出什麼耳。題字當爲託玄同去寫。拙書先寄上一紙，如出二十四家，則當改寫也。康嗣羣君云將編輯一刊物，似明年雜誌亦頗盛。北平其實並十分苦寒，甚望何時能來一遊也。匆匆，順頌

近安。

作人啓十二月十一日（二十三年）

（八）

塾存先生：

手書誦悉。承示書目，囑列名自無不可，但愧不能有所幫助耳。紹介語日內當寫好寄呈。目中柳亭詩話鄙意似尙可商，因其多瑣碎不足取，不知以爲如何？匆匆奉覆，有別的意當再隨時奉聞。順頌

近安。

作人啓八月十八日（二十四年）

(九)

蠶存先生：

奉手諭久未奉覆，甚歉。承賜珍本叢書，已收到兩冊，謝謝。命題字，勉強寫了五紙，附呈。其拍案驚奇一種，無論如何總寫不好，只得請賜原諒。廢名現住……請轉告公司，贈書可請其直寄，以省周折，但最好還於廢名上加一馮字。文飯停刊甚爲可惜，聞先生有接編現代之說，未知確否？如出版有日，當再寄小文湊熱鬧耳。匆匆。

九月廿五日 作人拜白（二十四年）

(十)

馮泉先生：

惠書讀悉，至爲欣慰。愛羅君死耗似係謠傳，去秋日本友人福岡君來北平，說愛羅君現在俄國，專爲遊覽的日本人作嚮導（想必在莫斯科），雖係間接的消息，大抵可靠。福岡君係愛羅君在日本最要好的友人，但亦云未曾得來信，此蓋亦係愛羅君之一種脾氣如此也。囑爲「新學生」撰文，既忙且懶，殊恨無可應命，只得以小文塞責，乞察收。如蒙賜筆資，亦請不必寄下，只交在商務之舍弟建人代收可矣，因擬以付在滬買舊書之錢也。匆匆奉覆，不盡所言，容再談。

二月二日弟 作人白（二十年）

（十一）

馥泉先生：

前上一書想已察閱。附呈小文「關於體罰」，聊以塞責，於青年學生毫無用處，請隨便編入，不必待專號也。唯有一事奉託，前次漏說，即請在後記中如關

可能乞不介紹，因弟近來頗覺得韜晦之佳。附致光華一箋，乞費心代爲轉去。匆
匆，敬頌

近安。

弟作人啓二月十一日（二十年）

（十二）

家璧先生：

從鄭先生轉來合同，今仍將一份寄奉，乞察收。大系規定至民十五年止，未
免於編選稍爲難，鄙意恐亦未能十分嚴格耳。有許多材料不能找到，將來尙須請
尊處幫助。先此奉復，順頌

撰安。

作人一月六日（二十四年）

（十三）

家璧先生：

快信敬悉。散文分選前西諦亦有以性質區分之說，但事實上甚不容易。達夫來信擬以人分，庶幾可行，已覆信商定人選矣。因此恐須耽擱時間，擬於二十左右寄呈一部分選稿，以此慮不能有多少成績耳。人選未完全決定，選稿只能部分的開始，前示所要序文等未能應命，因須全部選定後始可寫序文，現在則無從著筆也，尙祈鑒察。匆匆順頌

撰安。

作人啓 一月十五夜（二十四年）

俞平伯

(一)

聖陶兄：

來札欣誦。款已收到，費神謝謝。弟曾向清華辭，校方加以挽留，而佩兄主任國系，致未便固辭，大約又須勉任一年，大有「月攘一鷄」之象，殊可笑也。夏末秋初擬作南遊，但亦未能定耳。雜拌二校記當徐爲之，寄奉左右。閱結單，燕知草似已贖不多，不知須再版否？何以店方並無通知？祈便中一詢爲荷。弟近况，「碌碌如恆，乏善足陳」，此八字近之。從前易傷感，多憤懣，近則麻木，進步退步竟不了了。——殆以不了了之耶？報上的事了了者十之一二，不了了者

其八九，讀之悶悶。祝安好。

弟平伯六月廿二日（二十二年）

（二）

聖兄：

豈明先生寫件日前掛號寄奉，想已收到。并有一事可奉告，卽疑古君（兄前曾索書）亦答應作一小條幅，云對子難寫。久通之債忽得收回，亦妙。

讀詞偶得續稿，四月廿日左右可寄奉一篇，因清真詞較多，故分爲二，如此則上卷共得六篇矣。其最末一篇亦在屬草中，畢後便可成書矣。此書全係吾兄鼓勵始幸而成，感荷感荷。印時如能爲作一引則尤善矣。

弟平伯（廿三年四月十四日）

(三)

聖兄：

久未作書，亦未得來書，殊念，想因事忙耳。讀詞偶得上之六已成，如要可寄奉。但愈說愈不像給「中學生」的，大有博士賣驢式，奈何！原文只五十六言，而說之得五千言，恐不適用，故先請問一聲。反正弟保留版權，異日仍可在開明出單行本，如何？乞覆。祝

雙安。

弟平伯五月廿三日（廿三年）

(四)

聖兄：

示悉，讀詞偶得遲些發刊並無妨，但弟恐其性質或不適合耳。或在他處刊出而留著作權，仍由開明出單行本。

弟自去歲歸後，亦甚忙，不知其故。功課並未加多，或較兄稍閑耳。承盼南行極感，但今歲恐未必能行。

晤玄同時常爲催詢條幅，條幅固係他自告奮勇也。

在新村週刊第十六期上，忽發生一僞文，抄襲第十五年前之舊文，而改換題目，此亦抄襲家之常，乃并弟之姓名住址而抄之，也可謂怪絕。此文滬上友人曾得讀否？亦有人發見其爲僞造乎？弟已去函嚴重質問矣，彼方已允更正，聞在該刊第十九期上。

兄與伯祥前亦有暑中北來之說，迄未果行，不知今歲能實行否？如能來，并可在清華小住，弟寓雖隘，固可暫居耳。

前託購錢囊，其價迄未奉繳，乞告以數，容異日奉上。木牌上帶信，遙遙乎遠哉。

暑中頗擬有所作，而每年之成績均不佳，故亦不敢預期矣。卽頌

雙安。

弟平伯六月二日（廿三年）

（五）

聖兄：

兩示先後奉到。書已去探詢，當覓購寄奉。作者聞係燕大學生，非清華也。版稅已收到勿誤，費神謝謝。

讀詞偶得尙差一篇，成後上卷即可出。請與開明接洽排印事，爲荷。原文用仿宋字，釋文用四號字（不知四五之間尙有一種鉛字否？）詞學季刊近由龍榆生君贈閱，故得全讀其四期，內容瑕瑜互見，觀念亦稍舊一點，但頗實在，總算不差。以後在開明出，其辦法如何耶？

暑假期間可得數十日有閒，誠可傲海上之編輯者，但多半忽忽過去，殊覺辜負耳。卽如近日奔走城郊至頻繁，不知作些什麼生也。月內尙居郊，必大暑始入

城耳。

今年頗想把暑假多利用一點，不知成效如何，再說罷。卽頌

雙安。

弟平伯六月廿五日（二十三年）

（六）

聖兄

惠贈十三經索引，此書極有用，感荷感荷。弟向例暑中不做事，今年亦然，曾遊北戴河，往返共三日耳。北京固不甚熱，亦不需避暑。讀詞偶得尙欠一篇，成後擬卽印單行本。又有一稿已發表，茲另封寄奉二份，其二份贈伯翁。前寄「語言的魔力」，想已收到。卽頌

雙安。

弟平 八月七晚（廿三年）

(七)

聖兄：

手示誦悉。讀詞偶得決出單行本，其最後一篇，意思已想好，做好即奉上。至以前之校定稿，亦擬短時間內寄奉，以便先行付排。并擬弄附錄一種，即選五代北宋之小令，此自不能求備，二則作不成，但以之配讀詞偶得似頗不惡。體格如何未全定，好在尚有數月之餘裕，可從容着手耳。兄想必贊成。

二十五史題語勉書數行，茲附上，可備用。人微言輕，恐不足重耳。

弟平（廿三年九月六日）

(八)

聖陶兄：

示悉。末篇在趕做，但日內又須過節，非耽誤一下不可，大約有二句便可交。

卷，決付中學生，惟篇幅又不甚短，或須兩期刊載，俟寄到後由兄斟酌可耳。本來想把讀詞偶得之編撰先了却，然後再做別事，想不到便如此之繞手。附詞選已在進行，或可先寄。擬只用、。兩種符號，兄想必贊同，如！？；：等俱無甚用處也。加舊式之旁圈否，却尚未定，兄有何意見否？

弟平伯九月廿一日（廿三年）

（九）

聖陶兄：

二十五史預約單據及樣本均已收到，弟總可推銷一些，十九部則到不了，以交遊少耳。附錄詞選，已選好約有一百另八首，如梁山好漢之數，已在清華印講義，不久可得，即當以清本奉上。於收到後即可付排，以係另起。但或須稍遲延，因弟尙想斟酌一下，雖然斟酌亦難，此百餘首已幾費評量矣。偶得最後一篇

正在起草，惟文甚長，恐不適中學生之用，奈何？或分爲二期登出，但如此便不印書之用矣。如兄以爲付中學生便，弟固無成見。偶得緣起付刊大公報，茲剪奉一覽。

弟平伯（廿三年九月三十日）

（十）

聖陶兄：

示悉。古槐夢既開明肯承印，甚善，弟並不想點戲，只有一條件，即兩序文（一豈明一廢名）擬鑄鋅版，此點想亦易辦，或不成問題。讀詞偶得決趕做，大約只好以原稿寄奉，未有副稿也。弟既要搬家，又要赴保定，忙得不堪。

弟平伯十月廿七日（二十三年）

（十一）

聖兄：

茲掛號寄奉偶得稿乞察收。文章愈做愈支離漫衍，前後已不甚一致，異日出書作廣告時，只可用由淺而深解嘲耳。封面擬請兄爲一書，如佩之歐遊雜記之例。古槐夢遇如要，亦在一月內可寄全稿，除序文用錚版外，字擬用五號，每條之間約空出一行，以外便無他條件矣。弟已遷居，明日赴保定。卽頌

雙安。

弟平伯頓首十一月一日（廿三年）

（十二）

聖陶兄：

示誦悉。前信未到，則遺失矣。讀詞偶得印得如此快，弟想不到。若照兄說，此信到時計已可出版矣。知兄明年有來遊之說，甚喜。宜趁花時來，雖其時難免有風，然固有數處可看。弟於校課之外，可奉陪游覽。弟日前去定縣一次，非但沒有什麼話可說，并感覺有些話實在不必說也。又豈可不沉寂乎！匆匆卽頌

雙安。

弟平頓首十二月二日（廿三年）

（十三）

聖陶兄：

來示由佩兄轉到，敬悉。前者兄詢弟要否印度紙之二十五史，乃佩忘告弟，迄今日始知，此種書不知尙有否？如有，弟要一部，即稍貴，亦合算。如沒有只好算了。分店弟去過一次，他看了定單，未肯逕付，云候示總店，送至老君堂。如有印度紙本，則想必可在分館去掉換耳。天寒歲莫，誠如兄言，但弟近頗自勉，以爲非如此無以解憂耳。再逾數日，擬入城度歲。祝好。

弟平伯一月廿六日（廿三年）

歲莫賦

此賦無題，以作於二十三年除日，呼之爲歲莫賦云。

雲無心兮或爲雨，石或躍而上高天。彼荒陲之微藪，以諸葛之名傳。渺滄洲兮浮磬，含遠悲於水仙。惟固窮之節皎，則長往之情妍。信執鞭其可爲，猶魚熊之必兼，苟求生以害仁，斯薇蕨之較甜，此縣上之所以今號介休，而屈大夫之所以從彭咸。已焉哉，山河改兮稻粱薄，天地雖寬兮網羅深，薪欲窮兮火不傳，歲云莫兮日已沈，鳥食盡兮空求林。抑躍鱗於潛淵，鑲勁翮於層岑，彼賓鴻之何慕，患弋者之獻禽。彼蟲沙兮何言，如號寒之一吟。下逆旅之涕淚者，其哀思悱惻疾於雍門之琴，此之謂亡國之音。於是先民之所以長養我後人者，且風流雲散而不可尋。而千百年聲明文物之所以莊嚴我華夏者，一一皆爲陳跡，使夫異方之過客過之吁唏而勿禁。此殆前軫之已遠，縱兼程其猶未可，措故虛之傾廈，而非一木之任。爾乃寄弱質於危邦，踐遠跡於促陰，疇不嗟蓑裳之殊晚，瞻大壑而悲臨。夫徇道路之飢寒，猶感君恩之响濡，況泣空堂之蕉萃，聞裹飯於愁霖。又何必身在江湖，心已忘乎魏闕，

情繫泉石，遂理絕於華簪。知簞瓢之爲美，將禹稷之勿欽。謂丈人不敬子路，巢許未達堯心，豈孔席時煖而墨突常黔歟。

錄稿呈

聖兄正

弟平伯

(十四)

聖兄：

手札奉到。二十五史迄今尙未見店中人送來，好在弟不久須去取款，當去面詢，或可取得。

良友趙君肯承印弟書甚好。但古槐夢遇係一種特殊性質的東西，似不便加入其他文字，弄得不倫不類。弟本有編成「三槐」之意，即古槐夢遇，槐屋夢尋，槐痕是也。但彼「二槐」差得尙多，不知何時始可成書，是以擬先以古槐問世，

俟「二槐」成後，合出一書，曰「三槐」，而分爲三輯。良友方面欲印與否，當從其便耳。欲收入某項叢書中，弟亦無不可。近來一塊肥肉大家要來染指，非獨占卽瓜分，我們當然管不着。祝

雙安。

弟平 三月五日（廿四年）

（十五）

聖陶兄：

聞二十五史補編在第一期預約中，清華友人陳寅恪君擬訂購一部，但他雖未購二十五史，却欲以弟之紹介，以二十元外加郵費之價定購，不知可否？乞詢問或與店中接洽好，示知，當屬陳君逕將款匯寄申店。此事大約須在總店辦，分店恐弄不清楚，卽以取書論，亦以郵寄爲便耳。并盼卽復，以便轉告陳君。

良友趙君已來信接洽，但尙未言及承印之條件，而弟之文稿亦尙須校理，付

印尙有待也。

振鐸北返，弟尙未晤，聞已搬至城中矣。

兄前次來函言不能北來，豈亦受市面不景氣影響乎？弟還是這樣說不上怎麼忙，亦說不上閒，想作之文多，而真作之文少。隨筆俟想得主意即可屬草。卽頌
雙安。

弟平頓首三月廿八日（廿四年）

施 藝 存

(一)

望舒：前日寄出現代二卷一期東方復刊號及第四號共三冊，平寄需郵費壹元，真寄不起。現代這期創作號銷路特別好，初印八千份，現在已銷完，正在再版中。一號那天，上海門市售出四百本之多，不可不謂盛事也。你船開時，我們都不免有些悽愴，但我終究心一橫，祝賀你的毅然出走，因為我實在知道你有非走不可的決心。照片都照得不好，你個人照的都不清楚，因為感光都不足。雜誌上祇選用了兩幀，是比較的最好了。餘片俟你有固定通信處後當即寄上。我的「梅雨之夕」已賣與新中國，因我要向現代預支版稅一百五十元，未能如願，而

我又急用，遂一怒而去新中國。現代書局專拍第一流（？）作者，或蹩腳無聊之作而可以廉價得之者，如我輩中間的卡氏黨，真是碰壁的。洪雪帆至今還主張一部稿子拿到手，先問題名，故你以後如有譯稿應將題名改好，如「相思」「戀愛」等字最好也。你應交中華之稿如何矣，屈指算來，此信到時，你也已應當預備寄出第二批稿子了。勿怠勿怠！到巴黎後生活如何？經濟情形如何？希望能將你的日用賬錄寄一週，使我有一個參考。書店跑過否？珍書秘籍的市場已研究過否？均迫切欲知之。你從西貢來信我們已收到了。以後我的信和絳年的信各自編號，祈注意。你來信最好亦用稿紙。言不盡意，請止於此。

祝你旅居安適。

蟄存十一月十八日（二十一年）

（二）

望舒：

十一月十八日在松江寄上第一號信，先幾日在上海又曾寄出現代第二卷第一期及東方二本，均寄中國公使館轉交，未知已收到否？昨日收到你從吉布地寄來一信，內附照片一紙，如對故人，甚慰。

今天看了“Sous Les Toits de Paris”回來，寫信給你。我看見影戲裏有一個扒兒手，心中就感覺到一陣恐怖，我恐怕你一朝在巴黎遇到扒兒手，把你懷中的全財產都扒了去，那豈不糟糕！留心啊！

上海的文壇還是老樣子，並無多大變動。現在零碎告你一些：（1）「自由談」自本月一日起改由新近由法國回來的黎烈文主編，周瘦鵑則改編「本埠增刊」。（2）熊式一譯了一部蕭伯訥全集，一部巴蕾全集，賣給文化基金會，共得洋八千圓。此君以四千圓安家，以四千圓赴英求學。上星期曾來找我，我在松江未遇，日內當可晤見，我想請他做英國通訊。並當爲你介紹。（3）邵洵美叫葉秋原編一個「時代週報」，內容聽說有十六頁圖畫，十六頁文字，大概上自政論，下

至電影批評都有，明年一月一日創刊，我當寄你。(4)歐陽子倩已到馬賽，不知你知道否？我正在打聽他的行踪，爲你介紹。(5)我的第三小說集「梅雨之夕」已交新中國書局。

以上是所謂文壇消息，以下要說你的事了。你現在究竟是否先譯中華的書？倘若沒有決定，我想先編法國文學史也好。因爲目下的現代書局，祇要稿子全到，錢是不生問題的。現代轉瞬二卷完滿，第三卷的譯小說你似乎也應當動手了。我希望在動手編三卷一期時，已經有三卷二期的稿子在手頭，則較爲放心。你如果決定譯的，則收到此信後，請立刻先擬一個廣告來，說明此書內容，我當在二卷六期登出。

好，已寫到三紙了，帶住罷。下星期再告訴你我最近的一個計劃。本想附寄一賀年片，可是恐怕太重了。不寄也吧，恭賀新禧。

蝨存十二月三日(二十一年)

望舒：

你定居巴黎後寄來的信已收到了兩星期了。可是我因為想等你的第一批稿子寄到後，再寫信給你，那知竟左也不來，右也不來。沒法子祇得今日先復你了。我很爲你的經濟擔心事，而至今連第一批中華殘稿尙未到，甚可危也。現在我這裏大概每月上旬以內寄匯七百五十法郎，請你一回也每月寄出這數目的稿子，好像銀行往來那樣地結算。但是這裏萬萬不能攔二個月的錢，這就是說如果有二個月不收到你的文稿，則這裏的能力也就動搖了。紫戀想必已寄出，現在做些什麼？我看如不譯中華的書，則可以先弄法國文學史了。朝顏望即譯來，我替你開四元千字的稿費，但這是算賣稿了。我第二號信寄在李健吾先生的舊地址，你收到否？這裏告訴了你許多新聞，我希望你沒有不看牠。上星期寄出東方二冊現代

一冊，下星期擬寄現代二卷一二三期各五冊，請代分送。最要緊的是巴黎圖書館，聽說該館中有張若谷自己送去的他的著作，你看見過否？我的小說現有柏烈偉氏在給譯爲俄文。愛經鐵甲車均已出版，下星期寄你一本。賣奇書的書店去跑過否？能否快給我找一個目錄來？你的詩尤其應當隨時寄來。東方新年號中我有詩銘三章，茲特寄奉，先睹爲快！第三卷的現代擬增加字數爲十五萬，每頁文字加密，內容擬仿日本的新潮之類，多載於文藝有關的趣味文字，請你多作些訪問記，文藝雜談，或者我出些題目如「巴黎書畫蒐獵記」「巴黎圖書館之一日」「Grand Opera 之一夕」等等，有照片同時寄來，因擬多加插圖，畫四頁可望改爲影寫版，樂得神氣也。卽請

春安。

蟄存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一年）

望舒：接到你的信和 This Quarter, Transition, 以及畫報多份，均不誤。This Quarter 好極，倘若有錢多，還請代買。否則如能夠叫他們 COD，也不妨讓他們寄來。Transition 是季刊呢，還是什麼？好像是每年三本，對不對？英文本的大大主義宣言及超現實主義宣言如有，也請設法。你究竟腸病如何？我疑心你是借題發揮，大概你的腸病不會使用到七百五十法郎吧。但我要警告你，以後真病則打電報，否則不要說生病。嘖人一跳。電報也還是少打，太花錢了。我在十二月廿八日寄出的航空信何日收到？請即查復，讓我有個計算。我的作品下月寄你。現有一德國人譯一九三二年中國最好短篇集，已把我的一夜叉」入選了。你的詩集我在現代上登了一個消息，說你有新作未發表者十餘首編入，現在我想橫覽未印，可否請你眞的寄些未發表的新詩來，雖不必定要十餘首，但總至少要七八首爲佳。三張已滿，下星期再寫信吧。祝你安好！

塾存一月十五日（二十二年）

(五)

望舒：

你說你寫信的時候是很急的，所以只好寫電報式的信，但是你寫給絳年的信却如此之瑣碎，雖則是下情之所鍾，但我頗以為對於她大可不必如此小心意見，你應告訴她一點你在巴黎的活動狀況，把給她及我的信放在一起，就可以有時間多寫點別的可得讓我們知道的事情了。再你還要絳年來法，我勸你還不可存此想，因為無論如何，兩人的生活總比一人的費一些，而你一人的生活我也尚且為你擔心呢。況且她一來，你決不能多寫東西，這裏也是一個危機。

紫戀今日收到，明日歡迎Bernard Shaw，後日給你拿去。但你此稿來得太遲了，恐怕又要電匯錢了。我上次有信給你，希望你能多趕一點稿，讓錢可以不必再急電匯，匯費實在太大了。你總須給我以稿到後二星期的餘裕，沒有一家書店

能像商務中華之快也。

現代三卷一期起，想增加文學通訊。英國熊式，德國馮至，美國羅體嵐，日本谷非，蘇聯耿濟之，法國要你，請每二月寄一篇來，至少須有二頁，約二千二百字，此信收到後即寄一篇來，好排在三卷一期。波蘭擬請虞和瑞，請你打聽一下，并寫一信去，代我約他，亦每二月一篇。其他各國如有更好。

你須寫點文藝論文，我以為這是必要的，你可以達到徐志摩的地位，但你必須有詩的論文出來，我期待着。望舒草能否加一點未發表的新作品？請快寄幾首來。現代及東方均急要你的詩。

餘容下次再談，也許明天再寫一封平信給你。祝你

安好。

墊存二月十七日（二十二年）

（六）

望舒：

屢次想寫信，總好像有許多話，必須有極空閒的時間才寫得成，於是擱了好久。我先得向你抱歉。Chen 至今無出路，此書運命實在不佳，我明知你錢已不夠，但我這面實在不湊巧得很。直到四月廿三號錢歌川送來二百元，說是預支“Disciple”的稿費，我方才加上現代三卷一期稿費四十元，及我自己的六十元，電匯了一千五百法郎給你。想已妥收。此費是託中國銀行 Miss Dora Chen 出面匯的，因可以省些電報費，想你必莫明其妙，這 Miss Dora Chen 爲何人也。

你的文壇通訊很好，圖畫材料尤其得感謝你，究竟是老朋友辦的事有顏色。我想請你每二月給寫一篇，此信到後，乞再來一篇。虞和瑞不能做波蘭通訊，則你能否介紹幾個別地的通訊員呢？

你說的德國本，定價 18 Frs 的 Lady Chatterly's Lover 是英文呢？法文？如是英文，我要的，等你錢寬的時候給我買一本。Herbert Read, David Garnett,

Feliot, Kay Boyli 這些英文書都不必買，因我都在向丸善等處買了。Breton 的超現實主義宣言法文本我也買了。以後我祇要雜誌（英文的）及新派別法國作品之英譯本。

現代已由我與杜衡合編。生活書店將於七月一日出版文學月刊，即係文學研究會之刊物，編委七人，鄭，傅，徐，葉，胡，茅，郁。你可譯點文藝論文或作品給他們，詩他們不要，但現代却要你的新詩。有一個小刊物說你以現代為大本營，提倡象徵派，以至目下的新詩都是摹倣你的。我想你不該自棄，徐志摩而後，你是有希望成為中國大詩人的。

你身體好不好？我十分擔心，發熱形勢如何？乞示悉，不厭詳細，如身體不佳，則以回來為是。李健吾的太太將於暑中赴法，我已約她到滬時一晤，我將託她帶點午時茶給你，發熱時少吃金雞納，還是煮一塊午時茶，出一身汗為是，中國古法，我是相信的。巴黎多雨，午時茶尤其相宜也。

祝安！

【蟄存】

(七)

【望舒】：

十九號平信及稿，二十號航空信，同日收到。我曾於四月二十八日寄上一封信，想你也已可收到。你說到西班牙去，我以為不妥，祇要在下半年內有方法能使你在巴黎的學業有一個交代，我看還是仍在巴黎好。我告訴你一個故事：丁玲於本月十四日被捕，我們站在作家的立場上打了一個電報，我把你的名字也加入了。報紙登出後一日，秋原來，李青崖來，他們都面有喜色地來問是不是你已回國，我說並不回國。秋原就問你近來生活如何，李青崖問是否在巴大上課，我說是的，言下大有想不到你能維持到現在的樣子，當下我就說你的經濟是不生問題的，大約總須明年夏季才回來。因了這種情形，我覺得你還以堅守巴黎大學為

宜，我總在國內盡力爲你接濟，你不要因一時經濟脫空而悲觀。苦一點就苦一點，橫豎我們這些人是苦得來的。我想以你我及霞村三人名義編一個「現代之文藝與批評叢書」，編譯最新的文學作品及理論書，先擬出以下幾本：（1）紫戀（我想請你改一改書名）（2）可畏的孩子（3）鴉片（4）朝顏（5）下宿處（古久列短篇集）（6）超現實主義宣言（7）理智與浪漫主義（Gerbert Reud）（8）美人狐（9）英美意象詩抄……諸如此類的東西。惟現代書局方面祇能每本支一百元版稅耳。霞村近在漢口，不知作何生活，大約在政界中，我已去信邀他弄幾本書出來。你說你不能與×××他們沆瀣一氣，當然是的，我們萬不能不慎重個人的出處。譯西萬提斯書是佳事，希望你能實現。終年的信上多嘴，說了一句使你疑心的話，其實是沒有關係的。事實是當她寫那信時，正值我與現代書局發生問題之時，我好像會告訴你的。喂，望舒草快出版了，旅法以後的詩爲什麼不趕些來？有一個南京的刊物說你以現代爲大本營，提倡象徵派詩，現在所有的大雜誌，其

中的詩大都是你的徒黨，了不得呀！但你沒有新作寄來，則詩壇的首領該得讓我做了。我現在編一本季刊，定名「現代詩風」，內分詩論，詩話，詩，譯詩四項，大約九月中可出第一冊。你如高興，可請寄些小文章及譯詩論文來，不過沒有稿費，恐怕你也無暇寫耳。再我近日正在計劃一個日曜文庫，仿第一書房的 *Home Day Library* 形式及性質，每六十六開大小，穿線訂，約四萬至六萬字，第一本是穆時英的創作中篇，第二本是我譯的曼殊斐爾小品集，三本以下想弄一點有趣味的輕文學，我想請你做一本「巴黎點描」，以每篇一二千字的文字，描寫巴黎的文藝界，名勝，社會生活等等，此項作品可以每千字三元賣稿，但萬不得超過六萬字，你高興弄一本否？乞示悉。這封信太長了，擱筆於此，絳年一同致意。你母親今日來滬，明天我們可以看見她。

第塾存五月二十九日（二十二年）

望舒：

今天收到二十七號信，同時收到你父親的信，曉得你已不耐貧困急於回來，適巧商務印書館稿費送來，再加上你父親的三百元，大約在三日內總可匯上七百元之數，但同時我又打了一個電報請你對於回國事考慮一下。因為我想你這筆錢或許可以用三四個月，我勸你再耐一耐，試試看。王雲五已見到，他說他將直接覆你一信，不知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法國短篇集已講好九月份支一百元，十月支一百，十一月支一百六十元。九月份的錢我已劃還老劉，因為預備在年底再向他借，十月份及十一月份可匯你。此外我為你向良友接洽編一本法國大觀，文字及圖片，約文字八萬至十萬，稿費可有四五百元，我想這個東西一個月就可完成。如果你以此次所匯七百元及法國短篇集稿費作四個月的生活費，在此時期內寫論文，再分出四分之一的時間來編法國大觀，則此稿費就可作論文印刷費。如

是祇差回來的錢，我想在明年上春頭總有辦法的。爲了這樣的設想所以寫此一信，我以爲你看到此信，則你想必已打消了回國之意，否則你當然已經啓程回國了，這些都是廢話了。浦江清定於九月十二乘 *Conte Verde* 赴意大利，經巴黎到英國去，他定會來看你。匆奉即請
旅安。

【蟄存九月五日（二十二年）】

（九）

望舒：

你的信第二十八號已收到，我有許多話要說，而近日正在忙創作，故須遲一二日寫長信給你。現在寄上法文一篇 *Vaillant-Couturier* 來華時與現代交換的文章，他的一篇「告中國智識階級」已刊入現代四卷一期，現在我們這方面的文章，據他說他要等我們寄去作一次開會時的報告用的，故急於寄達，請你看，並

爲寫一封信說是由你轉達的，其實是我們不會寫這封信的緣故。我已脫離現代書局，另謀新局面，詳細的話等我下次的信。祝你好！

墊存十月十九日（二十二年）

（十）

望舒：

你給我的二十八號二十九號兩信均已先後收到。我該先祝賀你，我想無論如何你還是幸運的，我愈想愈奇怪，你這人大約運氣是好的，常常有許多到了絕路上又逢生路的事情碰到，可不是？

我應得告訴你，我匯出錢後，擬了一個電報稿，文曰：款已寄，歸事三思之。到電報局裏去一問，連地址共須十四字，電費每字三佛郎四十生丁，我就付了十塊錢一張鈔票，那知他說是金法郎，共合四十餘元，我舌頭一拖，袋中無

錢，祇好回家。但心想恐怕你性急，一收到錢立刻打道回國，沒有等我的第十號信收到，不免要你後悔，故不得已，忽忽的打了兩個字「弗歸」，意思是想緩你一下，等收到我的信之後再說的。現在你可明白了？

春霆未有復信來，故你的東西如何送至法國尙未定。稿紙本已早寄，因聽說此係屬於商品類，要抽稅，五百張稿紙寄費倒要五元，實在沒有辦法。如羅大剛來，當託其帶一些。一面我祇好一百一寄，捲緊了冒充印刷品，倘有罰款等情之郵件，必爲稿紙，可以拒絕不去取也。

聽說你有許多書運來，甚想早日看見，Funny Bill 尤其雀躍。我只恨無錢，不然當寄你三四百元給買大批新書來看看也。珍秘書之嗜好至今未除，希望繼續物色，雖無書寄來，目錄也好。如有此方面的雜誌亦希寄一個樣子來看看。

祝好！

墊存十月二十九日（二十二年）

望舒：

我們會以萬分的焦急等候你的第三十號來信，可是當收到了以後，我却一直到今天才寫覆信，十分抱歉，因為怕你也在那邊等得很心焦了。我因爲一心想寫長信，於是花費了許多可以寫五六封短信的機會，結果今日的信也未必能寫得多長也。

現代雜誌已經壞到沒得救治了，這裏種種變幻實在非此紙所能詳，祇得等你回來再告訴你。總之現在是內憂外患交侵時代，我們已完全退出，現代雜誌社已宣告獨立，在此形勢之下，那裏還有整頓的希望。至於我個人經濟，祇剩了現代每期編輯費五十元，其餘收入毫無，實在是窘不可言了。上海這個地方，在現在及將來，都不易存身，你在法務必連絡一些北平來的人物，我希望你將來到北平去教書。李健吾回來之後，大做 Flaubert 的種種研究文章，已成中國的 Flaubert

專家，口碑甚好，足下勉乎哉！

我的小說，我以為你可以譯「夜叉」，「梅雨之夕」，「殘秋的下弦月」，「石秀」，「魔道」，「妻之生辰」，「獅子座流星」，「霧」，「港內小景」這幾篇，其餘你所選的如「旅舍」等均不必譯，太幼稚了。評傳不必寫，我想你譯好之後找一個法國人做一篇序也好。你的詩集譯好了沒有？James 序做了沒有？如做了，乞譯好寄來發表在「文學感覺」月刊中。

「文學感覺」是現在我想自己辦的雜誌，像日本的 *Serpent* 一樣的篇幅，大約五月一號出第一期，我希望你在收到此信後寄一點東西來，最好是三四千字的「滯法文藝印象」這些題目之下的漫談。第一期中我已把「衣櫥裏的炮彈」編用了。

附奉比國藏書票研究會廣告一紙，不知尚存在否，乞為去信一問近狀。希望他們能寄點印刷物來，我頗有興趣於此，靈鳳亦然。

我們要搬家了，以後你的信可寄現代雜誌社，書則索性寄到松江，我仍每星期回松江！

祝好。

蟄存三月十六日（二十三年）

（十二）

望舒：

收到你的每一封信，并電報，并革命期的俄國詩人，但我除了爲你而寢不安枕以外實在沒有別的辦法，那裏來的錢呢！現在一切的書局都不收單行本，連預支百元的創作集也沒有出路，這是如何不景氣的一個出版界啊！我固然希望你能玩一次西班牙，但萬一太窮到沒法，總以回來爲是，好在你現在回來並不倒霉，我早已說你現在要回國了。這半年來風波太大，我有點維持不下去了，這個文壇上，我們不知還有多少年可以立得住也。餘後白。

墊存七月二日（二十三年）

（十三）

望舒：

七月二十日所發信已收到，你的電報飛機信都不能幫助我的無路可走，你叫我從何處去籌錢呢？我上次信中不是告訴了你嗎？我現在天天躲在家裏，上月會回松江去住了二十天，靠慧華的金手鐲維持了一個月生活，你總能諒解我的窘了。

現在我已在設法，在下月五號以內匯你五百元，我想此款夠你旅行西班牙了。俟比國短篇集稿費取得後，再作歸國之計。但你必須詳細告訴我，西班牙何日去，住幾時，是否仍須回里昂方得歸國。

祝好。

墊存八月十八日（二十三年）

(十四)

望舒：

九月廿六日由中法工商銀行電匯二千法郎想已收到。

今日寄上「譯文」一本及金寶塔等三篇，小傳前已寄上一批，餘如艾蕪等人已函茅盾先生去找來，約一星期後當與序文同時寄出。但如你整理後發覺有未有小傳者，則必然是無法找到，祇好闕如。中國作家不比外國作家，不大有人詳知生平也。

你回國時，乞爲我買下列數書：(1)買一本彩色版的Laurencin畫集，買一本彩色版的Picasso或Matisse畫集，(2)買一本法文本的Jean Cocteau的Oprlée，有佳本則買佳本。

絳年仍是老樣子，並無何等惱怒，不過其懶不可救而已。

現代六卷六期爲法國文學專號，請依照美國專號的大綱，籌備一些材料，我想此期請你和霞村等人爲 *Guest editor*，我與杜衡祇管事務上的事情。

我想到北平去一行，約六星期可回。祝

安好。

蠶存十月二十五日（二十三年）

胡秋原

墊存杜衡二兄：

杜衡兄除夕手示收到。

弟本擬於下月動身，現在寫幾篇短文，爲現代寫之文亦在內。不料日前又發生一意外之事，被此地政府捉將官裏去，殘剩書籍亦搬去一空，下獄一日。幸有人援助，驅逐出境了事。於是弟乃不得不提前走矣。現在已借得旅費，定於本月十六日乘意輪赴×，再設法轉××。前爲現代寫之二文（紀德精神之發展及另一篇）均快成功，但被洋人弄得稀亂，而弟方寸亦不寧，只好到舟中再寫。現僅寄上獨白一篇，不知可用否？論紀德一文弟寫時有幾分高興，因雖然骨子裏帶點

唯物史觀，但文字尙不甚拙劣，并擬將現代各作家照樣陸續各寫一篇，就正兄等，不幸有此意外之變，原稿因在桌上，已只剩得幾張矣。

去年弟離滬時曾數與杜衡兄談及弗里采書事，並承杜衡兄云該叢書計劃決不變更，并允先支點稿費，當時弟尙不甚恐慌，且素來爲文自己表現之欲望還超過領稿費之欲望，所以沒有要。稿因未看一次，故始終未交。數月來奔走，有一篇已經失去了，現在統統補起來，並詳細看了一次。茲將全稿託友人胡雪兄交兄等。幸能如成約，將版稅預支給弟；蓋弟到×後，亦自不知何以爲計也。字數共約十二萬弱。能支二百元便佳。自然，現在海上情勢已異於往昔，此稿未必能印；但是不知改了名字（如改卽望改胡冬野）可以印否？如萬一不行，卽請杜衡兄將拙稿保存於家中，亦不必寄弟，俟弟回時再取。不過弟此時之景况，係空前之壞，總望兩兄能在書店老闆前玉成之，說是約定之稿。如果可能，卽此稿不用，也望能預支一點，聽書店指定用他稿償還。總而言之，望兄等能爲弟想一點辦

法，不勝企盼之至！

關於目下文壇情形，弟在此如處荒島，手頭無書，故很難做。前些時纔看見一本舊文學，上有罵現代版年鑑的文章，近來才知道「批評」的問題很熱鬧。文學的架子誠然很大，現在又開了支店——季刊；弟粗看一過，覺得這文壇實在有些莫名其妙，有不知從何說起之感。

久處此惡俗之地，誠令人魂繞海上風流，然北望申江，悵悵而已。

因辦護照，剩下幾張相片，送一張與杜衡兄，以為紀念。

弟當過法，或可一晤望舒兄。匆匆不盡，即問

著安。

弟秋原三月六日（二十三年）

胡愈之

(一)

馥泉兄：

接到你從香港發的信，教我寫些東西，因為限日未到，所以攔下，後來竟忘了。前幾天整理舊信，找到了那原信，纔記起了那一回的事。但此刻拉別人做稿子，已萬趕不及，自己却只好做一點來獻醜，不然，是太對你不起了，現在附上的一篇，是兩個晚上趕成的，內容當然不行，希痛加斧削。你教我八月十五前後寄上，現在已延遲了半個多月，不知尙趕得及付印否？如趕不及印，乞將稿退還，以便再送別處去搪塞一下。

在南洋可好？蜜斯汪也好嗎？我們在上海照舊是無聊，沒有什麼話值得和你說啊！過幾天再寫長信給你罷！問好！

愈之九月七日（十六年）

（三）

覆泉兄：

一星期前郵奉拙稿，想可收到。多日未接手示，想兄和汪女士都好。

現在有一事奉詢，盼兄即日示覆。有一女子，係景賢高中學生，國文頗佳，英算亦略有程度，做小學教師或報館助理編輯，定能勝任愉快。現因在國內無事可做，想來南洋，不知兄能否代為介紹位置。她極願擔任報界職務，薪水多少，在所不計，南洋日報倘能安插，俾與兄共事，尤為妥善。如報界無可設法，則任學校教師，亦可勉強擔任。但不知南洋情形究竟如何？入境有無困難？生活情形

怎樣？從上海到南洋，乘何船爲便，川資大約要多少？因她急於來南洋，懇請吾兄早日函示，以便決定行止。倘蒙鼎力設法，使成事實，感同身受。

國內近情，殊可悲觀。寧漢妥洽，倡導已久，但近來難成事實，黨內意見不能調和，總無辦法。弟仍照常依文字生活，不作妄想。但住滬太久，亦殊覺沉悶也。匆上，諸侯續詳，順頌

著安！

愈之上九月十四夜（十六年）

郁 達 夫

(一)

靈鳳先生：

接滬寓轉來一函，拜悉一切。稱君爲小子，畏後生也，並無惡意。近來體弱不全，經濟上窮迫之至，有什麼真的發怒假的發怒之足言。負荆請罪云云，更可不必要，我對於你的「一時大膽戲言」（來函所云）決不感有什麼怨恨。此非「前輩」（亦來函中語）之寬宏大量，乃氣血衰敗，年老之徵也。有稿當然將賣給現代，雪帆老闆，和我交往多年，而我也已途窮日暮，豈肯因你一言，而作小孩子般的賭氣之事。餘不盡言，雪帆老闆靜廬墊存各位乞代候。

達夫敬上十一月五日(二十二年)

(二)

家璧兄：

Masereel 的畫集 *Mein Stundenbuch* 中所刻者，係他的自傳，譯作『我的懺悔』或比較適當。原書是有計時、歷程的意思的。*Mein* 係 *My*，*Stunden* 係 *hours*，*buch* 即 *Book* 也。法文的成語 *Livre d'Heures*，亦是 *Book of the hours* 之意，此外有更適當的譯法與否，我不知道，總之此書是他的自傳及經歷，實無前後連貫的故事的。

餘事面談，序文這幾日內寫好，大約有二千多字，三千字不足。

郁達夫上八月廿四日(二十二年)

家璧兄：

來函拜讀，雪勒全集我已有，可以不要了。若見有海涅全集的德文增充本，倒很想買一部，因我所有者，祇四本一部之選集也。Willa Cather的其餘四本，除 The Song of the Lark 與 Obscure de linies 外，兩本我曾讀過，也許有的，不知爲何人借去，書庫中却不在。 Opvinearsi 係前八九年讀過，不甚佳。 Shadows on the Rock 去年纔讀，乃一九三二年所出的書，也不能算作傑品。我大約一禮拜後去滬，當來看你。馬君去黃山未回，大約或能同時去上海。W. C. 詩集，尚有 April twillights 四月黃昏 一冊，我沒有。

達夫上六月十二日（二十三年）

家璧兄：

來函都接讀，因傷風病了半月，故未覆。從文亦有信來，謂總集稿已在收集，並問我的印得如何了，我無以答，只說亦在收集改編中。大約此稿又須緩期，要等十月，纔能交出矣。乞諒之。

志摩生前，和我通的信札不少，但因在上海受了好幾次驚，親友信稿，全部燒了，所以現在找了數天，終找不着一封。適之此番南來，我無機會見面。大約志摩的信，以給適之、陳通伯、凌叔華、冰心、林徽音等的爲多，小曼更可以不必說，男朋友間，或者周作人先生還藏有幾封耳。（當然洵美處也有不少）我之所見如此，聊供這點意見，以備採擇。（他給梁任公的信，思成或有得保存，亦可以寫信去問問。）我月底邊去上海，當來拜訪。匆復，順頌

秋綏。

達夫上九月十六日（二十四年）

(五)

杜衡兄：

快函讀悉。我實在是沒有辦法，做不出東西來了，下一期恐怕繳白卷，但新年號上，總爲你們寫一點。聽說墊存已經脫離了現代，是真的麼？洪老闖回滬了沒有？

弱女子改題了，想已無問題，印出來後，乞賜一冊。

自到杭州之後，習於疏懶，什麼都寫不出來，不知是否因爲少了激刺。但十二月以前，我總想寫一二篇，不問是那一類東西，總可以有一篇給現代。兩三日將去杭江路旅行，預定兩星期後回來。在杭住一禮拜，十一月底當去上海，到上海後定來看你和墊存。

豐之餘和墊存的這一次筆戰，真是意外的唇舌，大約也是 Journalism 上的一

種作用，否則自由談將不能每日熱鬧矣。勿此敬覆，並頌

日祉。

弟郁達夫上十一月六日（二十二年）

（六）

聖陶兄：

二十日信拜悉。杭州印象記，當於節後寫成奉上，大約可有二三千字。此次去青島，及回來，都因事匆匆過上海而未停留，故許多朋友，無緣拜謁。中秋過後，或將再來上海，和諸君一晤，或一醉也。東華處久已斷稿，并且音訊不通，茅盾魯老等，已三月未見面。一住杭州，就成了鄉下人，孤陋寡聞矣，一笑。匆覆，順頌

著祺。

達夫上九月廿一日（二十三年）

柳亞子

(一)

冰瑩：

你一月五日夜間十二點半的信，我昨天晚上收到了。現在來寫回信給你。

你這篇「菩提珠讀後感」，好極了。不過對於無垢，不太恭維了嗎？她是並沒有寫小說的經驗的。並且她自己很以為這兩篇是散文而並不是小說呢！

從前無忌來信，也說菩提珠是散文集而不是小說集。並且，他還批評無垢只能寫散文而不能寫小說。冰瑩！我是一個十足的外行，究竟散文和小說是怎樣地分家的？菩提珠究竟是散文集還是小說集？老婆婆和墓中人是散文還是小說？

請你詳細地告訴我一下吧！

在人間的幸福和愁兩篇裏，怕你有點誤會。你以為韻妹是無非的妹妹，或者就是無垢吧，對不對？其實不是的。這韻妹是你們湖南人譚故主席的女兒呢！她和無非是聖瑪利亞的同學，她們感情很好，而她又比無非小，所以稱她做韻妹了。這一點，你是應該更正的。

現在把原稿奉上，你繼續寫下去吧！寫好了能不能在小說月報上發表呢？

再會！

亞子一九三二，一，七。

(二)

冰瑩：

五月一日夜來信收到。你為什麼又要叫我「長者」？我是很願意做一個小孩子呢！

你父親送我的詩看到了，很慚愧的，請你替我謝謝他！你要我和他通信，我現在還寫不起來，我簡直有點怕寫文言文呢！

講起我的舊文學和舊詩，我覺得可笑得很。你父親說我「用典用得非常聰明」，又說什麼「讀破綫裝書萬卷」，那倒也許是對的。我不曉得自己怎樣學會舊詩，更絕對的不會教人家做舊詩。在十六歲以前，我沒有旁的事做，專喜把綫裝書亂翻，但翻得沒有統系；所以旁的學問沒有弄好，但古典却給我記到了不少。我的舊詩，差不多就是擅長用古典吧！此外，也可以講我還有一點詩的天才，所以謔起來很像樣。倘然要講詩的源流或是如何才能夠把舊詩做好的話，我就敬謝不敏了。歸根結蒂，還是讀書讀得太沒有統系的緣故吧！十六歲以後，講起了革命，便不能再安心去翻綫裝書。經過了五四運動，我簡直更看不起舊文學，弄到荒蕪殆盡了。

你歡喜舊詩而又最愛做它，我倒不知道，你幾時寫幾首給我看看吧！不過要

我教人家做詩，那是絕對不會的；我看你還是去請教子青，倒是很合宜的呀！

今天五月十一日，是陰曆的四月初六了。你說初四五從家裏動身來上海，現在想來已經在路上吧？這封信寫好後不預備寄，等你到上海後自己來拿就是了。再會！

亞子一九三二，五，一一。

(三)

冰瑩：

六月十六日來信收到。

你怎樣會摔了一大交呢？真是小孩子，連路都走不來。現在已經好了嗎？很掛念！

送無垢的三張照給她了，她說謝謝你！你爲什麼要想到「死」呢？

讀書月刊三卷第三期請交來人帶下一本，好嗎？

我朋友的文章，能不能在第四期上發表呢？請你告訴我！

光華出版的「路」和「記胡也頻」，都請給我一本。你身邊如有，就交來人帶下吧！

送上無垢給你的照片一張。

再會！

亞子一九三二，六，一七。

(四)

冰瑩：

回信收到。小別一星期，居然有點難過，我們真是情感太重了。

在西湖如有時間，一定給你寫信！

再會吧！

亞子一九三二，一〇，二三夜。

(五)

冰瑩：

你不是要我帶些西湖消息給你嗎？現在是十四日下午四時了，我還在上海呢！所謂上海，是黃浦灘十六舖的新寧紹船上，聽說要五點鐘才開船哩！

船上的人，是我和佩宜、少屏、蔚南、還有同去的經子淵先生父女們，很熱鬧呢！

現在就來寫信，想帶到寧波付郵，不知你幾時會收到？

密司譚有消息嗎？我很掛念她呢！

再會！

亞子一〇，一四。

(六)

冰瑩：

方才寫好一封信，本來預備明天到寧波才付郵的；誰知茶房老爺要好，把它在上海就寄掉了。佩宜說我滑稽；徐蔚南先生說，再寫一封，到寧波寄好了。於是我就再來寫信。

……寫不出什麼，明天到寧波再講吧！

×

×

×

×

×

現在是五點五十分，船早開了，有點震動，我不高興多寫。把無垢，無非，無忌三位先生的信都寫好後，再來寫幾句給你，不會多的呢！

真不巧，茶房老爺來報告，要吃飯了，只好不寫吧！

再會！

亞子一〇，一四，第二信。

現在我們已在寧波東亞旅社了。預備玩一天，明天去白馬湖。十五日早上七時三刻寫。

(七)

冰瑩：

上海發兩信，寧波發一信，都收到了嗎？

我們昨天遊天童寺，在那兒過夜。今天上午遊育王寺，午前還到東亞。現在，要去白馬湖了。預備住兩夜；十八赴紹興，二十赴杭州，廿一還上海。

再會！

亞子一〇，一六年。

(八)

冰瑩：

上海給你兩信，寧波給你兩信，都收到嗎？

我們昨天下午五時抵白馬湖，住在經子淵先生家中，已看見了廖夫人。白馬湖真好，有山有水，不愧是一個世外桃源。可是……

我們明天去紹興，廿一日一定還到上海來了。

再會！

亞子一〇，一七。

(九)

冰瑩：

寄上各信，都收到了沒有？

今天冒雨來紹興，遊了鑑湖快關。明天赴杭州，大概過兩夜。大後天特快通車一定還上海了。

再會！

亞子一〇，一八夜。

(十)

冰瑩：

給你的信，都收到了嗎？

我們今天到杭州，明天遊玩一天，後天廿一日決定還上海了。趁上午九時四十五分特快通車，下午二時抵北站，我們又可相見了。一週間的小別，總算告一個段落吧！

再會！

亞子一〇，一九四〇。

孫大雨

霞村：

老毛說你早就走了，那知你纔到。那邊教書還順手否？念念。你走了，太太又遠在西城，我們如今少一處走走，覺得很悶。我把“King Lear”大體上可說已經譯完，現在再化上幾個禮拜的功夫，就能交去付印。前些日子曾跟宗岱沉櫻去門頭溝檀拓寺遊了四天；爬山，騎驢，吃齋，品竹，聽松，眺遠，大大清一下年餘來的積悶，倒還不壞。我們又遊了戒壇寺，求了幾次籤。之琳常見否？請代候。

大雨祝好十七日（二十四年）

徐霞村

(一)

望舒：

據我的經驗，上海好像不是一個使人寫信的地方。然而現在却接到你這麼長的一封信，這真是奇蹟了。

在無聊的時候，我常打算在心裏描畫出你們在那邊的情形。——老劉在說話的時候仍舊常說他的「Frotique」嗎？老施還是整天跑他的松江嗎？在水法書店的樓上，老戴還是唱着「My Blue Heaven」，跳着他的Blues嗎？……老實說，我也非常想念你，因為只有和你在一塊，我才能作我的白晝之夢，我才能一海關天

空」地談話。我常希望你到北平來教書，我們共同租一所房子，佈置一間精緻的客室和一間非常完美的書室，過兩天舒鬆的日子。但是以目前的情形看來，你已經兒女情長，英雄氣短；這個夢想恐怕一時不容易實現吧。

我現在已經搬到歐美同學會來住，此地離京華公寓不遠，有一座西式的客室和一座備有西菜的飯廳，可以招待朋友。至於每日的生活，却沒有什麼可述。每天大概八九點鐘起來，看看報，編編講義。午飯後，到各處上課。上完課，就找一兩個朋友談談，吃晚飯。晚上的時間多半是消磨在電影院，戲院，和胡同裏面。假如是星期，便到北海去划船，或到東長安街去打 Woo Golf。舞場已經很久不去了，因為身體不好。寒假前後，差不多每星期要到天津去一次，但現在也疲倦了。到天津的時候，常常見到若君。春假的時候，他也曾到北平來玩了幾天，看了一次荀慧生。最近我到天津去買東西，他請我看了一次電影，吃了一頓飯。他對我罵你不給他寫信。我最怕和孔夫子一塊吃飯，因為他對於四條腿的東

西一概敬而遠之，而我呢，除了桌子板凳之外，一切四條腿的東西皆在歡迎之列。……話又扯遠了。總之，我現在的生活是單調而安靜，這也可以說是好處，也可以說是壞處。不過經費常要扯欠，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出季刊，我贊成。我希望這次不要再是空的計劃。至於稿子，我預備暑假中選一篇散文和一首詩給你們，因為我的小說實在不合「美文」體裁。

杜衡那小子我去年一共給他寫了兩次信，一次是問候，一次是關於你的行蹤的事，但他却連個屁都不放一個，我想大概是因為有了錢，怕我們借吧。因此我今年特別寫了一封短簡去罵他，文曰：「杜衡教授老爺：連奉二札，迄未見覆，想是近來得意之至吧？窮小子徐霞村叩頭。」特聞。

霞村 六月三日（十九年）

望舒兄：

接到你的信，真像中了航空獎券那樣驚喜。屈指算來，我們差不多有三年沒通信了。你沒給我寫信，也許是因爲行踪不定，沒有心情，但我又爲什麼呢？我也說不出。勉強地找個理由，只能說因爲人太懶，話太多，路太遠，與其言不盡意，反不如不寫。

三年以來。你的老朋友的生活實在過得沒有出息。單簡地報告給你聽吧：結婚（這是你已經知道的），生了兒子，調武漢去做了半年的小官，又調回北平。死了兒子，又生了女兒，現在在一家報館裏有一點事情，整天遊手好閑，和病魔交戰。知識上呢，法文經了「名師」指導，有了一點進步；西班牙文則依然故我，讀起書來有如猜謎語。所以比起你來，一切都實在慚愧。

假如你在上海下半年沒有固定的職業，仍是賣文爲生，則我勸你最好到北平來，到我家來住。在這裏，只要我不失業，你的房飯是不成問題的，不過一切享

受那清苦一點而已。即使你要編刊物，在北平也沒有什麼不方便。上海有許多刊物，如「世界文學」，「文學季刊」，牠們的編者都在北平。

在你所編的兩個刊物中，對於「現代詩風」，我是愛莫能助，因為我創作既不會，譯詩譯出來又不像話，恐怕要塌你的臺。至於「域外文學」，我自然義不容辭，不過我近來很少買書，都是借來看，還要請你點戲並供給材料才好。

說起刊物來，我要向你發一點小牢騷了。我去年爲了使我所編的副刊熱鬧一點起見，曾向施杜二翁寫信，求他們給我寫點稿子。其實我自己知道刊物小，稿費少，並不敢希望他們常川寄稿，不過求他們開恩一次，下不爲例而已。誰知道他們二位口頭上雖然答應，稿子卻沒有影子。起初我寫信去催，他們還有回信來敷衍，後來，索興連信都不回了，反不如周豈明，每月至少給我三四篇稿子。你想，所謂老朋友者，行爲都如此，豈不叫人灰心？我希望你不要學他們的官僚氣，無論新譯舊作，長短片斷，早點給我寄點來，以光篇幅，如何？

阿索林的校樣和紀念冊都收到了，謝謝！三年前，這篇譯文寄到小說月報時，你曾在的一封信裏指出我幾個顯然的錯誤，現在那封信已經找不着了，假如你還記得，就請你趕快告訴我，以便改正一下。

祝好。

霞村六月三日（廿四年）

（三）

望舒兄：

上星期寄上歪詩一首，不知收到沒有？昨天到西山小息，無聊之中，又調了兩首，特寄上，請斧正。假如我的詩能因老兄的潤飾而有資格見人，我就算實現了一樁抱憾終身的大野心。千萬請不要客氣，無法救藥的詩就不要勉強登出。日前寄的那首如合用，亦請改用「保爾」署名。

我對你的望舒草，已經盼了好久了，希望你無論如何買一本簽好了名寄下。

霞村七月二十日（廿四年）

張 天 翼

靈鳳先生：

手示敬悉。蜜蜂七册亦收到。此書的裝釘封面及校對大概是你出力最多吧，千謝萬謝。

王先生要的書奉寄，請查收。此外還想支六册蜜蜂，交蟄存一册，另五册，讓正午書局轉華愷先生來取。（如能有人送去，當然更「那個」。）

京滬相距這麼近，幹麼這多年不回一趟？以前知你和蟄存要來，我還想由我盡一盡地主之誼的，現在却非由你來盡「天主之誼」不可哩。到底來不來？

弟天翼六月六日（二十二年）

陳子展

覆泉先生：

我還是在長沙野火成災的那一年看見先生的，以後就不聞到先生的消息了。倘若趙省長不會倦勤，什麼革命軍不到湖南，中等學校不停辦，這時候我當然還是在長沙泥飯喫，恐怕不見得會到上海來，住在南國藝術學院，而聽到你在南洋的消息。呵！想到這個，要算這是什麼革命給予我最大的恩惠了。鼎洛兄想到南洋來，偶然有機會我也可以來的時候，我所要求的條件恰如他的一樣，不過我只能教點國文，教點湖南腔的國語，或是做個中文報的編輯。先生！我便在此地等候你從海國寄來的消息罷。敬問

著安。

弟陳子展四月廿八日（十四年）

好笑，我們那年同在第一師範教書，彼此不過點頭而已。

又及

陳望道

(一)

馥泉兄：

去年六七月間，我因籌備出洋，曾經到過杭州，想請善意相待的朋友幫點路費。而一面包好了一間書舖的勞作，連西裝也做好了幾套，終於被復旦大學的學生、教員、及前主任，哭哭啼啼拉住我，做甚麼中國文學科的主任，現在只好當作一個機械在這裏無聊賴地發我象徵的抑鬱，那裏是教書！外國就只讓吳一人獨自去了。我們本想到德國，因為經費，又改日本。現在吳在日本習西畫，已半年多了。伊很用功，文亦甚進，將來定能為貴誌努力。

我到杭州時，大同（可惜他已在病中因驚嚇而死了）曾告訴我，你說的到上海去找我。我於是纔知你已去南洋。幾次想到你，但終於不知你的住址。復旦那條新聞，是不得我的同意的偽造，他們無非借我名以便宜立案，我當時很不愉快。但不料因此竟使你在千里外知道我的行踪，也可算是意外的逆結果了。

我的能力有限，你也知道，幫忙是沒有不盡力的。現在國內已有小書店潮，像北新、開明、創造、亞東、泰東、光華不計，新開者亦有春野、新月、現代等幾家。總要有一人像章錫琛樣當作一件生意幹，纔能有出色。不知你意以爲何如？稿子倒不必愁沒有，我想。雖然我的是因太忙，連修辭學尙未完稿。大白的，我已面商了，當無不可以的。

雜誌恐怕是月刊或半月刊好。週刊太費事。照現在的潮流，即是月刊，亦不必即要登長文。如日本的文藝春秋，雖是月刊，便差不多是沒有一篇長文的，但銷數幾爲全國冠。我想，不妨那樣幹，而且你亦似乎更長於那樣的文字。

書店名字，我無定見。叫賣文社亦好，甚質直有味，但在此用「紅光」二字亦被開除的時代，或因日本人曾經有社會者用此二字而疑及它，在中國是很可能的。倒是不能不顧慮的一件雖小而大的事。

現在中國是在動，是在進向大時代去。我的不想說話只想做事久了的心，現在似乎也常想寫一點。但是寫甚麼好呢？南洋無聊，上海亦是如此的。我覺得無邊的煩苦，包圍了我。我要慟哭死者，憑弔生人！願千千萬萬的生命，不要這樣拋了就算了。

願你和自新姊均好！

望道一月三十一日（十七年）

（二）

馥泉兄：

前信計已達覽。那時我於書店毫無把握，故於你的提議，只能說到那樣程度的贊助。或者竟有打退堂鼓的分子參雜在內，很對你不起。

現在朋友中頗有人知道你給我的這一信，他們頗有人勸我努力幹一幹。如果我肯幹時，有拚股的必要時他們有人願意拚。雜誌方面，我也已略和幾個做文譯文——如新出著名作家茅盾，及傅東華等——商量，大抵可以集合十個人來作基本人，連你和我算在內。只要你回來，諸事便可進行。

書店工作傾向，也已計及。我想最好範圍略寬，為科學、思想、文藝的傳播機關。

你的意見如何？何日歸來？甚為繫念。回信仍以復旦轉為便。因為我也許要搬家。即祝

你們好！

陳望道 三月四日（十七年）

(三)

馥泉兄：

連接三函，敬悉一切。我總是忙，急急於應付目前的雜務，不能即覆；此函因需辯解，又得告訴你我的住址，預備你回來時可以早一刻見面，却不能不覆了。

我先將地址告訴你和自新先生，我現寓……離內山書店不及百步，由寶樂安路進來即是。

再談書店，新近開的又近十家，如金屋、陽春、曉山、人間、愛的、真美、善、嚶嚶、愛文、南華等。我以為我們要在這小書店如毛的當中，有點特色，本錢似應大一點。不知你贊成不贊成別人湊點股。如果贊成，我們可以一萬元開門。股本只要你贊成，這邊就可以進行招。因你託我做事的風聲露了出去，頗有以前在中學時代就迷信我的舊同學，幾次來問我，到底負責幹否，如果幹只要你

贊成，他亦頗願附股。那人自中學畢業後，卽爲商，但與我的思想似還能相通，雖然我們不見已有十年了，這次他陪兒子來考大學，纔得相見。又傅東華亦說擬付數百元的股。

我說亂拉人的話，因你不曾告訴我拉某人而我從人處却聞得你拉他了。我深恐我不知而你已拉者尙甚多。如此則我自己卽使無問題，我所邀約者或亦不願結集，我在這邊鼓吹成的一點空氣也許卽要幻滅了。我所以覺得可危，並非我要排斥人，實因國內學者文人新分化甚烈，交戰亦雜。你如在國內，我信你是十分留心的，現在國外，或者不免有隔膜的地方。所以對於人的一層，最好你回來我們共商最妥。不過附股的話，想請你先行回覆。

雜誌，我們也想等你回來之後再進行。因這種事似乎不需多少籌備工夫，而且也得要你來做中心纔有勇氣。編輯既係廣告性質，似乎由社出名最好。形式排法，到時我當悉心計劃。

總之，你回來纔有頭緒！

店名覺得大江亦不好，最好另外想一個。以現在環境而論，你那名亦不能動人心神，亦得再想。我如想得好名，當再函商。

望道六月二日（十七年）

（四）

馥泉兄：

來函讀悉。

我的意見最主要的有二：

（1）資本最好能籌足一萬元再開辦。以小資本試辦，在出資者自較穩當，但好書即不易得。因好書多不肯冒險也。前有馮君附股之議，我似認為附股較好，亦以吾兄只有五千元之故。此層甚重要，請兄詳思。

(2)辦雜誌起初必須貼錢，慢慢使牠自立，書店并可揩油登廣告。現今各雜誌都出稿費，多者且在五元以上。就是創造社，現在也不能無費取得文稿，故亦皇皇登着招稿廣告了。開明的一般，起初只以一百元包給立達學會，就只學會有稿。現因幹不下，亦已登有招稿廣告了。

我的計劃書舖，有一大方針：即經濟條件與人同等，而以我們質上量上的努力競勝它。

我以為，反此原則，一定是要失敗的。以一萬辦，即以資本博人信任；以錢換稿費，更明顯是上述原則的應用，不必說的了。此層如何，亦請詳思。

其餘我都無什麼重要的意見，約說起來(1)雜誌我贊成你去辦，要否雇人可由你全權決定；(2)亦不妨取點薪水；(3)書店名我們當面再談，但必取舊式似可不必，舊式的通行券，不過一年定須作廢的了。年來我於政治經濟頗極注意研究，你可以信我的話的。

我總是很忙，筆談不能詳。卽請

你和自新姊二位均甚安好。

學道 八月四日（十七年）

（五）

予同，徑三，士仁，守實諸先生：

回到上海，幾乎窒塞死了；久不問候，當蒙原諒。弟近鑒於復古氣味極重，如不努力，連以前我們曾經拚命爭得的一點白話，也將不保。已約了十幾人，作比白話稍進一步的文學運動。曾經會過一次，舉了一人做宣言，宣言昨日已經做好交去，現在印刷，大約今晚可以分發各發起人，等星期二大家通過，卽當寄呈請教。此次運動，無一左翼在內，想不致引起糾紛。倘蒙各位同意，務乞遙爲聲援，敬當爲無數青年百拜以謝。若更奮發，一同列名，尤爲歡喜。此次聚仁頗努

力，誓爲雜文作防禦戰，子同守實二史家應爲特筆。連帶提起：申報讀書指導部想擴充，要請史學專門指導委員，（弟已允爲文學部委員）要我荐人，我已荐子老守老，倘有專函奉求，敬希勿卻。諸位近狀，無限懸念。卽祝

健康！

曉風六月十日（二十二年）

（六）

文祺先生：

來信收到了。頑迷者流，任意毀人，萬分可惡。承囑略張公道，本極應當如約。唯弟近遭大故，——子亡母病——心亂如麻，已有兩星期不能再作成段的文墨，卽不得不編的講義，也已有一星期不發了。批評之事，只有敬請先生與陳女士兩位原諒，恕我另請同社力子先生發表一點。弟之婚姻思想，大略已見前次病中所寫的一篇文章之中，（應東方雜誌特約而作，見紀念號）先生倘要我把我的

思想公告浙人，在這我無心做文時，就請將那文介紹給浙人一讀罷。神州晦冥，愛道久已不爲俗人所知；略有一二傑出之士，知道「夫婦」不是「人倫之始」，唯「愛」乃真是「人倫之始」，往往反被俗人誣譏。先生不幸，竟亦做了此中的一人了。我若不是悼子念母之情，使我無心執筆，豈敢不爲愛道，略放一綫微光，今竟只得如此了。心旌詞亂，務請推愛體諒。卽候

儷安不一。

黎道

許傑

(一)

珍愛：

今日又接到你兩信，這是我昨日積下來的雙重的快樂。今日是中山紀念，報館也是停工。上午十點鐘，到了那裏，取來了你的兩封信，更在那裏跟着他們致祭了中山之後，便回來了。你的信我是在路上讀的。我回到房中，老蔣與兩個朋友，正想要出外去，於是我便讓他們出去，自己留在家裏。我重新來讀你的信。我讀了之後，我又呆了好久，終於我提起筆來同你筆談。

珍，我覺得，你和我，尤其是你，是受了封建思想的毒太深的了。我覺得我

時常有小資階級的脾氣發露，而你則更甚。珍，我想到，我們的苦痛與煩悶，乃是我們的戀愛觀與社會觀還沒有肯定之故。我們想做新時代的人，而且是已經在新時代中做了人的人，却時時在不知不覺之間，被那舊思想束縛着，支配着——甚至在牠的裏面轉圈子，終於除了苦痛煩惱等之外，找不出另外一條大路。

譬如你來信中說到我有沒有「良心」的話，這便是證明。「良心」是什麼東西，在唯物物的立場說來，那是騙人的鬼蜮，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社會所養成的奴性的表現。所以「良心」是幫助封建社會延續生命，並束縛革命的精神的無形桎梏。珍愛，在你說來，以為我是「還好」，「有良心」；但在我，却是恨我「擺脫不了有良心」；因為有了「良心」，除了有所謂苦惱外，還把我束縛拘禁在舊社會的圈套裏。譬如說我如果沒有所謂「良心」，我如果能突破所謂「良心」，你看我會如此嗎？那自然是家庭不成問題的，W不W不成問題的，甚至你都不成問題的。珍，「良心」並不是好的東西，我是不喜歡有，而且想用盡力量去給牠打破

的呢！有「良心」，就可以證明他是沒有脫離了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有「良心」，就可以證明他還是沉浸在封建思想中。所以我痛恨我有所謂「良心」這東西！

至於你，珍愛，我覺得你是比我更進一層的受束縛。所以你也便比我更苦悶了。你的例證是很多的，我在這裏不想說出，請你自己去檢舉一下，乘機反省反省吧！

你學校有沒有春假，春假能否來此？

林君已經可以到星洲華中去，這是你的力量。

又如有意思，我倒要和你討論戀愛觀，望你把你對戀愛的態度先寫出來，如果果是高興的。

請了，珍愛，請吻你的傑哥！三月十二日十二時四十分（十八年）

珍愛：

今日下午在報館中匆匆的給你寫了一信，心中還覺得不舒適。從館中出來後，即一個人走去剃頭。剃頭之對於我，本來是十分無聊的事，何況又當萬分無聊的時候。珍，你能想到我這樣無聊的心境嗎？

珍，你總記得，我不是時常罵你有小資產階級脾氣，有太太小姐的脾氣嗎？其實，珍，我也是一樣。我的小資產階級脾氣也是很濃厚很濃厚的，而且是克服不了的。珍，我因為有這脾氣，又因為克服不了，又因為想在表面上敷衍得漂亮一點，於是便化裝成，變成，我所說的所謂流氓心情了。珍，我想起來，我有了流氓心情，便是我的致命傷。因為我既不能上進，又不肯下墮；既不肯完全犧牲個人，又不敢完全顧全個人；我的人生便是這樣生活着——這便是我前次對你說的矛盾的心理，仍舊是矛盾的心理。

關於你，關於我們的事，我何嘗不想節制——但是我一個人，有兩種心，一

是主張做賊，一是主張捉賊。終於，到了如今，因為那防賊的稍一放縱，於是乎闖了禍；——說禍嗎，我倒不敢說，但我總覺得我是做了賊，至少是用另一種眼光看來，或用我自己捉賊的心情看來，那是做了賊了。珍，我說這話，並不是不負責任，並不是懺悔，但我的心情確是如此想。

如果是可以的話，我現在似乎還想追回來。

自然，這是不可能的了。不可能要怎樣辦呢。這便是現在的問題。珍，現在，你所想的是這個，我呢，想的也是這個，但我沒有辦法。你說的話，是很不錯的，你們都是女人，你不能因你而害了人；但是，那根本是不是因你，乃是因我，甚至因社會而害了人的，萬一是害人的說話。我說過，蓋內尼的方法，如果是可以的話，那倒還是那樣好。不過，珍，這方法你是不贊成的，第一；第二，我自己也曾把它歸入流氓心情裏面去了呢！

總之，珍，這問題，我現在便須得思索。

以上是我在剃頭店中，無聊的時候想起來的，而且是好像在對你說話一樣的想法；但是仍舊沒有結果。

回來後，便吃飯了。吃了飯，將他們就相約走了出去。於是房裏只留我一個人。但是房裏雖然只有一個人，而各部分零亂的東西堆積起來，却不能使人有可以插手的地方。我是無聊極了，而且更加煩躁。因為煩躁，便覺得小孩子鬧得討厭，把他們趕了出去，把門關起來，一個人坐在房裏。誰知正在這個時候，阿九的娘在打汝洪了，意思是說他鬧我，她警戒她的兒，這便使我更煩躁了。珍，討厭極了，我現在不能寫，我想出去。

許傑二十八夜九時（十八年）

（三）

在湖南，顯文，這個時候，恐怕已經沒有紅葉了吧？但在這裏，却還有豔如

江南二月花的紅葉呢。

這幾日來，我是無聊極了。昨日午後，我因為坐在寓裏不耐煩，便去找一個同事去漫步。從我們寓裏，一直步行到黃花崗。顯文，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到黃花崗的情形嗎？你大概還記得蔣博士深深在那裏鞠了三個躬的把戲；但你卻沒有記得我那時在追戀你的心境吧！我這次到廣東來，我曾經獨自一人去過一次。顯文，你要知道，如果我的心境好，我是斷不會一個人自動的出門的；那一次也正因为像昨天一樣的無聊，所以我一個人彳亍着到了黃花崗了。顯文，你知道我怎麼樣呢，我還沒有對你說吧！我到了那裏之後，踽踽然轉了一個圈，想起與你第一次同來時的心境，不禁黯然的樣子，我惘然歸來了，我幾乎要哭。昨天，是第三次，是和同事去，但心裏也不好過。不知怎的，我近來想念你，想得更切的樣子。我因為煩悶，所以想念你，因為想念你，所以更煩悶。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在路上走，我同友人談天，我好像並不在談天；我看見紅葉，我

想起西廂中「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的句子，我奇怪着這些紅葉是否是我們這些離人的愁淚給它染紅的？我從「紅豆寄相思」這樣的一句舊詩上，不知不覺地脫化出一句「紅葉寄相思」來。我攜回來一瓣紅葉，我將它鄭重地裝入信中，我希望你收到我所遺的紅葉時，且當作是我的相思的情緒。顯文，你懂得嗎？

我們在黃花崗徘徊了一回，又向前走去。我們到了沙河。沙河，你當然是不知道這個地方的，但在南洋的時候，我們在辦公回來以後，所歡喜吃而且是常常吃的那種燴條，你還記得罷？燴條，在不炒的時候，是叫做沙河粉的，就是阿狗他們很喜歡吃，而窗外也時常有人叫着賣的沙河粉，你想想恐怕還會記得起來罷。原來這沙河，就是出沙河粉的有名的地方呢！因為那裏的沙河粉有名，所以我們也就在那裏吃了起來。吃沙河粉自然會想起吃燴條，在南洋，有顯文同在，你也會相信的吧？

顯文，我竟然會想起這樣的思想來。在天文學上，說是天上的星，因為距地球太遠的關係，說我們在晚上所看到的星，有許多會是幾百年，有許多會是幾千年以前的形體；這意義你也會懂得吧？所以說，如果這一顆星，離我們地球的距離是二千光年的，而這顆星却在一千八百年前死了，我們現在還看見它呢！這樣的意思，忽然被我應用到我們別離上來。顯文，我想如果我昨天給了你一信，而我却在今日死了，而你在去今日九日以後（假定由此到長沙的信要十日），即我死了以後的第九日，接到我的信，你還以為我是活着的呢！那是何等可悲的事呵！

從沙河回來之後，時間已經是夜了，我們到醫學院去赴戴季陶的宴。吃酒回來，又是打牌，一直打到夜半一時又半，等到睡時，已打二點鐘了。你的來信，曾經勸我不要打牌過多，免傷身體，我自己何嘗不知道呢，我更有何理由不接受你的勸告呢？只是，我還是坐下去，湊足了他們三缺一的數目，在毫無意趣的打

着。我想，打牌或者會減少了我想念你的心思吧！因為我不打牌，我寂寞，我想早睡，我還是胡思亂想，翻覆地睡不着。我會想入非非，我用方法麻痺了我的腦筋，我只能增加我的頭痛，神志暴躁，我還是睡不着，我有何方法呢？

我今晨第一時有課，是陰雨，又因昨夜睡得太遲，十分疲憊，彷彿有些神經衰弱症的徵兆了，恐怕你不來是不會減輕吧。

今日天氣頓然冷了起來，但也僅只感到指頭有點凍，厚呢大衣也就在今天上身了，當然，駝絨的裏子還是去掉的。但我覺得我的精神的冷漠，比肉體的冷漠更加難過。

顯文，我寄你一瓣紅葉，那便是象徵着我的相思，就怕它到你手時，也許已經乾癟了呢！不知我的相思，可也會和它一樣嗎？

就是這樣了吧，我的話那裏說得盡呢！

許傑 一月九日（二十年）

(四)

珍愛：

你定想不到我這幾日會玩了一會生平從未玩過的新花樣吧！原來我去了澳門。澳門，據他們說是「嫖賭烟吹」的地方，這樣說，你也許就要着急起來了吧，且慢，聽我道來。

珍，你還記得我們在香港時，曾打算到澳門去玩一次的事嗎？那時，有人給我們形容澳門的美景，那些大榕樹排列着的馬路，多麼使人神往呵。可是因爲那時還不懂廣東話，又沒有人領導，終也沒會去得。這是我想去澳門的遠因。再有一點，郁達夫的一篇「過去」，是把澳門做背景的，又是描寫得那麼親切有味，這也給了我一個想去一去的動因。今年到廣州後，又給友人常談起澳門的可愛的地方所引動。所以，這次校中一罷課，卻來了一個好機會。於是就和兩位同人結

伴起身。

二十二日下午三時半下船，四時開船，十二時始抵澳門。這一日天氣偏很壞，及上岸，已下微雨，心中自然有些悔恨起來。晚宿五洲旅館。第二天早晨十時，始起床，出街飲咖啡吃麵包後，即偕友往離澳門數十里之水產試驗場訪友。先坐公共汽車，再坐半元錢之人力車，再走七八里山徑及類似沙漠之沙灘始到。坐人力車時，斜風細雨，行於海濱山腰之間，很有人生途上長征寂寞之感。後以人力車已不能進，乃下車步行。此時細雨已稍減殺，惟海風仍甚勁厲。我們在沙灘上且談且行，反覺較坐車時有趣。抵場後，因友人適不在，只得匆匆而出，僅飲了一杯茶。我們回到了來時公共汽車下車的地方，另雇了人力車轉去唐家。所謂唐家就是號爲模範縣的中山縣所屬的一個地方，本想去翠亨村中山生地一行，以時晚未果。所以在唐家一轉，僅邀得一友人同返澳門。到時，已萬家燈火矣。是夜在旅館打牌。

據友人云，凡至澳門者，大半都在寓中吃酒叫妓，但我輩數人因都不熟此道，不敢動手。打牌時大家覺得無多興趣。

第三日，天已大晴，風和日暖，大有江南暮春風味。我和友人，卽作全島之漫遊。澳門有類香港，我們之漫無目的行走，又大類我與你在香港時之亂走。此時我幻想起你來，不知珍亦想得到我此刻正漫步於澳門之大榕樹下麼？不知何日何時，可與珍亦作同一之漫遊乎？

澳門的面目既已給我們稍稍見識過了，就打算在當天下午返粵；豈料正在此時來了一位朋友的朋友，他是一位「老澳門」，言談之下，他就帶領我輩三數人赴一家妓院。妓院的房屋並不漂亮，牠的構置宛如香港之旅館，分頭房二房等等。我們先入二房，有一妓尙臥坐床上，不久，又從他房進來了好幾個，我因於此道尙屬「初出茅廬」，故雖亦談談說說，究竟忸怩侷促。後來有一位朋友提議打牌，入局的自然還是我輩中人，妓女則坐在我們的身後，隨時替我們拿水菓之

類，因注力於牌上，反而覺得冷落了她們。打完了八圈吃飯，吃的是火燭。鍋中燒沸水，四週繞以魚，肉，豬腰，豬肚，等等生片，吃時須將生片入水煮熟，然後就食。食時，她們都坐在我們身後，此時頗有笑諠。飯罷，各人付以坐在身後的妓女一元，另外再出飯錢，牌錢，賞錢等等，但我僅出得一元，亦是便宜事也。

出得妓院，已晚九時，返旅館整裝下船，十時船開，今晨七時又在廣州了。這次澳門之行，尚覺有趣，他日得暇，我當一紀此行。

你第八號來信，亦於我抵寓時收到。

今日是聖誕節，學校風潮也未結束，我也落得閒暇一下，想起要給你寄賀年片，但太遲了。祝

你與可可好！

許傑二十五日（二十年）

(五)

顯文：

一九三四，六，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時二十分，許傑已由安慶抵南京矣。

以上「春秋」正文，以下爲「傳」——

昨日我是看着你走的。你送我，是送別，而且是失業，你心裏不大快活；這些，我都知道。大餐間很舒服，一共化了二十五元大洋，比起房艙來，是輸了二十元麻雀，可是却吃了兩餐西菜。晒了一夜的近於「席夢思」的沙發床。昨天晚上，與子同二人坐甲板上，看圓月東升，掩映於大塊的黑雲之間，而下面江水，却泛成一片流光，甚是美麗。江風吹來，涼入心脾，統艙客的嘈雜聲，已隔離在雲泥之外矣。子同頻說，你的太太來了好多，我亦頗爲心動。如果今日下午，二九五八六七來了，那不是大快人意之事嗎？我現在是一到南京，即與你寫信的。可是此信要在二十一日，不，七月一日到你的手。這樣恐二九五八六七的消息，

已同時達於你的眼前了。予同或者還有回安慶的可能，你在勸他回來。但他，却在勸我到日本去，他說可幫一點忙。顯文，這計劃，你和爺爺商量看，如何？

十一仁六月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二十三年）

（六）

顯文：

現在是七月八日的夜裏十二時半了，我洗了澡，還是睡不着，要給你寫信。昨天上午，去看一次傅東華，拿了周作人論的稿費五十六元，我頗高興。下午天，在也夫家打牌。晚飯以後，去看陳達夫，他是昨天才回國的。同時，予同也在昨天晚上走了。今天又在也夫家裏打牌。晚飯後，和姜伯韓出去，又是打牌。一直到現在，才回來。上海的生活，是如此如此。

今天下午，我去看友和碧濤的一對，也去看佩與瑞熙的一對。他們都只租

了一個前樓，大有從前我們源源里的氣概。生活，戀愛！

我本來不日可以回來的，只是佩他們要請客，我當然不好就走。二十以內，我一定可以回安慶的。

從明天起，我想不出去，寫一篇文章，因為傅東華約了要我寫的。在上海能夠寫出一點文章來，也是難得的。你聽到這消息，一定很高興吧。

寄此地的四號信，已收到，鐵弟的衣料當買來。完了，祝好！

士仁 七月九日一時（二十三年）

曹聚仁

馥泉兄：

敬悉。

友人中你一雜誌我一雜誌，也頗熱鬧；我從來跑龍套，到處鑲邊，老兄將令，自當遵照辦理。不過我和徐懋庸兄也合辦一半月刊，三月一日出版；只怕爲己之日多，爲人之日少，不能多寫什麼呢。

相隔咫尺，徐圖面傾。此頌

著祺。

弟曹聚仁頓首一月二十三日（二十四年）

章 靳 以

霞村兄：

得你的信的時候，還以為你沒有離開北平，不想你又悄悄地走了。也許這封信還沒有寄到，你又悄悄地來了。那裏是什麼水土不服，分明是恩愛夫妻離不開，真叫我等好笑也！哈哈！

要你給之琳帶一點小小的東西，你就連影子也不見溜了。一月內給季刊來一篇文章吧。論文最好，就是翻譯一篇也可以。你到了濟南，濟南的生氣就該大一點了。

你什麼時候再回來？你的太太什麼時候走？今天刮了一天風，人是再寂寞也

沒有了！

不多寫，祝

好！

漸以十六日（二十四年）

章錫琛

馥泉先生：

前接來信，事忙未覆爲歉。承囑草文，本想動手，終於爲了沒空，到現在不成一字，有負委託，萬分歉仄。好在已有許多名人捧場，像我這樣無名小卒，本屬無足輕重，想不以爲怪也。

任天鳳子都早見到。鳳子這回受了无妄之災，被坍下之小菜場幾乎壓得半死，現在大約已經痊愈了。

景深我請他在開明幫忙，想你一定替我們歡喜。以後給他的信可寄此處。

開明已在望平街中華日報舊址開設發行所，但編輯部仍在寶山里，並不移動

復突變，以後不知如何結局，但弄來弄去，總是苦殺我們生意

弟錫琛 上八月二十八日（十六年）

章 鐵 民

(一)

馥泉哥：

三年來，尋遍中國，會過許多老友，只不會遇着你。魯彥說你在南洋，但不知道你的住址。望道回我的信，也說不知。幸虧遇着北門文豪老趙，纔開了你的通信處給我。衣萍說你有信給我，却被他弄丟了，使我大生氣。

別後，我在山裏住了半年，在北京住了兩年；除掉吃飯抽烟外，沒有別的韻事可以報告你的。詩常哼而不做，想創作而才不來，爲着稿費，譯了些爛污的書。今年下季在暨校幹了半年，明春也許還在這裏。現在想連合幾位老友，開一

書店。由我的一位青年本家章世南獨任資本二千元；由我再向友儕集股二千元，做北新新月諸店辦法，先設編輯部，印出若干種書以後，再移上馬路。關於經理營業事項，由章世南等負責；關於編輯事項，由我和魯彥靜之等負責。大約陰歷新年可以成立編輯所。稿件也定了幾種，但沒有出色的。我們想了又想，只有你，只有你也許存着好稿子不會賣掉。我們希望你寄幾種稿子來，做我們的新書店的開門砲。版稅是百分之二十。倘若願意做股東，請你寄錢來，或聲明在版稅內扣若干作為股本，股本年息四釐。

從南洋某報上，看見你編的椰子集的廣告，請你給我一本吧。並且請你將年來的生活狀況告訴我。

鐵民十二月卅日（十六年）

覆泉兄：

新學生如此辦去，極好！弟當傾全部餘力撰稿，決不怠慢！現正着手編一篇「兩個自修室的筆戰」，係道地的真實材料，少年的性情和意識，都赤裸裸地表現着的。約三千字，不日可脫稿，擬刊入新學生第二期，可否？第二篇便是對付陳鐘凡了。我交小峯的粗人與美人，尙欠一篇序言，現在想寫給你發表後再交小峯。第三篇便是「我的讀書小史」，至少可寫二十萬字。因為我的生活全史也是讀書史，是想依照盧梭懺悔錄和餓那麼赤裸裸地解剖着自己的。想每期寫五千字至一萬字，作一個小段落，每篇成一個獨立的小結構，在貴刊發表，可供兩年登載。我不想宣傳主義，也不想把自己證爲天才或英雄，只想把事實寫出，不管醜的和美的。第一篇的小題目是「破蒙」——寫寫拖着小辮子在私塾裏混時間的種種把戲。詩人勸我傾全力於「工讀互助團」的描寫，但我想照搏獅搏兔那樣用全力來對付我的生活的每一個階段的。你有高見，請老實指教。

弟鐵民十二月十二日

(三)

馥泉，自新，新泉：

你們走後，九時開船，第二天下午一時半到青島，沒有一點波浪，比麗娃麗姐的小船平穩萬倍。愛生東跳西跳，最喜歡看船頭船尾的水花，看夕陽，半夜後起來看朝陽出海。

從膠州灣進口，綠樹中的一片紅洋房，是青島。依了預定的計畫，想拉一點架子，就在旅館裏住下來。姓盧的（叔桓），立刻跑回學校裏去，把校長帶到旅館裏來。到這時，我纔相信他不是騙子。（他是託爾斯泰的信徒，汕頭的書生們尊他爲文學家。月刊之類常常請他寫卷頭語的。）——爲了環境的美麗，使我無法拉架子，校長要我第二天搬進學校，我滿口答應了。

他們早就替我預備了一間寬大的樓房，南窗外，是海一般的綠林，綠林一般的海；西窗外是青島的山市；他們把我的住房叫做山海關。最使愛生高興的，是這裏的水族館，那裏面有許多玻璃櫃子，養着海水動物，怪模怪樣的，每看一個櫃，愛生便「哪哪哪」地大叫起來，好像發現奇跡一般。這裏的蟋蟀可遭瘟了，會唱和不會唱的他抓來關在香烟盒裏。

這裏的校舍和校景，都已經超過理想的美了。今天做了十小時的工作，但含着烟斗，望一望窗外的綠林，立刻忘了勞倦。校的西隣是一個其大無外的公園，比兆豐公園還大，有真山真湖，花塢，密林和草原。昨晚走了兩小時，還不會走遍一隻角。學校的對面是新建的運動場，據說比南京的運動場還好。這裏的一切建築，都有日耳曼的餘風。學校的房屋，原是德國的兵營，高大而且堅實，而且美。——我的話半點也不吹牛，你們來玩三五天就知道。

眼前半個女朋友也沒有，然而並不急急，自然美已經克服了女性美，不像在

上海那樣只教人作騷，好像沒有女人便不能生活似的。老躲在金錢和女人塞滿了的上海，太單調了，來玩玩吧！

愛生瞿瞿地玩了一回蟋蟀，睡去了。側一側頭，便是全山市上的電燈在眼底閃耀，潺潺的雨，在沖洗山林。

然而靜之還捧着爛腳，蹲在無聊的杭州。

鐵民 八月廿五日

(四)

馥泉：

靜之到滬時，請你告訴他，他的房子已經租好，房主姓楊，並且付了四元定洋。他到浦東中學，先找事務處張先生，請張先生派工友帶他到楊家去。定的是樓上朝南的房子，每間七元，三間或兩間，隨他自己要。茶水電燈在內，廚房也

有，不另出錢。——這是昨晚定的。從前定的房子，因為房客把牆壁弄髒了，房東不肯出租，把定洋退回了。

他不知浦東的方向，倘若你有空，請你帶他去也好。最好是三馬路外灘僱一隻小火輪，只兩元錢，人和行李都可一直裝到六里橋。

青島事，可用航空快信和叔桓接洽。用你出名也可以。那學校需要十分負責而且名士氣不多的教師，文卷也不少。物質生活是很舒適的。下半年的高二，是我教過的一班，他們決不反對我的朋友；而且個個都是好學生，都知道魯彥和我的交情。現在的高三，是被一位理化教員利用的，看不起文學，可以不教。至於高一和初中，都沒有成見，只要你好好地教，決無問題。

校長是耶穌徒，很精幹的。

我很想回到青島去，希望他教了一年半年之後，把位置留給我。我決計給愛生在青島進中學。

鐵民八月十六日(廿三年)

郭沫若

(一)

靈鳳兄：

來信奉悉。我相信你，一切就照你所說辦去罷。創造十年只成了前編一半，你們既要趕着出版，便先把前編寄你。我的條件是：(1)要經我校閱一次才可出版，(2)出版後送書三十部，(3)後編亦要千五百元，在三個月後交稿，稿費請分月先納，(4)原稿未經作者同意，不得刪改，如有刪改板權作廢。你們局裏有甚麼新書出版否？你近來有著作否？天氣漸漸熱起來了，珍重珍重。此覆，即頌
暑安。

郭沫若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一年)

(二)

靈鳳兄：

(1)由內山先生轉來的信接到。創造十年只成前編，你們既趕着要出書，只好把前編寄給你們，但我的條件是：(1)後編於三個月後交稿，稿費同是一千五百元，以三個月內繳清。(2)須給我校閱一遍方可出版(最好將第三校與原稿同時送來，待你們作第四校時，我的校稿便可趕到，可省時日)。(3)原稿如有改竄之處，必須要經作者同意，否則版權作廢。(4)書出後贈作者三十部。

(2)迷娘只能用我校閱的名義，斷不能用合譯。

(3)石炭王在樂羣處原約是百分之二十，請你問張資平自明。應照原議作百分之二十。

(4)我現在手裏有一部長篇小說同志愛，寫的是武漢時代的一件事情，是前

年寫好的。有十萬字上下。你們肯出一千五百元現金購買，我可以賣給你們。

郭沫若七月二十三日（二十一年）

（三）

靈鳳：

長信接到。（1）創造十年前編不足字數，還有後編可補。你們總是那樣見小，說出的信約，隨即反汗。（2）我的水平線下現亦由貴局出版了。此書紙版乃靜廬由光華處取去者，出版後全不通知。老張真豈有此理。（3）古代研究的現代版單在日本都已經賣了兩百冊以上，你們那「一千冊」到底要敷衍至幾時耶？（4）黑貓只得稿費一百元，究竟作怎麼算？（5）同志愛已寄到內山處，此書乃余生平最得意之作，自信書出後可以掀動國內外。內容並不十分紅，你可以先去看看。那書現代如要，稿費要一千五百元，現金交易。因該書另有兩處要，你們如要，

請從速。(6)創造十年後編，看你們購買力說話，你們如於三個月內將一千五百元交足，每月分交五百元，我便在十一月準定交稿，因為是已經成了一半多的。你們如仍照從前不爽快，那就不能說定。

以上數事，請你答覆。

你近年的作品請寄一冊給我，我很想拜讀。

沫若八月二十九日(二十一年)

(四)

靈鳳兄：

九月十九日信收到。(1)同志愛良友款尚未付清，又對於內容有改削之意，賣約寄來，我尚未簽字。現代定要時可速備千五百元現款攜往內山，將該稿索回。凡經我同意之處可稍加改削。到內山時即以此明信片為憑可也。此書出，決可

引起內外注意。(2) 紫薇花即日着手，在十月五號前或許可以寄到。(3) 德國文學不能擔任，此事前已覆。(4) 文求堂購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乃由千頃堂經手，自初版以來每版均暢銷，現售者乃現代版，並非偽版。(5) 黑貓一件望覆。(6) 十年後編怎樣？(7) 年內想將久在計畫中的先秦思想批判做出，先通知你，現代如要時，可預作準備。(8) 同志愛一書，要者有光華，樂華，文藝諸家，竟歸良友，亦出我意外。由你手去索回，我是高興的。

沫若九月二十五日(二十一年)

(五)

靈鳳：

二月二十一日信接到。款亦收。我因爲你久不回信，日前曾由內山轉致一函詰責。今得信始知會旅杭二月，想於創作方面必多收穫也。我的版稅能在「每月

十日匯出」最好，望勿失信，因在此羈旅，困苦有難言處，有弟此書厚誼，實精神上之莫大慰安也。

紫薇花尙未下筆，因忙於它種研究，無暇創作。我並已決心暫時不願在任何雜誌上發表文字，現代如願爲出單行本，將於最近着手寫出，並添寫若干短篇以集成一冊。特稿費望能先付——最好先寄千元來——才能安心做去。

另紙寄王禮錫一信，如方便時請轉交。該稿如取得，請即寄下。如現代願發表時，亦可。但須售稿。拜託拜託，此覆，即請

近好。

郭沫若三月二日（二十二年）

（六）

靈鳳：

我前月回你的一封信，應該是早已接到了，一直沒有接到你的回信。你說每

月十號務必匯二百元來，但是三月份還成了廢話。今天是四月三號，此信到你手裏當在十號以前，我將特別提醒你，請你於四月十號務必將二百元寄出。

我前信託你轉交王禮錫的一封信，可作廢，因我最近才知道王已出洋。

施塾存先生寫來一信，要我在現代上做篇創造社歷史，我的創造十年已經有一半在那裏了，我沒興趣再寫，請你轉告他。在時間上沒有長久性，在價值上無可無不可的東西，我是沒興趣做的。

郭沫若四月三日（二十二年）

(七)

靈風：

四月十日信收到，款亦如數收到，收條寄上。

前蒙寄胡與郭一書早已收到，這種投機的無聊的文字沒有理的必要。

××的冷箭也聽他，不願意和他爭一日的短長。

光華寄了稿費千元來約寫武昌城下，現在已經寫了百餘葉了。我最近想把亡命來日本的這五六年的生活寫出來，題爲江戶川畔。可寫三四十萬字，現代如要時，可預定契約。

今天因爲有別的事情，只寫這一點。

創造十年重版者請寄數冊來，因我手中的初版一本都沒有了，都送了人。古

代社會研究也請寄一二冊來。又想寫先秦思想批判了。祝你

健鬥。

郭沫若四月十九日（二十二年）

（八）

靈鳳兄：

信接到，匯款二百元亦如數領訖，至感至感。關於光華事，拜託拜託。所有

各種文件，均存內山書店，可將名刺攜去商量妥善辦法。內山處已有信去預告矣。

現代月刊按月收到，多謝。近來也頗想動筆，寫出後或許可以寄你。我在離滬之前有一個月的日記頗有意義，想整理出版，即顏曰「離滬之前」。現代如承印，抽版稅亦可。請酌量之。

又光華處的作武昌城下，該局僅寄來五百元，尙有五百元至今未到。故稿亦尙在手中。只要你們有誠意，轉由現代出版亦可。

丹斧文件寄我一閱。此頌

近好。

沫若九月九日（二十二年）

（九）

靈鳳：

前信想已接到。茲得施杜二君來信，要我在現代四卷一號上做些文章，我把前次所說的離滬之前整理了出來，凡是不能發表的都刪除了，僅留得四十頁。原稿已經寄往內山。這在我是很重要的一段生活記錄，在現代上發表也好，請你叫書局送三百元去和原稿兌換罷。專此卽頌

撰安。

郭沫若九月二十五日（二十二年）

(十)

靈鳳：

九月七日信接到。

光華現代事已告一「段落」否？

現代清單本有保存，但一時難得查出，請你把現代的紙版替我取回，以書籍抵算現款也好，請你費心早告一個「段落」。

集子可以重編，重排由作家自費却未免便宜了書店。此事留待有相當的書店時再考慮罷。

張靜廬願意替我出全集，只要他改變從前的態度，我是可以同意的。請他提出一個辦法讓我們商議罷。

×××的笑罵且由他，我只求自己努力。一個人不是笑罵可以罵倒的。

我現在譯就了一部隋唐燕樂調研究（日本林謙三著）有八萬字的光景，因為是學術研究的東西，我可以把稿費放低出售（依原稿紙計算，每張六百字，價四元，此乃最低價。），但印刷紙張要講究。靜廬如肯承印，請他先寄三四百元來，我可將稿交出。餘款每月一百，交清為止。請你向他提說一下，如不願意請覆一字，我好找別家。

郭沫若九月二十日（二十四年）

傅 東 華

景深兄：

信到，盧管尚未到，想是另包寄下的，預料又可得着一段時間的欣賞，提早謝謝你。

魏吉爾的紀念，我正在替小說月報譯一篇紀念文，一篇牧歌。兩文脫稿，我想到杭州去一趟，數日即歸。尊處所需如不限定日子，我可以也譯一篇牧歌或一篇農事歌。盼先示知最後限期。

「文學家紀念號」範圍很大，材料不難搜集否？我覺替外國人做評傳，如不能把他作品全部涉歷一下，便不容易有精彩，但這樣的涉歷，在我們現在的景況

直可說是不可能，所以這一部分的工作，只好歸入不敢嘗試之列。

兩個青年的悲劇，另包寄奉一冊。

弟東華二十三日

馮雪峯

| 察舒：

昨日一信想已收到。今日頗煩悶，終日縈思西湖，實在好笑。「夜」必須在下星期二才可完全弄好。阿達拉二稿也必須在下星期五可校好。魯彥有關係的人間書局據說可望成，金枝的小說集已拿去，今日已先付我二十元，說只能抽版稅，明後再可付三十元。你的阿達拉，魯彥說如能改爲「少女之誓」這書名，他們決會要，可先拿到一部分錢，此種改書名，實不大好，你的意思如何，請速來一信。我想如果爲錢，則改書名，並改譯者名亦可。人間書局付我的二十元，自己只能用五元，而且明後日的三十元，自己也已一元都不能用了。五元錢今天買

了幾本書，並定了兩本新俄的短篇小說集，及一本新俄的文化之研究。

我今日頗不樂，並非全爲女人。我感到上海的一般弄文學的青年的無聊、投機、無恥、加之頭腦不清楚。同時想到自己，也想到你們。我想我們應振作一下，幹些有意義點的事，弄文學也要弄得和別人不同點。其實現在我們幹的，和別人沒有很大的區別。如此下去，我實在感到無聊了。

杜衡的火曜日，我這幾日覺得不好。我本想寄到未名去，因我覺得不好，未寄，我想暫時擱下吧，不知杜衡以爲如何？此篇小說實在太概念了，也太概念得平常了。人去後我倒以爲是好的，並不是就思想說。

你們三人的翻譯的努力，我實在佩服的。但我希望你們趕快結束舊的，計劃新的，計劃在人家之前的。

祝你們三人好！

雪峯三月一日夜（十七年）

葉永蓁

(一)

馥泉兄：

昨天歸來發了痧，背上給銅板刮了像斑馬似的。

×××真有點「豈有此理」。春潮裏的東西昨天拍賣完了，但他對於我的紙版問題連一個字也沒給我，所以使我很難過，而且還說自己離開上海了，其實聽他的夥計說還住在北四川路，那真何必這樣作？我是昨天聽一間舊書舖的老闆說春潮已經關門了才跑到春潮裏去的，在事前我一點也不曉得。

你給我的信接到了。余慕陶先生處我已託人去問。不過目前我很想生之狂吼

賣得一點錢來救急，那請你幫我一下忙罷。您以後來信可直接寄賢大，那是一定不會遺失的。

資本論裏的疑難今早看懂了。小鹿未知由日本來未？

在年齡和學識上我都不配給您稱「兄」，所以這形式上的稱呼請您免掉罷。

以後，祝您

健康。並頌合第吉祥。

弟 永葵頓首五月七日

(二)

馥泉兄：

我上工五天了，因為有種興趣期待着，尚不覺得苦。真茹的行李都還留着，房間也照常付租，這原因，為的是欠房東錢。不過我目前所擔心的還是自己的身體，晚間都有些痛，在胸部。

此後您如有信給我，可寄……。永久的通信處，是……，不過轉到較慢罷了！近日來夜間正在寫三部劇：一爲血，寫瀋陽事件；一爲淚，寫廣州屠殺；一爲潮，寫中日事件之總出路，擬寫好託人交大道劇社排演，您可否替我託××先生負責——不使稿散失——介紹給大道呢？

四川路時有被騷擾的可能，您是否要搬家？

兩禮拜後，我去看您。

祝你和太太以及老太太，弟弟

康健；並頌

合第吉祥。

弟永葵上言十月十八日

(三)

馥泉兄：

弟現在××師參謀處當一少校參謀，來此已三月，因於軍事學識久疎，故須一邊做事，一邊學習，以致終日忙碌，未得問候左右，乞諒乞諒。兄近狀如何？尊稿東方文學社已退還否？俱在念念中，有暇可否示我一二。

專此，順頌

健康，並祝

闔第吉祥。

弟永葵上言四月九日

葉 聖 陶

蟄存先生：

承餉鱸魚，卽晚食之，依來示所指，至覺鮮美。前在松江嘗此，係紅燒，加蒜焉，遂見尋常。俾合家得飲佳味，甚感盛貺。調孚振鐸，亦云如是。今晨得一絕，書博一粲。

紅頭珍品喜三分，持作羹湯佐小醺。滋味清鮮何所擬，上元鐙裏誦君文。

弟葉紹鈞十二月二十八日（十八年）

葉鼎洛

(一)

馥泉兄：

我們通信這是第一次。我今由奉天來滬，生活又像吊在空中。上海情形恐怖，我覺得處處悚然。南洋有我可做之事否？我深知現在謀事，猶如半夜碰門，很少碰得開來的，然而爲碰運氣起見，也便要撞一下木鐘了。或許我有到熱帶去走一次的機會吧？請兄爲我留意，此祝

近安。

弟葉鼎洛上（十七年三月十二日）

馥泉兄：

剛是我從家裏回上海的時候才接到你的信。這次在家裏耽擱了二十天，其宗旨本來是探親，不料釀成結婚的事。

讀來信備知一切。我的要到南洋來實在想看一看熱帶的情形，想弄錢的話在目前的隨便那裏都是說不上的。然而你說混一年半載竟找不出回來的盤纏，這未免令我吃驚了。想是生活程度高吧？現在，我反正是這麼一個光蛋，雖然結了婚，還是由我自由行動的。你不妨替我弄弄冷板棧的事情看（教圖書吧），不過每月的收入總至少要在百元以外，（這要你替我算一算用度的夠不夠呢！）否則真的沒有盤纏歸來，那還是趁早流落在上海好了。

想做書店老板是很好的，我的小說當然可以歸你出版的。從前既有「開其先河」「集其大成」的標語，那咱們似乎在一條路綫上的，區區此事，又何必不放

心呢。不過畫倒沒有，不知何故，我現在不大想畫，年來竟無成績可言，將來寶店宏開，再行幫忙吧。

弟鼎洛（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三）

馥泉兄：

手書已悉，遵命奉上稿件，惟所希望於雜誌與書局者，就是稿費，因雖在開封，與上海大同小異，生活仍是窘迫。至於弟之近狀，景深之言必是猜測之辭，至今仍是獨身，惟不用綁腿耳。所謂成家立業者，不過將江陰之父，妹，搬來開封，如此如此，正不知後事如何也。即頌

近安。

弟鼎洛一月三十一日（二十四年）

(四)

景深兄：

向來走北路而向來想到南邊來走走的我，現在居然到了南邊了。雖不知以後事情如何，這兩天總算很快樂的。在此聽不懂話的地方住着，望望四周，真是晴天一碧，萬里無雲的光景，很有點像郁達夫小說中的風景呢。

來此後第一晚的光陰，即消磨於紅燈綠酒之下，故日內頭腦頗形昏沉，精神不勝辛苦，數日後或可復元，屆時當詳告一切。此祝
近安。

弟鼎洛

葉 靈 鳳

時英兄：

信收到。今天太熱，我不來了。你要的優力 栖士，明天帶到上海雜誌公司，你自己來拿。這一期的文藝畫報又脫期了。下二期再是這種情形，我想率性停刊罷。好在外面中傷的人很多，讓他們快意一下。

又有一張小報說我做官，謠言真是有翅的，簡直闢不勝闢，祇得任之。

搬家的事，說起來簡單，實行却非易易。書太多，書架又是裝在四面牆上的，拆下來很不容易，祇好得過且過，等到萬不得已時再搬罷。

我也很愛公園坊。近郊的風景，熱鬧中帶點靜情，於我的性情是很適合的，

我尤愛老劉花園中那兩顆銀杏樹。不知老劉能否講朋友交情，房錢特別便宜否？

天熱，不想出門，在樓上當窗讀穆杭的黑魔術。近來外面模倣新感覺派的文章很多，非驢非馬，簡直是畫虎類犬，老兄和老劉都該負這個責任。

昨晚到回力球去嗎？我也許明天下午來，你如出來，不妨到雜誌公司來，我們一同回去。上次吃的紅燒牛肉，不妨請你太太再燒一次，我帶趙小姐一同來。

匆此不另。

靈鳳六月八日（二十四年）

熊式一

望舒兄：

得來信，纔知道你上里昂去了。墊存囑作的通信，現仍無以報命。前有巴書劇本多種，除在小說月報登了十餘齣之外，尚有十來齣未載。如現代可用，當囑內子由平寄滬，望轉詢爲盼。出國後，專心練習作英文，故東方及文學均無稿應酬，良是憾事。這一年中只做了三件事：把財神譯了英文；用王寶川及薛平貴故事作了一齣四幕的喜劇，題爲 *Fairy Precious Stream*，今年可在英上演；把西廂譯完了！西廂不適宜於上演，故只好先出版，擬託國內印刷，以便中英對照，而由英倫 Methuen 或 Harrap 出版發行，不知道您的意思如何？當然要請文

人詩翁如蕭、巴之流做一點評話！英倫筆會 P. E. N. Club，自高死後便由威爾士 H. G. Wells，任會長，他幾乎每會必到，您願意來見見他麼？我可介紹。詩伯阿拜康拜（Aberrombie）對我的王寶川有極好的評論，西廂記也想給他看看。前得內子書，說墊存有信給她，無非也係向我索稿，但她沒有把墊存的直接通訊處告訴我，請您告我，便中或者可把文壇瑣話寫一點給他。你近來的狀況如何？在法尙有多久的勾留？我很望您到英倫來玩玩！健吾兄前天寄了一本書來。

弟式一頓首一月十日（二十三年）

趙家壁

靈鳳兄：

你答應我們借用你的木刻書，真是萬分的感激。現在我們預備出一個木刻故事的叢書，除了馬斯利爾以外，另外又找了幾部，每部書托一個人在前面寫些東西，關於木刻，關於藝術，關於這篇故事的感想。大約四五千字光景。有的就用德文序言的譯文，有的用譯文以外，另找一位國內對於木刻有趣味的人寫些介紹。今天寫這封信來，就預備請你挑選一本或二本，（因為我們開始祇預備出二本來試驗市場）你單寫四五千字的介紹也好，另加譯文更好，（可以找人）酬勞當然是不會少的。祇就希望你趕快。

原書因為製了版，已弄污了許多，將來排版時還需要牠。恐怕不能如我以前所答應的原物歸趙。而弄污了的書，又不便還給你。現在我們想照價連郵的托你去另定一份。你假若答應的話，我們馬上送錢給你，等新的到了，就用新的還給你，舊的留在這裏。

這件事也許很麻煩你。我明天來現代給你面談。關於你要出選集的事，也等明天一起說。塾存在現代的話，請你即刻去對他說一聲，我明天準下午三時到現代來，請他等我一等。祝

暑安。

弟趙家璧上十三日

趙景深

(一)

馥泉兄：

謝謝你的來信，你紀念着我這個寂寞的人，還告訴了你一個好消息，我得了一個胖兒子。這使我憶起你在湖南一師時的情況來，有一張很畫得好的油畫，繪着你和自新女士的藝術結晶，也是一個胖兒子，包在襁褓裏。你每到感慨歎歎，多喝了幾杯酒時，便抱着那張油畫，嗚嗚的唱起激昂悲壯的歌聲來。是的，我現在也陷到你從前的景況了！「七十元只買了一個別離，」這是多麼淒涼的話呵！朋友，我感謝你的同情。世間最難得的东西你拿來贈給我了！我很想念我的妻，

何況我們是杜甫所謂的新婚別呢。

壞的命運繼續不斷的包圍我，我怎樣也跳不出自然主義者所謂「定命論」(Fate；Talism)這個圈子。我在文週作了一篇小說行路難，寫我由紹興脫險的情況；誰知不過幾月光景，又使我在海豐看見活把戲，雖然不會在上海看到。國民軍一到，教職員學生全都跑光了，只剩下三個異鄉教員因為沒有錢不能走。現在我的袋裏只剩下一塊幾角錢！偌大一個學校，真是連樹葉落下來都聽得見，一如王維所詠，有「秋槐葉落空宮」之慨！校長跑了，教育局長也跑了，欠薪欠到一百四十多塊，沒有地方拿。過兩三天也許我就要做流氓了！流氓，流氓，郭沫若在橄欖裏說的，這名詞美麗得很！也罷，就做個美麗的流氓罷，看了究竟有多麼美麗，嗚呼！

你要我作文，我現在譯一篇柴霍甫的小說給你。你看可以用麼？倘若可刊，請寄我有該稿的報一張。

「南洋職教員介紹所」，請詳細告訴我。我對於此事很感興趣。此間尚未跑的有馮銘，是英文教員，又黎錦明，是國文教員。黎錦明在東方、晨附、京副作小說甚多，並有小說集烈火由開明出版，還有電將由光華出版。他們都想到南洋當中學教員，你如有人向你找中學教員，請即告我，以便向他們接洽，拜託，拜託！多謝，多謝！

劉薰宇大約已經在南洋教書了罷？

我希望我這封信能夠在你動身以前被你收到。

我住在這裏真是萬分的寂寥。大雲山頭時時總是堆滿了灰色的雲陣，很少有幾天是太陽的。今天我寫這封信時，大雨又在滂沱的落着了，簡直像黃河決了口一樣！四圍呢，荒山古墳，晚上儘看見閃爍的磷火！我住的房子是和囚牢不差什麼的。鐵欄杆，囚牢裏不也是「鐵窗」麼？地板是沒有的，但牀上却睡的是硬板，背骨靠在牀上，正合了一句上海話叫做「硬碰硬」。算了，不寫了，就此帶住

罷！免得多引起遠在滬濱的故友之惆悵！

小弟趙景深五月十九日（十六年）

（二）

馥泉兄：

久不通信，至爲系念。我有一個朋友蕭而化現在江灣立達學園西畫科將近畢業，頗想在南洋找點事情做做。報館裏的職員也好，學校裏的教員也好（小學校各科的教員或中學校的圖畫教員）。另外他有信給你。您可逕覆他一信，或覆信給我亦可。

聽敬文兄說，你將於今夏來上海開書店，是麼？

余明鑑現在杭州。魯彥現在南京做官（市政府編譯科員）。章鐵民仍在暨南大學教書。羅敦偉在漢口辦中山日報。田漢辦了一個南國藝術學院，與徐悲鴻合

辦，葉鼎洛也在裏面當教員。我現在替開明做工人，譯一部柴霍甫小說全集，包工制，每月可譯一百張，限定兩年譯完。

蕭而化先生的事，萬望替他設法。最要緊的是成否先覆一信，多謝多謝。

弟趙景深四月二十九日（十七年）

（三）

馥泉兄：

來信收到，當即寄給而化和裕珍看，他們倆都很高興，覆了我一封信，現在轉寄給你。不過他們倆都是無產階級，旅費很難籌措，不知能由爪哇那邊寄來否？將來可由薪俸項下扣除也。——自然，這是說能夠成功的話。一切都費心，勞你的大力，我和他們都非常的感激你。

人間書店係汪靜之的堂兄所辦，資本只有數千元，出了一本天鵝集（朱溪

著）一本黃金（魯彥第二創作集）據說已岌岌可危，大有倒閉之勢。各處書店均無款項寄來，頗難以爲繼云云。鐵民也幫他們的忙，聽說。

有信當代收。等你來時轉交。

爪哇事如完全妥當，請覆一信，無任感盼。

弟趙景深六月七日（十七年）

（四）

蟄存杜衡二兄：

朱湘在本月三日從上海動身，擬赴南京，忽於四日晨在船行時投江自殺。遺有孤兒寡婦。家煌死時，蟄存兄等似有遺孤教育基金之募集。不知我們可照樣再辦一個否？惟朱湘生時頗傲，知交甚少，此爲難耳。又，朱湘遺稿可以出詩集一冊（生前編訂，名石門集），又散文亦可出一冊，盼貴局能以抽版稅辦法收納一

冊。如何之處，並懇覆示。兄等辦公時間在幾時，亦盼示知，以便走訪。

弟景深（二十二年十二月）

臺 靜 農

(一)

若君兄：

前接來信，適忙着葬素元之棺，直因循到現在，至歉。

子夜我已讀過了，確是好，實是近年新興文學的絕大成績。此地有個文學日報，看見了麼？

外患日深，平市已非樂土；萬一此地爲敵人佔據，弟決南來。

草草即詢

日安。

弟靜農五月一日（廿二年）

(三)

若君兄：

來信收到，不勝感喟。大家朋友，都弄得無辦法，窮到什麼時候纔了呢？我的事現在纔算有點頭緒，大概可以到福建去。振鐸就暨大院長，我早已知道，那邊僧多粥少，我們自然擠不進去。五卅痛史我已托友人到晨報社找，尙無回信；今聽霽野說現在已用不着了；但是如果找到，還是寄上。草草即詢

日祺。

弟靜農頓首八月十二日（廿四年）

魯迅

(一)

西諦先生：

昨喬峯交到惠贈之中國文學史三本，謝謝！

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留黎廠得了一點箋紙，覺得畫家與刻印之法，已比「文美齋箋譜」時代更佳，譬如陳師曾齊白石所作諸箋，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專家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將銷沉了。

因思倘有人自備佳紙，向各紙舖擇尤各印數十至一百幅，紙爲書葉形，采色亦須更加濃厚，上加序目，訂成一書，或先約同人，或成後售之好事，實不獨爲

文房清玩，亦中國木刻史上之一大紀念耳。

不知先生有意於此否？因在地域上，實爲最便。且孫伯恆先生當能相助也。

此布，並頌

曼福。

迅啓上二月五日（二十二年）

（二）

西譚先生：

七日信頃收到。名目就是「北平箋譜」罷，因爲「北平」兩字，可以限定了時代和地方。

印色紙之漂亮與否，與紙質也大有關係，索性都用白地，不要染色罷。

目錄的寫法，照來信所擬，是好的。作者呢，還是用名罷，因爲他的號在箋上可見。但「作」字不如直用「畫」字，以與「刻」相對。

因書牋大小不一，而影響於書之大小，不能一律，這真是一個難問題。我想，只能用兩法對付：（一）書用五尺紙的三開本（此地五尺宣紙比四尺者貴三分之一），則價貴三分之一，而大小當皆可容得下，體裁較為好看；（二）就只能如來信所說，另印一冊，但當題為「北平箋譜別冊」，而另有序目，使與小本者若即若離，但我以為縱使用費較昂，倘可能，不如仍用（一）法，因為這是「新古董」不嫌其闊的。

箋上的直格，索性都不用罷。加框，是不好看的。頁碼其實本可不用，而於書籤上刻明冊數。但為切實計，則用用亦可，只能如來示所說，印在第二頁的邊上，不過不能用黑色印，以免不調和，而且倘每頁用同一顏色，則每頁須多加上一回印工，所以我以為任擇箋上之一種顏色，同時印之，每頁不盡同，倒也有趣。總之：對於這一點，我無一定主意，請先生酌定就是。

第一頁及序目，能用木刻，自然最好。小引做後，即當寄呈。

此復卽頌

著安。

迅上十月十一日（二十二年）

（三）

西諦先生：

十一月七日信頃收到。最近的箋樣，是三日寄出的，捲作一捲，用周喬峯名掛號，又有一信，不知現已到否？倘未到，則請重寄一份，以便挑選。

序文我想還是請建功兄寫一寫。簽條則請兼士。

對於目錄，我有一點異議，所以略有小搗亂，寄回希酌。排列的意思，是以無甚意思的「仿古」開端，漸至興盛，而末冊却又見衰頹之象，並且不至於看到末冊，即以索然無味的「仿古」終，對於讀者，亦較有興趣也。

倘未收到之一批，倘收到，請先生裁擇加入就好。

名印託劉小姐刻，就夠好了。居上海久，眼睛也漸漸市儷化，「不辨好壞起來，這裏的印人，竟用楷書改成篆體，還說什麼漢派浙派，我也就隨便刻來應用的。至於印在書上的一方，那是西泠印社中人所刻，比較的好。

靈寶尸圖的複印本，真如原版一樣，我希望這書的早日印成，以快先睹。明紙印本，只能算作特別本（西洋版畫，也常有一二十部用中國或日本紙的特製本），此外最好仍用宣紙，并另印極便宜紙張之本子若干，以供美術學生之用。也大約新派木刻家，有些人願意參考的。數目也許並不多，但出版者也只能如此布置。我前印「士敏土之圖」，原是供給中國的，不料賣者寥寥，大半倒在西洋人日本人手裏。

此書一出，「詩鈴畫譜」可以不印了。我的意見，以為刻工粗拙者也可以收入一點，倘亦預約，希將章程見示。

「板兒楊」，「張老西」之名，似可記入「訪箋雜記」內，藉此已可知張口

爲山西人。大約刻工是不專屬於某一紙店的，正如來札所測，不過即使專屬，中國也竟可糊塗到不知其真姓名（況且還有綽號）。我用了一個女工，已三年多，知其姓許，或舒，或徐，而不知其確姓，普通但稱之爲「老阿姐」或「娘姨」而已。

「興奮」我很贊成，但不要「太」，「太」即容易疲勞。這種書籍，真非印行不可。新的文化既幼稚，又受壓迫，難以發達；舊的又只受着官私兩方的漠視，摧殘，近來我真覺得文藝界會變成白地，由個人留一點東西給好事者及後人，可喜亦可哀也。

季刊稿當做一點。此復即請

著安。

迅上十一月十一日（二十二年）

（四）

蟄存先生：

來信早到。近因搬屋及大家生病，久不執筆，現代第三卷第二期上，恐怕不及寄稿了。以後倘有工夫坐下作文，我想，在第三期上，或者可以投稿。此覆，即請

著安。

魯迅啓上五月一日（二十二年）

（五）

蟄存先生：

十日惠函，今日始收到。

近日大熱，所住又多蚊，幾乎不能安坐一刻，筆債又積欠不少，因此本月內恐不能投稿，下月稍涼，當呈教也。此復，並請

著安。

魯迅啓上七月十八夜（二十二年）

(六)

杜衡先生：

惠示謹悉。高爾基文選已託人送上，諒已達覽。譯者曾希望卷頭有作者像一張，不知書局有可移用者否？倘沒有，當奉借照印。

不看外國小說已年餘，現在無甚可譯。對於現代六期，當寄隨筆或譯論一篇而已，此復，並頌

著安。

魯迅啓 上八月十夜（二十二年）

(七)

杜衡先生：

十二日信昨收到。高論譯者不知所在，無法接洽，但九月中距現在不過月餘，即有急用，亦可設法周轉，版稅一層是可以不成問題的。高爾基像我原有

一本，而被人借去，一時不能取回，現在如要插圖，我以為可用五幅，因為論文是近作，故所取者皆晚年的——

1. 最近畫像（我有。）
2. 木刻像（在文學月報或北斗中，記不清。）
3. 他在演講（在鄒韜奮編的高爾基內。）
4. 譚理斯的漫畫（在同書內。）
5. 庫克爾涅克斯的漫畫（我有。）

如現代願用而自去找其三幅，則我當於便中將那兩幅交上，但如怕煩，則只在卷頭用一幅也不要緊，不過多加插畫，却很可以增加讀者興趣的。

還有一部高爾基小說選集，約十二萬字，其實是論文集的姊妹篇，不知先前曾經拿到現代去過沒有？總之是說定賣給生活書店的了，而昨天得他們來信，想將兩篇譯序抽去，也因為一時找不到譯者，無法答覆。但我想，去掉譯序，是很

不好的，讀者失去好指針，喫虧不少。不知現代能不能以和論文集一樣形式，尤其是不加刪改，爲之出版？請與塾存先生一商見告。倘能，我想於能和譯者接洽時，勸其收回，交給現代，亦以抽板稅法出版。

倘賜覆，請寄××××××××××××××××，較爲便捷，因爲周建人忙，倒不常和我看見的。此復，卽頌

著安。

魯迅上八月十四日（二十二年）

（八）

杜衡先生：

昨奉到十八日函。高氏像二種，當於便中持上。小說集係同一譯者從原文譯出，文筆流暢可觀。已於昨日函生活書店索還原稿，想不會有什麼問題。

文藝理論叢書第一本，我不能作序，一者因爲我對於此事，不想與聞；二者

則對於蒲氏學術，實在知道得太少，亂發議論，貽笑大方。此事只好等看見雪峯時，代爲催促，但遇見他真是難得很。

第二本無人作序，只好將靖華的那篇移用，我是贊成的。第一本一時不能成功，其實將第二本先出版也可以。

現代用的稿子，尙未作，當於月底或下月初寄上不誤。端此布復，卽頌著祺。

魯迅啓上八月二十日（二十二年）

（九）

杜衡先生：

昨天才看見雪峯，卽達來函之意，他說日內就送去。

生活書店經去索稿，他們忽然會照了譯者的條件，不肯付送。那麼，這稿子是拿不回來的了。

附上書兩本，製版後可就近送交周建人。我的意見，以為最好是每像印一張，分插在全書之內，最不好看是都放在卷首，但如書店定要如此，隨牠也好。惟木刻一張，必須用黑色印，記得雜誌上用的不是黑色，真可笑，這回萬勿受其所愚。

又附上蕭君譯文一篇，於現代可用否？如不能用，或一時不能用，則請擲還，也交周建人就好。

我的短文，一併寄上。能用與否，尚乞裁定為幸。此請

著安。

魯迅 上八月二十七日（二十二年）

（十）

杜衡先生：

頃譯成一短文，即以呈覽，未識可用於現代否？倘不合用，希即付還。

高氏論文選集的譯者要錢用，而且九月中旬之期亦已屆，請先生去一催，將說定之版稅趕緊交下，使我可以交代。又插圖的底子，原先也是從我這裏拿去的，銅版製成後，亦請就近送交周君爲荷。專此布達，即請

著安。

魯迅啓上九月十日（二十二年）

（十一）

杜衡先生：

十一月六日信，頃已收到，并插畫原底五幅，稿費共四十八元，蕭君之一部分，當爲代寄。本月現代已見，內容甚豐滿，而頗龐雜，但書店所出，又值環境如此，亦不得不然。至於出版界形勢之險，恐怕不只現代，以後也許更甚，只有摧毀而無建設，是一定的。輕性的論文實在比做引經據典的論文難，我於評論素無修養，又因病而被醫生禁多看書者已半年，實在怕敢動筆。而且此後似亦以不

登我的文字爲宜，因爲現在之遺忌與否，其實是大抵爲了作者，和內容倒無甚關係的。蕭君離上海太遠，未必能作關於文壇動態的論文，但他如有稿子寄來，當儘先寄與現代。

那一本現實主義文學論和高爾基論文集，不知何時可以出版？高的小說集，却已經出了半個多月了。專此奉復，並頌

時綏。

魯迅十一月十二日（二十二年）

（十二）

若君先生：

奉到手示，剛剛都是我沒法相幫的事，因爲我寫信，一向不留稿子，而且別人給我的信，我也一封都不存留的，這是鑒於六七年前的前車，我想這理由先生自然知道。專此奉復，並頌

時綏。

迅上十一月一日（二十四年）

（十三）

馥泉先生：

來函敬悉。關於小說史事，久不留心，所以現在殊無新意及新得材料可以奉聞，歉甚。

清之吳縣，疑卽明之長洲，但手頭無書可查，不能確說。請先生一查「歷代地理韻編」（在兆洛「李氏五種」內），大約於其中當得確說耳。

迅上十一月十三日

（十四）

景深先生：

頃檢出百孝圖說（已是改訂板了），投爐者只有李娥，但是因鑄軍器而非鐘，不知是怎麼一回事。今將全部奉借，以便通盤檢查——那圖上的地下，明明有許多軍器也。

迅啓上十月三十一夜

（十五）

家璧先生：

來信收到。我還沒有寫北平的五篇講演，藝術新聞上所說，並非事實，我想不過是鬧着玩玩的。小說封面包紙上的畫像，只要用聲琴上用過的一幅就好，以省新製的麻煩。中國所出版的童話，實在應該加一番整頓，但我對於此道，素未留心，所以材料一些也沒有，所識的朋友中，也不記得有搜集童話，俟打聽一下再看罷。

「白紙黑字」我見過英譯本，其中所舉的幾個中國字，是錯誤的，倘譯給中國，似乎應該給他改正。此頌

近祺。

迅啟 上三月十日（二十二年）

（十六）

家璧先生：

惠函及木刻書三種，均收到，謝謝。這書的製版和印刷，以及裝訂，我以為均不壞，只有紙太硬是一個小缺點；還有兩面印，因為能夠淆亂觀者的視線，但為定價之廉所限，也是沒有法子的事。

M氏的木刻黑白分明，然而最難學，不過可以參考之處甚多，我想，於學木刻的學生，一定很有益處。但普通的讀者，恐怕是不見得歡迎的。我希望二千部能於一年之內賣完，不要像「藝術三家言」，這才是木刻萬歲也。

此復，並頌

著安。

魯迅啟
上十月八日（二十二年）

鄭振鐸

文祺吾兄：

連日正忙於計劃一種比較規模大些的「雜誌」，亂得沒有一刻的空閒。所以連得二信，竟未即覆，爲歉！現此事已告一段落，大約四月內便可出版。茲附上緣起等，請兄指正，並請加入編委會。

昨得一信，覺得兄的主張，未免過火，現在退出，似不大好。因既已答應他們，似不便又反悔。且在××多注入些新的血液，也可以有很大的效用的。昨電想已收到。總之，請不必驟萌退志。且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再說。如何？現在辭職，他們看起來，彷彿是不負責似的。兄以爲然否？

本想寫一長信，實在太忙了。立刻又要出去接洽印刷事了。匆候

儷安。

弟鐸二月十八日

劉大白

任重：

白屋說詩稿，已託肅文兄帶上了。現在附去舊詩新話餘稿四則，請轉交馥泉，於大江雜誌上發表！其中「淚如紅豆紅」一則，曾在黎明上發表過；但我想再發表一下也不妨，請酌！此四則發表以後，我想附在白屋說詩後面，總名為舊詩新話之餘，作為附錄一；原來附錄的抒情小詩序，蛋歌序，龍山夢痕序，雷峯塔倒後等四則，退下去作為附錄二。

請代向魯倫詹日昌一問，他們把我的書籍裝箱的事，辦得如何了？買箱裝箱的費用，請告訴胡獨鳴先生，估計若干，由我匯來！

講義收到，細讀一過，覺得甚好，文筆也比以前暢達了——因為我是喜歡暢達的。不過修辭學發凡上罵人一段，我覺得還是刪去為妙。在講義上指示學生是不妨的；但是印出去，卻有點與著作體裁相妨。——這並不是怕人反攻。以後還望繼續寄來！

關於風格，我想也可以用物觀的方法來說明，你以為如何？
上課了，每天一小時，忙極了。

可尊是否還在上海？

大白十七年十月四日

劉 呐 鷗

(一)

望舒：

昨天晚上你們走了之後，我一個人無聊得很。聽着窗外的微雨，好像深埋在心底裏的寂寞一齊流湧出來似的，再也忍不住，我只得戴了帽子，冒着小雨，逕往卡爾登戲院那邊去了。

他們所映的是“A Waltze Dream”一片，是德國烏發公司的作品。爲甚麼我說出牠的公司來呢？你要曉得烏發這個公司是一個專造文藝影片的公司，我從前在東京的時候，看過的好的文藝影片多半是這公司的，——就如“Hiederbery”

「追憶」，「春流」，「Woman Hamlet」，「Dr. Galigali」，「Du Latin Jusqua minute」種種。德人和法人一樣，是世界上的藝術民族，法國的文藝倘若眼睛的文藝，德國的文藝可以說是耳的文藝了。從光明的南方的法國出了偉大的光彩派的畫家，從陰鬱的北方的德國就出有許多神祕的音樂家。一方是理智的，一方是神祕的，這也是環境使其然的。譬如這邊有一間菜館，一個人來飲啤酒，當那侍者把酒向酒樽中注下的時候，偶然有一匹蒼蠅落在杯裏頭，那個客人生氣了，他把杯中的酒潑在地上說：「你們太醜陋了，爲什麼拿着蒼蠅的酒賣給人家？再換一杯來！」他終只給了一杯的酒錢走了。少停再有一個人來，也是偶然杯中落了一個蒼蠅，他却不生氣，他命侍者再注一杯，從容地說：「當心點兒。」他終於給了兩杯的酒錢走了。再少停一忽兒，又來了一個人，也是同樣的杯中落了一個蒼蠅，他却不生氣也不命侍者再注，他用自己的指頭把那東西彈了出來，一飲而乾了。這三個人，你看那一個是德人呢？一定是第三個了。第二個是法人，第一

個是英人。在神祕的他們德人，現世的事，沒一個是該然的，是絕對命定的神祕，就是和他爭鬧也沒用。所以在德國文學裏我們常常覺着一種神祕境——可以夢遊，不可以走到的霧鄉。賽納河的美觀倘若是有一個近代的都會巴黎在河邊，那末萊茵河的美觀就是河岸兩邊有了無數的中世的古城了。不消說，德人的藝術能力是世界上唯一的。這一片若是美國的出品呢，那我就寧可在家忍受寂寞了。

這一片是從 *Struss* 的歌劇改作的，內容却不複雜，就是說一個北方舊式的郡主來到維也納——藝術，愛，音樂，華爾茲的都城——遊玩，她的父王是要把她嫁給一位大公的，可是祇爲了一個吻，她終於嫁了一個中尉。這個武官也太耐煩了，他要她是不得已的，他不是一個純粹的維也納人嗎？不是一個生活的陶醉者，一個華爾茲的夢想者嗎？對這木刻的新婦那會滿意！新婚的夜，他換了平常衣服走到一個樂園玩耍去了。在那裏，被華爾茲所蠱惑，他戀上了一個女樂隊的指揮，後來那郡主因爲要買她的丈夫的喜歡，叫了這個女指揮教她華爾茲。這

個也是純粹的維也納女子，她曉得郡主不能得丈夫的愛的原因，就叫郡主把服裝，行動，趣味，生活從新改換了，就是「穿更短一點的褲子，不要羞怯，美麗地，藝術化地。」後來這個女指揮曉得她的戀人是郡主的丈夫的時候，她終於犧牲了自己的愛；使他們夫妻圓滿，她的最後的一句話是「這祇是一個華爾茲的夢！」這一片的命名就是從這一句來的，就是說：Sweet waltz not love, that made him love me。全篇現着Humour和farce的霧圍氣。攝影，不消說，是德國式的精巧，就是一片一片切斷起來也是極好的繪畫，不是粗惡的美國式的寫真。總之全體看起來最好的就是內容的近代主義，我不說Romance是無用，可是在我們現代人，Romance究未免緣稍遠了。我要faire des Romances，我要做夢，可是不能了。電車太噪鬧了，本來是蒼青色的天空，被工廠的炭煙布得黑濛濛了，雲雀的聲音也聽不見了。繆賽們，拿着斷弦的琴，不知道飛到那兒去了。那麼現代的生活裏沒有美的嗎？那裏，有的，不過形式換了罷，我們沒有Romance，沒有古城

裏吹着號角的聲音，可是我們却有 thrill, carnal intoxication，這就是我說的近代主義，至於 thrill 和 carnal intoxication，就是戰慄和肉的沉醉。望舒，我下一次慢慢地跟你說罷，因為我現在要去志誠堂看一看有沒有好的書，四點半還要上課哪！

附筆，我希望你們去卡爾登走一趟，那片是昨天起映五天，你們禮拜六下午有課嗎？

燦波（十五年十一月十日）

(二)

望舒：

信看到，譯詩完全照你的意思好了，創作恐來不及。因為我十二號將出發回福建去，這是臨時決定的，又不能再改期，心裏很是難過。我近來覺得創作慾大

興，似非生產不可，但沒有法子，去是不得不去的，如你允許我的話，第五期定可給你的。我在南方仍可寫點東西，或許有更好的作品產生也說不定，因那邊生活較舒服，日光和菓物的香味也好得多，天空的蔚藍的色和海邊的涼風都可助我思想，何況還有嬌妻在身邊呢！嘉謨我就約他許許多多關於電影理論的稿子。那篇「明媚的午後」亦須續下去的。現代要脚本可另寫一篇，如果這兩三天不忙的話，我也可趕出來的——但還是不再失約的好。我此行雖無甚可預告你們，但對於我的將來，恐有甚大影響。現代雜誌的形式很鮮明可愛，可惜封面似乎太俗一點。三期裏還是老兄的詩最可看，其餘的均平平。彥長兄說杜衡一篇值得讀，我一半同意。從文小說老是怪樣子。兄的詩頭一首最好，似漸漸地迫近法國古典的精神去，技術的圓熟實有將爛的菓物的味道，唯節律上似跟不上——我不願你停在這裏」。如說是技術修養的關係，那當然可以，但從精神方面說，希望你再接近現代生活一點。去年一年的日本詩界，實在沒有好作品，除幾首「傳說的」的詩，

外，均係劣作。但小曲流行歌却有好的，有些人竟因作小曲發財放洋留學去了。又因航空思想的普及，也產生許多關於飛行的詩，我很想你能對於這新的領域注意，新的空間及新的角度都能給我們以新的幻想意識情感。最後請你代向蟄存兄請罪，因創作又做不出來。歸省後如有好的稿子，當奉上。再會。

吶鷗八日（二十一年七月）

錢玄同

(一)

文祺先生：

手示敬悉。十六日晚承枉顧，失迎爲歉！賤恙幸漸愈，惟精神甚疲乏，日間常常想睡，頗以爲苦。而校課已告假兩週，又不能再休息，故日來只好勉強上課，更覺疲勞矣。辭通序必做，但尙不能如二十日之期而交卷，自然也不便再延擱，擬於下週內勉力成之。本來還想做得稍詳細些，且用白話做，但現在不能如願了，因時間已迫，而精力又不健康，擬即用文言作一短序，凡他家所已言者，一概不再贅說，僅述鄙意而簡單說明之，約三四Page就算完卷，如此，或尙能於

兩三日之中做成也。做成之後，擬即親自用小楷謄出寄上，請即製成鉛版，如餘杭師序之例。如此，則可免得排校之費事，且不致有錯誤矣。此點，開明能照辦乎？弟生平最怕做文章，真與獨秀所謂「要我作文，寧擔大糞」有同樣之發愁，故許多文債，往往擱置數年，如頡剛校印之崔東壁選書序，即是最好之一實例。並且愈延擱，愈覺不好意思隨便寫幾句，於是愈想多寫，愈覺吃力，而愈延擱矣。此次辭通序之事，亦已延擱三四月矣，及此時趕緊草一短文交卷，也算了却一樁公案，但因時間與精神之關係，只能破例作一文言之短文矣。本星期內尚無暇，因今日師大有課，課畢尙有人約會於辭典編纂處，晚間又有飲局；明日（星期）中午又有飲局。故擬在下星期內動筆也。因恐先生來訪不能相值，故留此函於號房。前示尊寓地址，日來忽尋檢不得，幸再開示爲荷！

弟錢玄同白二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晨

(二)

文祺先生：

我又要爽約了。昨晚歸來，匆匆將初稿撰就，不覺已在三千字以上。今日把它一看，字句毛病太多，非大加改削不可，從午改到現在，約已改定十分之七。大約非到晚八九時不能改完。改完即謄真，今宵恐寫不完，因為明日上午師大有課，不能睡得太遲也。明日下午三四時頃可以回到孔德，把它寫完。擬明晚八時頃攜至尊處面交。謹此奉聞。

弟錢玄同二十三年三月廿三日下午六時

(三)

文祺先生：

今天只好再爽約一次，因全文約有四千字，昨晚抄成了四 Page，每 Page 以

3100 字，今日尙須抄八九張光景，方能完畢。因字小，抄一 Page 倒要費去一小時光景，故今日下午三時頃回孔德，從那時起到抄完，大約要到十一二時矣。但今晚一定要辦完此事的，明日午前必送上，決不至再有第三次的爽約了。

弟玄同上廿三年三月廿四日上午九時

(四)

文祺先生：

關於辭通各雜件，因已用畢，茲檢出送還，乞檢收。昨抄適之序，發現其中「休循」一辭爲樣本所無，不知係筆誤，抑在樣本以後所添入。（弟處之第五卷樣本，尙是去年冬天戴應觀交來者，只有第五卷；而適之文中所引爲第五及第六兩卷，疑或是後來送去者，與弟處所見或有不同之處。）此點請察照。又，聯縣字典樣本一冊，已檢出，奉上，請查收。教育世界，日內亦當至友人處弟儲藏物

件中檢出，屆時再奉上。

弟玄同上二十三年三月三十日

(五)

文祺先生：

生平最怕——因為是最不長於——題句，不得已，只好姑且給張茂先當一次「滕文公」，聊以塞責而已。

弟錢玄同白二十四年一月十九日燈下

(六)

文祺先生：

奉書稽答，至以為歉！孔德動物圖書，頃已向此間當局藍少鏗及李召貽兩君

詢明，他們都說可以來入學，但須於來時略略詢問，俾知過去大概情形。鄙意最好卽由先生偕同來校，去訪藍李兩君或小兒秉離均可。孔德中學部將於五日至妙峯山大覺寺等處旅行，其他各年級亦均同時停課。七日回平。八日至十日休息三日。十一日上課。先生可於十日後來也。賤恙總算漸有起色，惟仍不能做一小時以上之工作，且目疾未愈，行路及寫字均受妨礙，殊以爲苦。（我病目已踰兩月，而今日某報忽載此舊聞當作新聞，真可笑！）四日來因舍姪稻孫爲其子娶婦，要我幫同應酬，我雖時時偷懶躲避，然終不能不去。要我做此等俗事，我真痛苦得很。明日後日尙須做兩天俗人。於戲！「三禮名物」之坑人竟若此其酷乎！書此，敬頌

著安。

弟錢玄同上言二十四年四月三日

穆時英

(一)

靈風兄：

這幾天，我們這裏很熱鬧，有杜衡，有老劉，有高明，有楊邨人，有老戴；白天可以袒裊裸裎坐在小書房裏寫小說，黃昏時可以到老劉花園裏去捉迷藏，到江灣路上去騎腳踏車，晚上可以坐到階前吹風，望月亮，談上下古今。希望你也搬來。

你那本朱士的優力來我們處時請帶給我一讀。

不一。專此，順問

近好！

第穆時英謹拜六月七日（二十四年）

（二）

蟄存兄：

聽說你出醫院的第二天就在冠生園吃炒廣魷，我真替你擔心。我不懂你爲什麼這樣貪嘴！

「文飯」稿齊否？我的小說實在趕不出來，請原諒我。下期一定着着實實的寫一篇。

志戴這幾天，天天到我們這裏來，來了就到鄉間去漫步。我到近來才發見他在寫詩以外，還有一種特長與嗜好。他打野狗的本事真不錯！在這一禮拜中，他至少打了十七頭野狗。

杜衡近來回力球興趣絕濃，談起拉摩司來，那眉飛色舞的樣子，——嗨，不

得了！有暇請來我們這裏談天。此請

撰安！

時英六月廿八日（二十四年）

戴望舒

靈鳳：

幾乎有半年沒有見面了，你生活好嗎？你或許要怪我沒有寫信給你，你或許會說我懶。但是這實在是冤枉了我。我在這裏是一點空也沒有。要讀書，同時爲了生活的關係，又不得不譯書，而不幸的又是坐了半個月的病，因此便把寫信的事攔了起來。好在老兄是熟朋友，我想你總能原諒我的。

在現代中讀到老兄的兩篇大作：紫丁香和第七號女性，覺得你長久擱筆之後，這次竟有驚人的進步了。你還有新作嗎？這兩篇中，我尤其愛第七號女性這篇，紫丁香沒有這一篇好。這是我的意見，不知你以爲如何？

你給我的那張介紹片我尙未用，因為我沒有到里昂去。或許下半年要去一趟。你有什麼話要我轉言嗎？

知道你現在愛讀 *Heinrich Heine*, *John Dos Passos* 諸人的作品，我記得巴黎 Crosby 書店有 *Heinrich Heine* 的作品出版，明後天進城去時當去買來送你，和陶爾逸伯爵的舞會第三次稿同時寄奉。

祝你快樂！

望舒廿二年三月五號

謝 冰 瑩

(一)

亞子：

你大概絕對想不到當你遊倦歸來大家在旅館裏笑語聲喧的時候，有一個受了創傷的人在上海的一角上流着痛苦的淚吧？

流着淚寫了兩封信，這是第三封了，我本來不想寫，但是不寫我更難過啊！一塊手帕通通溼透了，桌子上還滴滴了淚珠，我不能再寫下去了，讓我等一會，或者明早再給你寫吧。

冰瑩於流淚最多時十月十五夜九點一刻（二十一年）

亞：

此刻是十月二十的清晨，除了楊媽在說話外一切都是靜靜地，靜靜地像死一般。我起床已有一個鐘頭了，昨天晚上吃了瀉塊，因此清早就要上毛房。起來後，我對着鏡子一照，呵，消瘦多了！我簡直連自己都不認識自己了，我起初害怕，但後來終於處之泰然，瘦有什麼關係呢！只要稍為注意一點健康，將來總有恢復的一天來到的，於是我又完全忘記了這回事而坐下來給你寫信了。

門沒有關好，冷風一陣陣由門縫內兜來，我懶得關，就任牠吹一會吧。

潔梅還在夢裏，子青想必更在夢裏，這樣冷的天氣，誰願意早起呢！然而我是起來了，而且在給西子湖濱的人寫信呢！

我真有點恨你，為什麼不給我一個西湖的通信處呢？不然我這信就可以在你

們「與盡歸來」的時候見到了。

底下我將告訴你一些有趣的笑話。

當我收到了你第一封上海發的信底時候，我還以為你在給我「寒責」的信，其實這是大大地錯了，而且即使是一剎那的念頭我也不應該有，我自己罵了我自己，而且發誓以後在你的面前再不那麼想了！

第二封信來時，我有點感到離別的難過，這難過是由你送垢的一幕而引起的。我想假若你這次是去北平或者別的地方需要很多時才回來的，我一定會急得哭起來了！因為我不但沒有送你，而且連見你一面的機會都失掉了，你想我怎麼辦呢？

第三封信來時可就糟了！原來我連日上午每天都在學校，回來時你的信早已被子青拆開了。我一生最不高興人家拆我的信，自然並不是有什麼祕密不可給別人知道，而是我的個性是如此！

另外和你的信同來的，有漢口的兩封信，但我最初是看你的信。我發現三片葉子，我決活得叫起來！

子青從樓上下來了。

「冰瑩，看見了沒有？亞子的信。他寄的葉子，如果是楓葉，還不要緊；假若是紅葉，那就……」

「那有什麼關係呢？」我望着他微笑的臉問着。

「紅葉寄相思」。他又笑了。

「瞎說八道！」

以上是昨天寫的，爲了沒有靜的機會，讓我以後再寫吧！不，我希望我們能面談。

冰瑩一九三二，十，二十一夜。

再：我明天二點鐘時，一定去接你！

(三)

西：

特來，你不在，失望之苦，寫不出！

幾天來，過的是非人的生活，我不知我會苦痛到這個地步的。天！我究竟是犯了什麼罪呢？一個社會主義思想的女子，而受此……苦痛，恐怕天下只有我一個人吧！

你們何時回來？我不能等了。明天早晨第一二堂課（九十一）是我的國文，有信可送至學校。

給小鹿一本書，請代我着人送去，明天一定要送去！

不寫了。我昨晚不在霞飛坊，今晚仍舊不在。祝

健康！

冰瑩十一月六日下午四時二十五分（二十一年）

我此刻去林語堂家，你回來時，請打一電話給我。

（四）

亞：

下了兩小時課後，我就來。總之，我一定來吃中飯。

冰即刻

（五）

亞：

信悉，感激你的關心，我一定赤裸裸地告訴你一切的。他大概明天回來，也許是今晚。我的喉頭痛得很，真苦死了。

冰即刻

(六)

亞：

事情有點嚴重，他已來信了。但是不要緊，他今天可以到家，我們就可有結果了。夏處我決定明天上午去，本來今天上午要去的，因為在此代課只好改至明天。也許子青會來找你的，在今天上午。

冰即刻

(七)

亞：

我來你不在，空跑了一場。我們的事已各走極端，不過誰也不怨恨誰。請勿

擔心，我們會好好解決的。我現在很舒暢，什麼問題都沒有了。有機會時再來找你。

祝好！

（第十一，十。（二十一年））

（八）

亞：

我真不好意思開口，然而沒有辦法。亞，請你趕快設法吧，六百元用得着了。今天我們具體談到了錢的問題，他雖然說不要錢，但心裏何嘗不要呢？他和我完全沒有好的希望了！我不能忍受，我寧願死去，不願和他繼續下去了，請爲我準備吧。亞，我又兩晚失眠了。飯，更是吃不下去。我對一切都絕望了！然而我覺得我要掙扎，爲什麼我的從萬重壓迫之下打出來的一條生命要做無謂的犧牲呢！……

书
缺
页

书
缺
页

书
缺
页

书
缺
页

书
缺
页

书
缺
页

书
缺
页

书
缺
页

(二)

馥泉兄：

前日承枉駕，適外出，失迎爲歉。今由方光燾兄轉達尊意，知兄已許我譯述近代人生活與音樂又囑再編音樂讀本，本可如命，惟後者係章雪村兄所指定，彼因向開明購音樂入門者常要求比入門更深一步之音樂書，故特囑編譯音樂四十講以日本之音樂讀本爲藍本，因此之故，未能如命，他日待現代人生活與音樂譯竟後，如有所命，當再効勞可也。惟有所請者，弟擬於下月起動手譯現代人生活與音樂，預計兩個月脫稿。然近來不任教課，生活無着，可否尊處預借我此兩月之生活費約二百元，（於十一月初及十二月初分送）倘有妨大江書舖版稅辦法之規約，則弟願將此版權讓與大江，版權費另定。未知可否？此事本不該向兄提出，惟因弟過去所虧欠之債達千餘元，目下已非設計歸還不可。又要還債，又要

顧生活，經濟上實甚窘迫。（歷年常向開明透支，幸蒙章君補助。）故不得已而提及之耳。大江新立基業之際，弟無所幫助，而先開口要生活費，實不情之甚！幸屬相知，當蒙原宥。可否尙祈賜教。卽請

秋安。

弟子愷頓首十月十七日

(三)

馥泉兄惠鑒：

弟於廢曆十二月底因母病端返鄉里，不幸於正月初五日卽遭母喪。現在後事未會了結，尙須延一二週到申。惟病費費用，所需甚急，不得不函請 吾兄鼎力援助，如蒙勞駕代爲支取北新所允付之款，以濟急用，感謝不盡。倘彼肯改買稿，則尤爲感激。價格儘請 吾兄代定，患難之際，當無不滿足也。弟另備信直接函請李小峯先生。但玉成此事，全賴 吾兄居間措置之力。幸垂惠焉。卽請

大安。

弟子愷頓首上言二月九日（十九年）

（四）

普容弟：

別後匆匆已旬餘。脚疾如舊，雖春至，未能出野外散步爲憾。思早覩芥子園暇請卽購寄爲盼。元旦在府飲茶四種，此事難忘矣，卽請

客安。

子愷叩二月二十七日（二十三年）

（五）

普容弟：

畫集及信，今日妥收。選購，包扎，寄送，費神不少，特別感謝你！

我看了三畫集，覺得一二兩集可愛。第三集印工固精極美極，但不合我所

好。現在想再勞你走一遭，向他調換別的書。不要他找還，寧再補他數元。此辦法我想是通行，他大約肯的。但這全是我自己未看目錄或廣告，不知第三冊是花卉之故，並非你給我買錯。我又並未告訴你「我不愛花卉」之說，只說托你買芥子園全部，全是我的疏忽，土話所謂「弄你頭頸」了。只得再請你破費時間，五時後去走一遭。萬一此種書出門不退換，請作罷，給我墊付郵票二角三分，仍舊寄來。——因為當作藏書，是應該買的，我並不一定要調棄牠。不過爲打算，此集值二十五元餘，寧願先買他書，將來有要求時再買未遲。請你勿拘可也。第三集一包掛號另寄。此信內附書單一張，發票一張。

書單上開着調換之書四十八種，值碼洋51.8元。據目錄上說「滿四十種打七折，送贈木箱」。則七折實價爲31.71元。退還芥子園三集值實價26.6元，應補找六元餘。但內中必有缺書，不會齊全，則數目相近。假如齊全，請你在書單末後任意刪去數種，使總數與26.6相近（或補找他一二元）。假如缺書太多，不滿

此數，則下列二種可作預備補充。

吳昌碩集 扇面集

爲此給我墊付了若干錢及郵票，請示，卽設法寄奉。若真有木箱，不便付郵，請將箱暫存尊處可也。

日內寄上莫志恆字號紙。又二紙，上寫好詩若干首，是送你帖座右閱讀的。

子愷奉託

(六)

普容仁弟：

號件及信送到時，我客居練市，回家又值石灣盛燈，來客滿座，無暇作覆，今始書答。你的唐詩和白香譜要我作插畫，我實不能遵命。因古人詩詞我自在子愷漫書中試描數幅之後，未曾再寫。爲的是古代人情風物，不能空想。杜造往往

有誤。（子愷漫畫古詩句部，曾以此點受人批評）若認真要畫，非費數年窮考古代器物圖譜不可。此事在極忙的我不能勝任。如你所說，大東世界皆有石印本，此書銷場有把握，或者所見不錯。但無插畫亦可，成本反而更輕。倘你與開明接洽好了，我爲你畫一封面可也。

今將原寫稿二冊掛號寄返，請檢收。蒙滙寄二十三元餘，並轉信件，費心。履善女士索書，稍緩寫寄。

我近來極忙，預早允人之稿件，堆積心中。爲作客和看燈，又曠費多日，甚憾。你手寫如許原稿，努力實在可佩。草草，餘後談。

祝你進步。

小兒子愷上六月十七日（二十三年）

虛

隱

心愛：

血與淚是我貢獻給你的呵！惟建！你應看見我多傷的心上又加了一個癥結！自然我也知道這不是你的錯，你對我的真誠我不該再懷疑，然而呵，惟建，天給我的宿命是事事不如人，我不敢說我能得到意外的幸福，縱然這些幸福已由你親手交給我過！唉，惟建！惟建！我是從斷頭台下脫逃的俘虜呵，你原諒我已經破裂的膽和心吧！我再不能受世上的風波，況且你的心是我生命的發源地，你要我忘了你，除非你毀掉我的生命！唉，惟建！你知道當我想像到將來有一天，我從你那裏受了最後的裁判時，我不能再苟延一天在這個世界上，我只有丟

下一切走，我不能用我的眼睛再看別人是在你溫柔的目光裏，我也不能聽別人在甜美的聲喚中！總之，我是愛你太深，我的生命可以失掉，而不能失掉你！我知道你現在是愛我的，并且你也預備永遠愛我，然而我愛你太深，便疑你也深，有時在你覺得不經意的一件事，而放在我的身上便成了絕對的緊張和壓迫了。惟建，你明白的告訴我，我這樣的癡情真誠的心靈中還容不得你嗎？人生在世上所最可珍貴的，不是絕對的得到一個人無加的忠摯的心嗎？唉，惟建！我的心痛楚我的熱血奔騰，我的身體寒戰，我的精神昏沉，我覺得我是從山巔上墮落的石塊，將要粉碎了！粉碎了呵！惟建！你是愛護這塊石頭的，你忍心看他粉碎嗎？并且是由你的掌握之下，使他粉碎的呵！唉！多情多感的惟建！我知你必定盡全力來救護我的，望你今後少給我點苦吃，你瞧我狠狠得還成樣子嗎！現在我的心緊絞如一把亂麻，我的淚流濕了衣襟，有時也滴在信箋上。親愛的惟建呵！這樣可憐的心要吐的哀音正不知多少，但是我的頭疼眼花手酸喉梗，我只有放下筆倒

在床上，流我未盡的淚吧！

唉！惟健！你是絕頂的聰明人，你能知道我的心縱使沉默你也是能瞭然的！

你可憐的處隱書於柔腸百轉中。

鍾敬文

(一)

馥泉吾兄：

惠書敬悉。

我這學期在中大文科及研究所幫點忙。民間文藝，亦由弟主編。前曾與研究所遇刊，一齊寄上數冊，不知此刻已收到否？以後的，當照寄，或於出完十二冊時，奉上一本彙訂本。此刊編輯本有三人，但其餘兩人，都是徒有其名的，實際只有我一個人在工作。對於這種東西，有興趣的人已不多，深於了解的人更屬少數，所以很難有較好的文字發表。況且廣州印刷，著名之壞。綜此等因，是以

很難令人滿意。所以苦力維持之者，亦欲以造成此種學問空氣耳。兄閱後，如承教導，或賜大作，不勝榮幸。

回滬開書店的事很好。不過，近來滬上這種小書店似乎太多了，將來能否維持下去，殊屬疑問。既爲營業，自然不能不顧及生意的旺否，所以你的計謀是很對的。我個人幫忙事，當然可以努力遵命。頤剛，作賓，啓明等的書稿，也可以拉一拉。我以爲你如決意辦，資本還是多籌點好，因爲有了它時，什麼都易爲力呢。

此次廣州變亂，弟亦遭了無妄之災——被搶劫了一回。現在此間金融情形不佳，所得薪水，幾有難於維持日食之概。現決然南去，又捨不得這裏的朋友，這裏的書籍，——近來頤剛爲中大在江浙一帶購了十餘萬本書回來——真是進退失據了。春間或南去，請你和勁倪先生爲我大大留意飯碗。（日里我本有親戚在那裏，要找飯吃，或亦非十分難事。）

柳子集還未見到。到時，關於創造社代售的事，自當敬盡厥職，請你和勁倪先生寬懷。

關於創造社北新等書籍在廣州銷售情況，頗難得到比較確實的計算。不過據我所知，創造社的出版物，如達夫沫若資平的小說，每種可以銷到千部左右。北新呢，魯迅的爲最好，大約也可以銷到千冊，其它的，多三數百冊，少則一二百冊，以至數十冊不等。

近來編譯了什麼東西否？聽說在南洋，不能做用心點的事，然不？

我近來編集了一部民間文藝叢話，內面所收的是自己數年來所寫的幾十篇關於民間文藝的小文。太疏粗淺，本不敢以見人。所以亟欲一印者，亦想以引起人家對於此事之注意耳。像我這樣不學的人，實在談不到學術的論著啦。書印出了，自當呈教也。

一時想不出什麼話了，就此止吧。請恕我潦草！

祝好。

靜聞一月十四日（十七年）

（二）

馥泉吾兄：

來教敬悉。拉稿事，自當盡力，至少顧頡剛，容肇祖二人的可以拉到。又此間詩詞學教授余永梁君，不但長於古文學，亦現在治骨甲文少數學人中，很有希望的一個也。他與我十分要好，我請他編一部他自己的文存，已承他同意。如你要的話，他說可以交你出版。傅斯年的東西，要俟看一看，因他近來頗不喜歡發表什麼也。

你要我給你編點兒童讀物，此事我自然十二分願意。可是，近來教書，編講義，看稿，作稿，其它什麼什麼，真幹得有點席不暇暖的樣子，暫時實沒有可以下手去編次兒童讀物的餘暇。過些時日，看看如何再說吧。——編總是要爲你編

的，不過遲早之間耳。

南洋，我總決計去走走。這原因第一是爲了家內的事，第二是自己升學的事。也許到了那裏仍不能解決亦未可知，可是我現在不能不聊試一試。這種苦心，外人真不容易知道。所以你感情勸我的話，我雖知確係真理，總不能不違背一下。我很想於暑假時，動身南去，請你和勁倪先生盡力爲我注意職業！

柳子集，已收到一冊，質量都頗有可觀，亦一不容易之事也。我已把牠的目錄登載民俗週刊上矣。

無論回國與否，都望常給我通信！

靜聞四月廿二日（十七年）

（三）

覆泉兄：

前後來信，皆讀悉。弟此刻正在給本校季刊寫一篇關於我國古代民間醫藥學的論文（亦即山海經之文化史的研究中的一章），因為自己對於醫學常識的短絀，及所處理材料之紛繁，故一時頗費經營。大約一個禮拜後，即可完稿。那時，自當騰出半天時間，給你寫那關於「文選」的目錄。此事，為我三年來所負的一宗大債，無論如何，當於近日內償還也。乞兄少待些而已！

山海經，只有其中關於「神話」部分，可以當做「文藝書」看，若全部刊出，恐於叢書體例有礙。我意只能選出其與文學有關者印出。你意如何？（我當然可以選輯。）

弟有一冊自己從前所寫的民間故事集稿子（中有一小部分是秋子的手筆，）不知民智用得着否？（或亞東，秦東等亦可）但有一個條件，就是稿子送去即付印！勿復，即祝

大安。

敬文

覆泉兄：

得書甚慰。做讀書月刊長期撰稿者，自然可以答應。小品文，久未做。得空，當再試寫一點。這一期（讀書月刊第二期）我想寄上一篇關於民間故事的短論文。（約五六千字，題名是「蝦蟆兒子故事的探討」或「中國天鵝處女型故事試探」。）如需要，數天內，即可付郵。

我決定明年暑假中到日本去。現在主要的兩件事是（1）弄點錢；（2）趕快把日文學到相當程度。關於後者，要請你即代我購來一點文法和辭典的書籍。文法方面，可購松本龜次郎的「漢譯日本口語文法教科書」及東亞同文書院編的「日語用例」。辭典方面，你說你所用的什麼「辭式」（？）或石山喜一郎編的「日支日用語辭典」之類，可就便代購一種或兩種。記得去年印海濱的二月時，尚有一

點餘款在兄處，兄可將此款移用作書值。不則，將來弟的稿費作抵消，或待如數寄匯皆可。最緊要的，是時間的快捷。因為我在等着用呢。（再，我想找一本有中譯本而原文又易解的日文書看，如「中國文學概論講話」怎樣？如好，乞并購一册寄來。一匆匆不盡，祝

撰安。

靜聞十一月十七日（十九年）

（五）

馥泉兄

前後來信均收到。以事冗致遲答覆，歉歎。

中國文化叢書一名，似不很好，我擬易爲中國文化史研究叢書（或中國文化研究叢書）一類的稱呼。你以爲怎樣？

你所擬的分類，大體可用，詳細待推敲後，將來再說。

每輯之書名，用公名呢，用專名呢，這是頗可研究的。我暫時意思，以為正名用公名（例如中國文化史研究）而加上副名（例如中國先秦古器物之研究）及輯數（例如第一輯第二輯等）以區別之。

輯者可用我們兩人的名字，以示負責。但同時也可冠以「中國文化史研究社編審」一類的字樣。

第一輯，可先編成付印。第二第三等，即行分頭着手。

關於各類論文，古人作品中，有值得參考者，我以為亦不妨列入。

一般的所謂文化或社會之輯，文字頗多，待細寫吧。

這種叢書，印刷上頗有一點困難，就是許多甲骨，鐘鼎或圖樣等，翻印有點麻煩。這個未嘗會做我們計劃的絆腳石否？念念。

現在開始暫由我們兩人，將來不妨加進有力的新份子，使較大的企圖可以實

現。

關於英、法、德等論著，我正在想相當的人開目錄或逐譯。關於日本方面的論文，似較容易着手，我們就在最近先謀輯譯一冊出來吧！（但外國的，要不要照我們的分類編輯呢，抑把它依類刊入每輯中好呢，這也是個問題。）

人熊婆不知有人要否？便中乞示知。

近來對於中國古代氏族及圖騰制問題，頗感興趣。關於這類的文獻上的材料，並不見貧乏，只是少人注意到罷了。民俗專刊第二冊，已決於新年前後出版。你答應的文章，請趕快動手吧！六逸，景深，作賓等，皆應承寫譯。作人，紹原等，亦已去信要討。日人對於第一冊，頗稱讚，所以第二冊要更弄得精采點。日本民俗學者松村武雄博士，昨有信來，亦樂為我們專作一文寄來。松村武雄氏，要我為他們的民俗學月刊寫文章，我已預備給他們寫一二篇。但我自己不會用日文寫。若用中文寫，又怕他們不能譯或誤譯。未知你老兄能作一次譯者否？我想寫的文章，大略是「中國的日月神話」或「中國的天鵝女型故事」。

匆匆奉覆，不盡一切。祝

安。

敬文

(六)

馥泉兄：

掛號信及文稿，收到。

大概你一時把我前信上所說的話誤記了吧，我們要出的是「民間文學探討專號」，不是「民俗學專號」。你所譯的文章，放到「民間文學專號」上，似乎不很適合。所以特函通知你，希望能於短期間內（一星期左右，還來得及）改譯一篇關於民間文學（談及故事，歌謠，謎語等的任何部門的都可以）的論文來。爲着學術，爲着朋友，并且也爲着興趣，千萬請不要灰心或懶惰！你的關於五音的譯文，當代保留或奉還。又此次專號上，有一篇日本民俗學者松村武雄博士特爲我

們寫作的「狗人國試論」的長篇論文，可說增加了我們的興趣及勇氣不少。

你在讀山每經歷？很好！我的研究工作，暫時不想完成牠，這不是放棄，而是想從正確的社會學的立場予以更深刻的論考。現正從事於有關係的各方學識上的準備呢。關於此時寫作時代，我三年前曾寫過一萬餘字的文字，但未發表，其中有許多假說，現在自己也不想維持它了。關於此書的論文，我共寫成了四十五章，已發表的只有二篇，其一關於此書的性質的，另一篇是關於此書的藥物學的。後者，似乎曾寄給了你一份，前者等找出奉寄。不過，關於它，我自己也很不滿意了。

關於東亞文明之黎明的介紹話，由你自己擬了寄來，或者較適切點也未可知。但你自己無暇寫或不願寫，我自然是可以代寫的。

近來準備爲日本民俗學月刊寫些中日共同的民間故事，中鮮共同的民間故事等論文，因爲他們再三地來信徵稿也。

你的文選已印出否？

我近來看了幾本關於教育童話研究的書，頗想編一本「教育童話概論」的東西，可是又懶得動手，并且也怕麻煩去交涉印行的事。

你近來繙譯了什麼較大部頭的東西麼？

我們的民衆教育季刊，下一期擬出「民衆語文教育專號」，你可寫點或譯點適當的東西來，如果有興味，或想拿點小稿費的話。

匆匆不盡。祝

你們好！

敬文十二月二十四日

顧頡剛

(一)

聖陶兄：

別來又將半載，弟之忙冗直欲廢除眠食，故久欲奉函而終未果也。事情真是想不到的，弟到北平研究院來了。來的原故，因弟年來印這個，編那個，財力已竭而成績猶未見。爲不欲功虧一簣，故賣身到此。此後所仰仗於兄者正多，地圖底本之吹噓，一也。中學生之稿費，二也。弟擬將顧亭林等新傳奉寄，而日來太忙，尙未修飾。茲有王日蔚君「介紹新疆民族」一稿，以極通俗之筆墨，述新疆民族之各方面，而又妙饒趣味，實極適爲中學生之讀物，故以介紹。倘蒙採

用，稿費寄弟轉交可也。王君，前天山月刊之編輯，有志探討邊疆問題，日到北平圖書館搜集材料，將來必有極大之成績，弟之所甚心許者也。禹貢半月刊，篇幅增多，印費日高，因此亟須各會員交款，倘蒙兄等慨賜，不勝感荷之至。弟之野心，欲使中國上層階級因此刊而認識中國，又欲使中國下層階級因通俗讀物而知道自己是中國人。如日人不選搶平津，容我工作十載，當有以成此志耳。但不知爲什麼，向我表同情的，只有青年。而前輩與同輩則皆視若無覩，甚且目笑存之。青年只能使力氣而無錢，故我所辦者，在稿件上決不感缺乏，而經費則大爲周章。願兄等以五卅運動時之精神隨時助我一臂，則弟之進行必便利多多矣。邇來起居諒必安善，暑中有工作否，將有何種著作出版，均以爲念。弟爲職務所羈，一天休息不得，故南旋省親須待寒假，屆時道出滬上，當謀一良晤耳。此上，即請

譚安。

弟顧頡剛上 廿四年八月十五日

(二)

文祺先生：

之江邂逅，至今又歷數月。日前接賜書，敬悉。大作介紹辭通及劉大白先生序兩文，均交與北平圖書館刊編輯向覺明先生，渠表示可發表。惟謂辭源本非學術著作，性質與辭通有異，似無抨擊之價值，最好將末節略加刪節。想荷同意也。

匆覆，敬請

撰安。

弟顧頡剛上七月十八日